

中華文明啓示錄

樂樹軍（馨宇）

黃曆四七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夏曆癸巳年己未月己丑日提筆

【序】

中華文明，應運而成，神創開慧，福及眾生。

然眾生之智方圓不一，高低不齊，非同一念；新舊之理自當有別，次第而化，所成不同。此惑何為解？吾等不知物外聖心之洪大不可探知，卻悄然臨於中華，示得生之法理，演不敗之圓融，擇明慧之精華，成穹宇之永固。

古來聖賢各據其位，歷朝眾生各從其類。聚則演繹上天之機，明德於當下緣結生靈；散則回歸執掌一方，救度劫中迷失從返天庭。惜哉！敬哉！古往今來唯有之殊勝，從矣，回矣，璀璨光華映照無際。

中華文明意義之深遠，雖在法輪大法中修持，竭盡我之所能，僅窺法理微塵之間，啟示之天機難以探查究竟，偶得有感示各位以切磋，所述難免有誤，望不吝賜教。

作者：樂樹軍

【目 錄】

一、聯繫的關係

奉天而成的文明 (1)

象天時期 (7)

象人時期 (11)

象物時期 (14)

象惡時期 (15)

正法時期 (22)

二、各具特色

一台戲 (27)

醫道 (36)

衣、食、住、行、用 (44)

衣冠彰天—禮樂之興 (54)

食味陰陽—通於自然 (56)

行在天下 (58)

器物引進 (61)

對陰陽、五行的破壞 (63)

見與不見 (78)

三、智慧和能力的局限及根源

對自身的認識 (89)

跳出局限 (96)

四、我們應敬誰？

- 生、死的選擇 (109)
- 為什麼要選擇？ (118)
- 正法與邪教 (121)
- 放棄「自我」(129)
- 啓示 (142)
- 水的啓示 (172)
- 經濟的啓示 (191)
- 「理性」的啓示 (206)
- 能量的啓示 (208)
- 崇文的啓示 (227)

五、我們要怎麼辦？

- 後記 (239)

一、聯繫的關係

【奉天而成的文明】

在這個蔚藍色的星球上，曾經存在過許許多多文明，他們就像天上的群星點綴着幽暗的夜空，給我們的夢境增添着色彩。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星光都黯淡了，或者消失了，絕大多數我們已經不知道他曾存在過，而唯有一個卻在那裡艱難的但卻是頑強的放射著他的光輝照亮着黑夜引領着路人等待黎明-----中華文明。

現存的古老文明，如印度、埃及、兩河流域他們已經並非那個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他們沒有了文化綿延的傳承，甚至人種也並非此前的人種，幾乎徹底消失了。

他們為什麼消失了呢？從殘存的史籍和歷史遺跡來看，比如瘟疫、戰爭、火山爆發、地震、海嘯、

星體碰撞等等導致了那些文明的消失，甚至我們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消失了。有的僅僅留下一些殘片。

其實這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上天並沒有選擇他們，在歷史中不是被選擇用以最後成就新宇而承傳的文明。

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中華文明同樣在歷史中幾乎經歷了這所有的劫難，可令人震驚的是他存活了下來，而且在現今的世界，他所展示的璀璨光輝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他們不斷的在發現這個文明對這個世界的價值，以及思考着由此而帶來的從未被思考過的內容，而這內容展示的則是全新的世界和宇宙。

打個比方，一個人從二十樓摔下沒有死，你可以說是巧合，如果他二十次從二十樓摔下還沒有死，那不只是他本人，連看到的人都應該從新審視自己的一生，從新看待這個世界，思考由此帶來的所有問題。所以說中華文明是被天所護佑的神洲。

那上天締造中華文明幹什麼用呢？這不只是今天，也是自古以來許許多多的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歷史中他是用來演示宇宙原有存在一切的各個方面；用來展示原有生命的智慧極限和如何被拯救的天機；以及最後要成就全新宇宙不破不敗的地方。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這是人所共知的，史載自黃帝起始至今四千七百一十一年，黃帝被公認為中華文明的創始者，亦是承上啟下者。此後雖然演繹了內涵、形態、啟示等各異的歷朝興衰，可是都沒有離開中華文明這個主軸---奉天承運，中華之運乃奉天之命使然，或者說天所要表達的在這個文明中體現。這真不是一句例行公文，而是直挈真意。

為什麼這麼說呢？正義鄭玄注中侯覽省圖雲：「德合五帝坐星者 稱帝」又坤靈圖雲：「德配天地 在正不在私 曰帝」；《疏》帝者 天之一名 所以名帝 帝者 諦也 言天蕩然無心 忘于物我 公平通遠 舉事審諦 故謂之帝也 五帝道同于此 亦能審諦 故取其名；黃帝者 ***生而神靈 弱而能言***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謂之神靈也)，也就是說與天的聯繫，天即天道、

天意、天數。天道，為德、為正、為無私、為無我、為公平、為同化「自然」。

天地間物換星移，人世間陰晴圓缺，洪微間存滅消長，都揭示著天意。人心思變，誰都想有一個美好生活、錦繡前程；哪一朝哪一代都想江山永固、萬世不息；連花草樹木都不甘於寂寞，掙扎求生。可是天意使然，卻往往並不遂願，五千年來，一朝生靈匆匆去，一朝生靈匆匆來，這塊大地像換衣服一樣，脫了這件換那件沒有停息，哪一個隨願了？天意不是無意，天意是有意為之。

天意為何如此？古語講「天道無私」，天意為眾，公允持平，有私便破，不可久長。天著此為天意，違此即崩塌以至蒼穹。執違此意者，千載不勝目數，雖可百戰百勝、呈一時之威，終功敗垂成、一敗塗地，前者比干、岳飛（兩位雖千古傳頌，但護惡即為凌善，有違天意，必遭天懲，為現執政者戒！），後有夏桀、商紂。莫不如此！

演戲達意，觀戲琢味，同在劇中。

五帝始，至舜終，無為而治的時代結束了。禪讓不同於傳嗣，更異於選舉，禪讓，首重德行，次觀才能，不謀私產，以天下立位；傳嗣，德才並舉，相較德次，以一家之私專位；選舉，偏重才能，無論德行，以私利爭位。這與人是對應的，當天道與人合一之時，理、數盡在眼前，無需查天象，無需卜卦理，無需問術人，依眼見所行；其次人不可見天道，但敬天循理，可查天象，可卜卦理，可問術人，依表象所行；再次人無信以循，自不見表象，更不見天道，甚而謗天道，此大危至已。三部相合，洪微可現。

至於獨裁邪黨，無德無才，禍亂天下，屠戮生靈，不與天合，神魔具毀之；不與民應，萬民具敵之，實屬異類。但亦應劫而生，天數如此，「用」之棄之，亦屬必然。

天數是什麼呢？雖天施予眾生平等的機緣，但一切都有極限，大至我們看到的太陽、天體的運行、人類的演化，小到我們生活的生態環境、生活環境、我們自身，都不是越來越好（當然偶有短暫的提升，這裡說的是整體）而是越來越差，一切都向不正、

無序、敗壞而去，凡事、物都有他耗盡的時候，不會無有終結。因何而起呢？因被原有一切理、智慧所限制不可逆轉。上不見（不知實有天法真實制約），無理所循；下不認（不承認自身有問題，就像邪黨一貫偉光正，非常相似，但成度不同），無以回返。這就是天數，窮盡原有一切智慧都不可解。

舉例來說，我們知道原子彈爆炸的威力實質是釋放出原子核內的能量，也就是說消耗了原子核這一層面的能量。可是在物質空間中不是人為打開了才會消耗的而是所有的物質原子核都在釋放著能量，只是大多數都以極其緩慢的方式在釋放著，而不是在充實著（如果有其他空間，從其他空間向這裡填充但從更大的整體上來說也是消耗的而非增加）。你看恆星太陽這樣的星體就是在大量消耗物質、能量，行星地球這類的星體也是這樣只是沒有那麼劇烈而已。宇宙中通過觀測大家看到過新星體的生成，但沒有看到過舊星體越活越年輕，物質能量越來越充實強大。至於宇宙加速膨脹中所謂「暗物質」「暗能量」或者其他人類現在還不知道的在起作用，那是在最近這二十多年才發現的、才體現的，這種作用不在這層舊有體系運行之中，你想怎麼能

無中生有突然加速呢？那麼這個能量來自哪裡呢？這是我們後面要說的內容。

反觀我們人類不也如此嗎？今天，大多數人都可能會說我們的生活質量（身體和環境）如何如何高、如何如何好，如果我們和以前的先民對比一下我們就會震驚地發現我們真是在毀滅的邊緣了。

【象天時期】

先說古人，人們都說上下五千年，我說說的太少了，如果是這樣還真的發生斷層了。說此之前我們先改變一個歷來的錯誤認識，許多人都說治理天下最高就是無為而治，其實這是小看中華文明了。如果僅此而已，那並沒有什麼比別人更好、更高明的地方。「治」，還是管束與被管束的關係，雖有某種形式作用下的內斂，但沒有發自內心真正認識到了的自覺內涵，所以我說還差的很多。

史載《黃帝內經》：

「（黃帝）乃問於天師曰 余聞上古之人 春秋皆度百歲 而動作不衰 今時之人 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 時世異耶 人將失之耶 岐伯對曰 上古之人 其知道者 法於陰陽 和於術數 食飲有節 起居有常 不妄作勞 故能形與神俱 而盡終其天年 度百歲乃去 今時之人不然也 以酒為漿 以妄為常 醉以入房 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 不知持滿 不時禦神 務快其心 逆於生樂 起居無節 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 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恬惓虛無 真氣從之 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 是以志閑而少欲 心安而不懼 形勞而不倦 氣從以順 各從其欲 皆得所願 故美其食 任其服 樂其俗 高下不相慕 其民故曰樸 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 淫邪不能惑其心 愚智賢不肖 不懼於物 故合於道 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 以其德全不危也 *** 黃帝曰 余聞上古有真人者 提挈天地 把握陰陽 呼吸精氣 獨立守神 肌肉若一 故能壽敝天地 無有終時 此其道生 中古之時 有至人者 淳德全道 和於陰陽 調於四時 去世離俗 積精全神 遊行天地之間 視聽八遠之外 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 亦歸

於真人 其次有聖人者 處天地之和 從八風之理 適嗜欲於世俗之間 無恚嗔之心 行不欲離於世 被服章 舉不欲觀於俗 外不勞形於事 內無思想之患 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 形體不敝 精神不散 亦可以百數 其次有賢人者 法則天地 象似日月 辨列星辰 逆從陰陽 分別四時 將從上古合同於道 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中所述即是明證。

上古真人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就是天地、陰陽在我手裡為我所用；中古至人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就是與天地和為一體；其次聖人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就是順應天地之理；其次賢人法則天地、象似日月，也就是已經看不到實質的天地之理而僅僅是摸到天地之理表現出的一些現象依其而行了。這些都是主動的、發自內心的在順天道而為，不用去治，人家自己就知道該怎麼生存，都能夠以德全而不危，還用得著治嗎？治又從何談起呢？在黃帝之前的古時可以稱之為「象天時期」，是不看人的，雖有教化但他們看的不是人而是天，是天道是怎樣就怎樣。日長月久隨著不知持滿、慾望的抬頭、私心的增多那個象天的時期結束了，中華文明迎來了「象人時期」。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當人類逐漸敗壞的時候，那不該給你的東西也就不給了，實際上給了也沒用，也不相信，也不會按照去做，自然他就達不到比如說長壽那樣的結果。讓你少欲能做到嗎？讓你少妄念能做到嗎？不是說那個環境不適合你而是你不適合那個環境。在史書中、在上古詩歌中記載那時的人不只是長壽的這樣的問題，你能看到整個社會狀態是普遍有功能的，現在我們認為的特異功能在那時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都不覺得怎樣，沒有人擔心會被偷，被害。「高下不相慕 其民故曰樸」的社會能去偷，能去搶嗎？現在許多人都想我怎麼沒有特異功能啊！我想那要給你那還了得，還不天下大亂呀！有什麼樣德行的民就有什麼樣的社會狀態，不是強得的。話說回來，你看那些看特異功能表演的，那跟看雜技沒什麼區別，有幾個人想到其為何能來？其來何用？不過是哈哈一笑，心情愉快，糊塗一片，一哄而散。

反過來說，敗壞以後的社會狀態中已有的許多東西上古之人也不會要，在他們的眼裡是不好的。比如治病吃藥，上古之人的生命狀態他不會生病是「病安從來」的狀態，你說他弄醫藥來幹什麼？他根本

就不需要。所以以前有人說我們多麼多麼早就有了醫藥，覺得挺自豪。神農嘗百草啊，我們怎麼先進啊。在這方面我們是超越了西方，但那還不見得就一定是好事，那正說明我們在那個時候就敗壞了必須得用了，變不好之前還用不著，現在你看在人中有幾個敢說不就醫不吃藥的，幾乎沒有了吧，人人都快成了藥罐子。其實他就是這樣，你給他汽車飛機，他平地一坐就能飛起來，用那東西幹什麼？還建公路飛機場，不累嗎？

【象人時期】

象天的時期結束了，象人的時期開始了，也就是無為而治的時期開始了。什麼是「象人時期」？「象天」「象人」不是像不像天，像不像人的意思。而是依其道理，效法先人的意思。那這個時期有多長呢？自黃帝起始直到舜帝的辭世，這個時期就完結了。所以說黃帝是很清楚的，他面對的群體並不是上古的先民，是需要無為而治的。讓他們效法於帝，

以某一人或某些人的德行為道德、立世的標準，盡量向其靠齊。但私心與慾望的加大，人們越來越不願意順從有德行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是被動的，已經不是上古先民那樣是主動的，是樂於道了。黃帝帶領他們只能做到不使其有更多偏差。也僅僅是守勢，保持相對穩定不使其更糟，歷五帝而衰。但即使是這樣在歷史上也足以讓他人仰視了，成為後世治理理想的模式。

自禹起，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時期結束了，因為當不能自守之時，就需要外部有一個公正持平的機制來制約，來迫使其遵守。就是簡單的帝、王口頭的帝言、王命也是這樣，已經是治的成分多，教化的成分少了。所以說現今的人認為律法的出現代表這個文明的進步其實也是錯的，正好相反，律法出現的越早說明這個文明敗壞的越早，社會狀態越差，因為得用強制管人了，不能自持。

這種狀態到禹家天下時也徹底結束了，變成了「有為而治」。為一家之私而坐天下，到孔子發展到了極致，給天下規定了嚴格的等級和做人的規範。說明了什麼問題？說孔子是萬世之師，孔子是看到了

禮崩樂壞，無以為繼，沒有辦法而採取的下策，孔子是在入世部分，一言以蔽之「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孔子問道於老子，不知老子在說什麼。所以無論怎樣修德，他的最高境界是平天下，完全是站在家天下思考自身、國事。而先古僅剩的那點自持、無為早已蕩然無存。象人，如果比喻成是一盞燈燭他的光亮也越來越黯淡了，燈下黑卻在逐漸擴大。

道教的興起，佛教的併入，數得過來的幾位明君為中華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但也僅僅是曇花幾現未能持久。延續到清末，未有離開老庄之道、釋迦之法、孔孟之學，中華文明就是在這微弱的燈光下走過兩千多年。當然也在造就著每個時期獨特和共有的東西。展示著不同群體都能夠在這個文明中繁衍生息、融為一體的包容、和諧。而這個時期也顯得非常豐富，異常繁雜。這些往往是我們現在的人津津樂道、經常提起的。可是他卻是最表象的東西了，內涵盡失。

【象物時期】

無論怎樣，這還是有燈光的，可是到了清末，那個可怕的東西來了，就是「象人時期」的結束，「象物時期」的來臨，這時連人也不看了，統統向物看齊，從此以最快的速度沒有了神性，沒有了人性，甚至沒有了賴以生存的環境（所謂人際環境和生態環境），而變成了魔性。中華文明到此結束了。那後來的再也不是這個文明應有的，是被強加的並且是毀滅性的。雖然在歷史上這個文明被外族入侵過，但他們都沒有像此時這樣懷著如此仇恨的心理，處心積慮的要把他趕盡殺絕，他們要的也不過就是統治下的利益而已，不是扼殺這個文明，而且他們幾乎無一例外的被這個文明同化掉了，融為一體。

但這時不一樣了，那塊土地及其上的生靈在急劇變化著，所有以前得以創造、傳承、支撐這個文明的正的、善的、美好的最優秀的一切都是被批判的並予以滅除的，而反之取滅亡之路的一切邪的、偽善

的、醜陋的也就是極端為私的、無限膨脹的慾望都被抬上了所謂膜拜的高台並予無限放大。

【象惡時期】

經過了幾十年的醞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來到了這塊土地上的一切被徹底毀滅的最後階段「象惡時期」。徹底露出了其邪惡的本來面目，再也沒有掩飾了，展示給了所有生命看。一切都登峰造極。

到今天，中華文明和他的被如何毀滅的全部都演繹完了。為什麼要說這些呢？我們看他的脈絡，他幾乎把天地間所有的一切都囊括進來了，沒有漏失，極其完整。要天道有天道，要人道有人道，要魔鬼有魔鬼，要邪惡有邪惡。他幾乎把這種形式（這種形式也是宇宙演化的過程）人生存的每一階段，每一種方式全部表演了一遍。每個文明都有他優秀的部分，可是都沒有這麼全面、淋漓盡致。他的用途

就是給我們現今人類看的、思考的，生命的每一階段應具有的形態和他必然的走向。

有人說，你看我們今天多麼的發達、強大，將來還會更發達更強大，然後就拿出所謂（人）創造論、進化論那套破爛東西和你比劃。其實你們既沒創造出什麼，也沒進化出什麼。那個所謂進化論我就先不說了，它已經被世人批爛了，我不想再多此一舉。我們就說說所謂（人）創造論。

現在的人老強調現實，我說你現在連現實都不看了，而且是刻意迴避，為什麼呢？

以前和一些清華、北大的專家交流時他們說人類多有創造性，人類多能發明，我說不見得，我說人類什麼都沒有創造出來，也沒發明出來什麼，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人類的哪一項所謂創造、發明不是利用現有世界的物質和發現的既有規律做出來的，有一個是例外嗎？如果不是這樣你做得出來嗎？不用這個世界的物質或者違背既有的規律就能做出來？哪種物質或者說既有規律是人創造出來的？小到原子大到太陽你把其本身或者其運行的

規律給我改改，不行吧？是，在實驗室是弄出一些同位素之類的東西或者改基因類的東西，可是那個物質也是你利用現有的東西做出來的，並不是你憑空變出來的，原子是人發明的？還是分子是人發明的？何況最關鍵的是你改變的那個東西不能融於我們的世界，不是不長久就是結果像我們所希望的相反方向走（參見維基百科：人工合成元素）。不要說弄出新的什麼東西，就是影響、改變現有的規律也會發生種種的問題。例如說改基因產品，現在許許多多實驗證實改基因產品具有危害，會導致許多問題發生，為什麼呢？許多人不得其解。現在的所謂科學發展是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總是孤立的看問題，當看到幾塊骨頭了就說人是進化來的，發現細胞了就說生命是由細胞構成的，發現基因了就說生命是由基因得來的，不知道明天還會發現什麼？肯定又會改詞兒。其實人不知道一切都是有關聯的，每一層的背後還有，背後的那個背後還有，每件事物都有他更深的原因都不是孤立的，還有不為你知的高層的原因在支配左右。我們不說是不是神創，單說在這個世界因此而出現的問題就是你不可解的，足以引發人深思的……

再來說基因，那個基因的後面就沒有東西在左右？就出了那麼複雜需要動用全世界科學家才能寫出來的基因序列？而他的現狀與環境，與其個體本身，與以後的繁衍生息有什麼樣的聯繫、關係不知道？他的改變對更深的他後面的因素的影響又會是怎樣也不知道？如果不是這樣，那為什麼一改就出問題？而現在的這種思路就是孤立的看問題，固執的不去承認這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到處碰壁，可還是總也撞不醒。這不是笑話，這裡有一個我們很少注意的問題，就是從這樣的事情上體現出來的——不承認自己有問題。這也是妄自尊大的私心導致的，從上到下都這樣，越到最後越突出，以致形成頑疾，這也是一切走到今天不行了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華的先人們就不是這樣思考問題，他們承認這些，他們上來直接就是參悟人體、生命、宇宙的奧秘，他們之間的關係。一下子就和現今拉開了極大的距離。所以很多事情就看到了本質，看到後他們也不是像現在這樣這麼功利，而是把他用來如何提升自己，讓事情良性發展。也就是說古代先民是合於天道、順應天道，善待世界，隨遇而安。不爭，

不鬥，有度，有持。他自然就會身心祥泰，四鄰和諧，風調雨順，他也就不會弄出什麼新鮮玩意去充實所謂的生活，因為他覺得沒用，甚至他們認為這是不好的東西，會破壞這種生存狀態，給他們逐漸的帶來災禍。什麼叫防微杜漸？你看史書中記載任何會帶來不好、不祥或者災難的事物都是要杜絕的。不要說上古時期，就是歷代的朝廷大臣上折都是要告訴君王能不能幹什麼事情、怎麼幹或者什麼事情出現了它會導致什麼結果怎樣應對都要詳盡論述的。民間各行各業做什麼事情也是這樣，做什麼事情都是不能胡來的，都要看到本末終始。

再看現在的人，不爭？不鬥？有持？有度？那還行？不但要把原子層面的用光，比如資源枯竭；還要把原子核內的掏空，比如破壞生態系統；甚至更微觀。榨乾人的血汗、利用完人的頭腦（包括被洗腦部分的人）還不行，還要活摘賣錢。

一對比我們就能發現，現在的人無論什麼事都是採取的與一切對立的態度，別著勁在走，古人講牽一發而動全身，你弄出那些同位素，改基因產品能長遠嗎？能不出問題嗎？它與一切是對立的怎麼會

好？就像說我就不面向前走道，我就要倒退著走道，別說你在大街上會不會出事，就是看著的人都覺得彆扭。你說你影響了多少人，開車的、走道的都得特別注意你，最起碼你後邊沒長眼睛，碰了你怎麼辦？你跟你自身都對立了。交警也得看著你，怕你出意外。就說這個意思，所以說一切都是聯繫的，一體的，不能反著來或者胡來的。那樣幹你一定會把一切搞亂，把自己和別人置於困境甚至危險的境地。可是我們今天就是在這麼破壞著，那結果一定會施加到自己的身上，況且現在已經發生並正在惡化。

邪政荼毒，人心不古，環境污染，食品有毒，疾病頻發，災害不斷等等這些都與此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說人越「創造」，越「發明」，越敗壞，問題越多。幾千年都風和日麗的星球，現今的人就把他禍害得滿目瘡痍，真應該想想現有的條件我們還能生存多久？！

再說說，那是不是你的獨創、發明？就是從歷史上來看，我們今天所造出的很多東西，在歷史上也出現過，甚至是不斷的出現，比如說農耕的犁等工具，

在中國出現過，在歐洲也出現過，在史前文明的遺跡中也出現過；比如說核能，我們現今人類出現了，在史前文明也出現了，而且比我們做的更好，是直接利用鈾礦，不產生廢棄物。對此我們又怎樣去定義發明、創造呢？就像前面提到過的醫藥和律法，實際上是在他應該出現和允許出現的時候才會出現，我們可以翻翻史書，任何一個文明的任何時期都沒有出現過和那個文明和時期不相關的東西，不相稱的東西，不應是那個文明和時期應有的東西，這不在於所謂的先不先進，你不能用你所在時期或文明的位置去衡量人家所謂先不先進，更不更好，就像那個藥，在有病的人眼裡他是祛病的，現今的人類就需要，在無病人的眼裡它是有毒的，因為它也確實是有毒的。我們都講是藥三分毒嗎，無病的人他不會把它看作更好的東西，反而是更壞的東西，沒病的人吃了能好嗎？上古時期就沒有也不需要。

【正法時期】

那麼綜上所述，可見一切都是聯繫在一起的，都是有原因的，同時也是有定數的，也就是無論如何、想什麼樣的辦法我們在原有的基礎上都無法跨越那個最後的期限，那個最後的劫數（劫難）。這就是天數。其中最後的劫數，是最危險的時候，最複雜的時候，也是看得最清楚的時候，一切都體現得最淋漓盡致的時候，當然也就是最後選擇的時候。

這不是你承不承認，想不想的問題，也不是誰硬性規定的問題。在以前的歷史中你是看不到逆轉的先例的，是一定會發生的。

有待認識的根本問題還非常多，不要下定義，就說自己現在認識即可，今天我說的也是我現在的認識，或許下一秒鐘我的認識和現在又不一樣了，或許你剛看完就有比我更深的認識，這都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可大多數人現在做不到。眼睛閉上，耳朵堵上，就說看不見，聽不到，嘴上還要反對你，

手上還要打壓你。其實這也不奇怪，因為連這個也是到今天發展的必然，也是一定會出現的。

所以說，人類並沒有創造什麼，發明什麼，一切都是在順應已經給人類體現出來的在走。這個事實很殘酷，可是它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那麼從中我們發現，世界上的每個問題無論我們如何把每一階段最好的拿出來、表現出來都不能阻止那個向下（變壞）的潮流，這真是讓人震驚，從道德到藝術到環境到各個方面莫不如此，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就在那個從開始到最後貫穿下來的為私、為我越來越強以致最後變質為邪惡，首先是最後時期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自身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因為都在其中也就體察不出來了。即使有覺得不對勁的也不知道怎樣去做，也找不到什麼能去解決，不知道誰能去解決。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死局---無解。所以這個世界我們才會看到是今天這個樣子，窮盡以往的一切智慧，從宏觀到微觀，從裡面到外面都無解。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歷朝預言也好那還是神傳

的，可是無一不在他們的經典中說到世界末日的問題，而且不僅僅是人類。說明什麼？說明他們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連他們自身在末日中能不能走過來，都是未知數。

為什麼這麼說，你看在《聖經》中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連耶穌得到了所有的權柄，並與之同在，也只能到世界的末日。我們沒有說人家什麼，對於能夠犧牲自己替眾生贖罪的偉大覺者，我是非常尊敬的。而我說的是如果他有能力，或者說他的父親耶和華有這個能力，他就不會說這樣的話，他會說直到永恆。打個比方，海邊的一戶人家，戶主看見海嘯排山倒海而來，戶主既沒有足以抗拒大浪的船可用，也沒有我們所謂現代化的飛機可飛，還跑不過大浪的速度，他怎麼辦？他看向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也束手無策，但他的父親看到巨浪的上面似乎有一艘大船，於是他的父親和他說我看到了一線生機的一點跡象，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也不

知道我們能不能得救。他也只能跟他的家人說你們要相信我，我現在還在，父親已經看到了一點得救的跡象，不要慌，我會和你們在一起直到海浪臨頭的一刻。事情是不是這樣呢？如果他們都不能確定或者說不敢確定末日是否能走過，神如果尚且如此，人類又會怎樣呢？

當然，事實上確實他們看到了一線希望，《啟示錄》中提到「萬王之王」；《妙法蓮花經》中提到「轉輪聖王」都被認為是最後得救的希望，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都認同現時正是末劫的最後時期，是救度的時期，至少時間上不存在疑問。那再看看有沒有來世間救度的覺者？許多宗教、民間預言都說神會來臨要救所有的人，當今世界我們只看到了李洪志（我們的師父）先生在世界範圍內講法度人，並且不斷的針對宇宙中（包括人世間）的所有疑問在講法開示。如果不是照顧有些讀者的想法，我真想寫我每時每刻都願跪在師父的腳下聽解佛法，這是世間的眾生最為應該珍惜的！話說回來，如果說另有其人，此時是不是也應該來了？

世上的人普遍有一個自我設定的錯誤認識：救我的人應該是我的觀念認同的那種，不應是其他的人。當年釋迦摩尼、耶穌來的時候是不是也自我設定呢？他們不是對相信的人都敞開大門嗎？怎麼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處於被救度的人還產生了挑三揀四的想法了呢？你能被救度就可以，這是第一位的，還非得是什麼你認可的人來嗎？你觀念裡的那個人不來是不是你就不想被救度了呢？糊塗！糊塗！

千古以來，還得說那些清醒的生命上下求索，著述浩如煙海，都沒有說清這個人體、生命、宇宙，都被層層的疑惑障礙着，仰天長嘆！可是誰都沒有想到，我們每個生命就在這上天「安排」的文明進程中一直演示破解着這些奧秘而不自知。

大戲即將落幕的時刻，一切該演示的都演示完了的時刻，眾生因末日恐慌而祈求救贖的時刻，慈悲的恩師打開無盡天國所有的門為生命搭好了天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戲中祈求的答案，冒著血雨腥風（這種形容不為過）的迫害艱難的帶領我們回歸從塑的家園，不斷的告戒眾生落幕的時刻要來臨了，

選擇的機緣會隨之一併消失。中華文明演示了什麼是真（道）、什麼是善（佛）、什麼是忍（儒），以此為基不斷演示著順從與背離所帶來的結果。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還能講出更高的天機？那些願意改變選擇了順從這些的在從塑的天國中將永遠不會消失，而那背離而行的將不在生者之列。

二、各具特色

【一台戲】

就像每個人之間都不同一樣，不同文明，文明的不同部分都有他獨有的特色。中華文明也是這樣，也有他自己的特色，只是不同於其他文明，他的特色要更為廣博，更加久遠，更加有內涵，意義也更加深遠。

一個國家或者說一個文明要立於這個世界，首先要得到神的許可，沒有神的眷顧任憑你如何建立都是徒勞的，比如以色列的建立，兩千多年來，無論以色列人如何努力都沒有建立起來，當然這也是原因的，這裡我們不講，一直到上個世紀的中葉才建國。可是回頭看看卻與《聖經》所載的時間完全吻合，神應允你才可以，而且要在神所定的時間。也就是說世間的一切不是人想怎樣就怎樣的，他是有安排的，是定好的，在按照那個進程在走。可話說回來，進程也是有變化的，但那不取決於人，而取決於更高的生命。

來看看我們的文明，史載自盤古開天闢地起就在營造這個文明。這是我們知道的，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大家想想這個天地之外有什麼？盤古又是從何而來？他為什麼要開天闢地？要開闢出怎樣的天地？塑造什麼樣的文明？為誰所用？這些在歷史上就沒有記載了。

任何事情都不會無由而生，我們可以不用非得看到那個時期的景象，從我們今天知道的歷史就完全可以還原出它的歷史因由。

眾所周知我們中華文明的基礎是儒釋道三家，就像如前所述不論是不是修煉界都把一切問題的解決指向了最後，也就是最後的救度。那麼你想他不會僅僅是本次文明才需要解決的問題吧？難道史前文明所代表的一切他們就不在其中嗎？那個盤古、女媧就不在其中嗎？那個安排盤古開天闢地的生命就不在其中嗎？那麼安排盤古的那個生命又是誰安排他的呢？而那個生命是不是也在其中呢？沒有誰是可以脫離周圍的環境和生命系統獨立生存的，其實都在其中。

那麼我們就看看現在要做這件最後的事，需要在歷史上要創造什麼吧。

從簡單說他需要一個穩定而安全的存在狀態：穩定而安全的宇宙環境；穩定而安全的演化進程；穩定而安全的最後救度。

要創造這樣的環境，一個星球運行的環境非常重要，他既要有提供將來的人來認識宇宙的日月星河，也不能沒幾天就和別的星球撞毀了，就說這個意思。要創造什麼樣的宇宙；開闢什麼樣的天地；

佈局什麼樣的山川河流；要有什麼樣的文明；需要什麼樣的結果；給未來留下什麼等等等等無一不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就像我們要拍一部電影，先寫劇本，找到製片廠，然後有導演召集演員、化妝、道具、劇務等等在適合劇本的地點一幕幕的拍完然後拿給觀眾看。大同小異，其實都是一台戲。

既然是戲，那我們就看看每一幕精彩的地方，看看誰才是戲台的中心？先說說史前文明。

好事呀，誰都想插上一腳；壞事呀，誰都躲得遠遠的。這場戲也是這樣。誰不想得救啊？誰不想把最好的帶回去？那想得救就得上這兒來，在這個幾乎看不到於此之外任何事情的地球上走一趟，沒別的辦法。因為就跟考試一樣，不是你說你能得救就得救，而是你得行最起碼你及格了才可以，就是說得在謎的環境中給你好、壞兩條道每時每刻都讓你選擇，在幾乎什麼也看不到的環境中看你這個生命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能留的。考試呢也不能讓你看到答案，要不那算什麼考試！也就是說一定要和將來給你的那個真正的位置能否相稱檢驗出來。不能走後門，也走不了後門。這種例子人中每時每刻都有，

尤其是現在的社會，我們每天都在心裡評判接觸的人和事是不是可靠、能不能相信。古人還講「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就是說要看到他真實的自己是什麼樣的才可以對應的進行下一步。可信的我們傾心而談，不可信的敬而遠之，誰也不會把金庫的鑰匙交給自己信不過的人，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各路能人就紛紛來到地球大展拳腳，你造一個人種，我造一個人種；你開創一種文明，我開創一個文明，恐怕被遺忘不能參與進來，熱鬧的不得了！你看耶路撒冷這個地方，考古學家挖出一層又一層，挖出一層又一層，也不知道下面還有多少層文明遺跡。只有耶路撒冷這樣嗎？那麼其他地方呢？有興趣的可以試試，當然可不要抱著尋寶心裡啊。真的，億萬年，得有多少文明曾經走過？創造出多少輝煌的印跡。瑪雅文明，亞特蘭蒂斯文明，古印加文明，日本北谷-琉球-台灣海底遺跡，古埃及胡夫金字塔代表的文明……還有許許多多。可是他們都是一個曾經的過程，配角，而不是舞台的中心。是一個在將來最後時期各自體系中應該塑造的一部分，喚起你記憶的一部分，或者顯現或者不顯現。每個人回顧一下自己曾經走過的人生，每每許多事

情都似曾相識，好似經歷過，其中就有這部分。所以他們不是主角無論多麼輝煌都消失了，甚至連殘片都沒有留下，唯獨留下了中華文明，香火不斷綿延至今。

瑪雅文明的曆法（上億年）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久遠？他的星圖為什麼那麼準確？為什麼亞特蘭蒂斯的飛船穿越大氣層就像我們騎自行車上學那麼輕鬆簡單？金字塔為什麼能像冰箱一樣儲存食物？我們的飛機為什麼就像史前壁畫上雕刻的翻版？...或許已經讓你焦頭爛額了吧，其實這還沒什麼，如果和中華文明相比，那簡直就是小兒科。河圖、洛書、周易、八卦、太極、術數、功能...簡直能晃瞎你的眼睛。而到了最後法輪大法的出現，讓你回頭再看你會覺得連這些都屬於嬰兒水平了。這就是神洲展示的威力，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啟示。

除中華文明以外的史前文明，雖然也創造了輝煌的文化，但是都沒有留下能說清楚的系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放在我們的手裡，我們不知要繼承什麼？不知其能幹什麼？曆法、星圖、雕像、金字塔就在那裡擺著卻只能當個看物，就是說代表

那個文明的真正的東西沒有流傳下來斷掉了。也可以說不允許流傳下來，不是最後要用的東西。

而河圖、洛書這些是能夠說清楚的，被歷代朝、野所用。如果他不是像史書中記載那樣應驗，怎麼個個皇帝都在用呢？看來不是胡謔出來的、猜出來的，其中是真有玄機，真起作用。

不管是這些中的哪一樣，在史書中記載都是史前時期的產物，不是現在這段歷史產生的，在歷次劫難當中都沒有失傳。至於為什麼？我不敢說神是怎麼想、為什麼把這些留下來的，就是知道也不敢說，只能說我是怎麼看、怎麼想、怎麼悟的。層次所限，不一定對，只是拋磚引玉而已。

這些可以說是這段文明的特色：查天象，卜卦象，觀面相。無論家事、國事、天下事依此而行，必當久泰；違此而行，國衰家敗，無以為繼。

需要說明的是，上古合天道之人用其為守識避邪，守無為之態避外來之邪，取自身不失正，守住即可；後人用其為避內外之邪，取利處，得過即可。差的已經很懸殊。而現在是根本不信，胡作妄為。當然

也是末劫之時一切大亂，這些都不好使了，可是這已經是次之又次的原因了。

當正氣漸淡，邪氣竄升之時，他就只剩下取利處的作用了，皇上看誰要造反了，大臣看何時升官，庶民看辰時出門向哪走有利，與修為漸漸沒有關係了。到了清末只剩下算命批八字了。到了民國連這點也被沖擊的奄奄一息，再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被根除了。

再說說儒、釋、道三家。每個文明雖然總體上是向敗壞、衰落在走，但他的不同階段也會有波折起伏。在本次人類演進過程中不論東西方都是如此，大約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前後幾百年時間，東西方的文明相繼進入道德衰微時期，原有的道德標準不能再支撐文明繼續演進下去，發生了危險。耶穌在世時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裡，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孔子看到禮崩樂壞於列國間到處呼號企圖恢復那個看似好看的「外形」---復周禮；老子被乞留言，連住世都未有駕青牛匆匆而去；而釋迦摩尼竟然要對付七種「外道(邪教)」。可見當時世界已經很瘋狂了，當然了和現在比還算

不上什麼。按照總體人類發展的安排雖然不是最壞時期，可是也不能讓它這樣下去，否則等不到今天這個世界早就被處理銷毀了，所以還得延續。

當儒、釋、道、也包括《聖經》新約部分的思想漸漸被人認識並被接受以後，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但非常繁榮的時期，近兩千年來，各個方面都形成了非常完備的體系，尤其是東方的中華文明，幾乎在每個方面都引領世界。

每個文明他所帶來外在形式都體現著他的內涵，中華文明也不例外，從士、農、工、商及方外到吃、穿、住、行、用無不反映著儒、釋、道在其中的和諧共融。可是也越來越繁瑣複雜，這也和每一時期人類所處的狀態緊密相關，他們需要這些，而上古時期就非常簡單，因為他們不需要這些，比如前面提到的醫藥、律法。

上古之人以內心道德之美為美，以外物之繁、之技巧為引領敗壞之因，以能用、簡單、無華為樸，以內因主生死禍福，不以外物取捨，此為上人之為，是正、是人應有之態；而後人不然，以德行為累贅、

為劫絆，即使能從亦視為博取名利的工具，鮮少真正以此為美了。以私慾為先致外物之繁、之技巧突出於眾人，出人頭地，用外物躲避不祥；今人，無以為德，享樂無所不用其極，不避災禍，害己損人無處不在，正念無存，競技惡行，末日矣。

不能守持，惡念即起，象隨心生，內外隨之而變。原有的各方面環境就不能適應了，就換成了另外的狀態，也就相應的帶來了一套敗壞後的東西。

【醫道】

歷朝歷代自天子以致庶人無有不知惜命者，無有不望長生，然天數所定不能違，生老病死不可拒。積弊成疾，病疾生醫藥興。有病才需看病，當普遍是這樣時，醫藥的出現和繁榮就不可避免了。中華的先民們，沒有像現在的西醫那樣搞出一個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醫學（人間的學問）。而是追溯本源、

查釋誘因、由本及表以達根除的醫道（依天道而生），所以說他們完全是兩把事。

現代醫學---西醫，是建立在所謂實證科學基礎之上的，不講陰陽、五行，也不講因果，更不講天道。我們現在的人生病了，幾乎第一個念頭就是趕緊吃藥、打針、住院、動手術，普遍就是這樣。他基本上都是找外因，大不了也就是現在說的因為情緒，氣候的因素怎樣影響人的健康導致疾病，比如說生氣了導致血壓上升、影響了人的肝功能等，他認為這些都是外因帶來的，他還是找外因，他不認為是內因導致，因為看到生氣了嗎，最起碼他不認為是氣不順帶來五行失調，而是想辦法去壓制血壓，增強他的肝功能，造成對立、衝突，使暴戾之氣鬱結不得發放，雖一時緩解，但積久必帶來大疾，就像你肚子裡有把剪刀它隨時會打開能不起壞的作用嗎？可是你希望的卻是想辦法固定它，讓它不動就行，這是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嗎？這個他看不到，也不承認，等到了每一個加重的階段，那時還是如此循環，給病人增加了痛苦，甚至是生命的代價，這是沒有必要的。只是舉個例子，不一定都會這麼嚴重。

而中醫所代表的醫道就不是這樣，從這個層面說，他講的是調和理順，也就是要么把它引導釋放出來，要么引導變戾氣為正氣（不使它亂竄或質變）使它歸正起好的作用。不是壓制，這跟引水歸海、引水灌田是一個道理，如果去堵、去壓制，就是鯀的下場。

實證醫學發展到現今最高的水平，也不過基因技術，他還不知道怎麼來的，只是知道一點對應關係，還很難得到應用，他發現一旦人為改動，不是出現這問題就是那問題（表現出來的時間長短不一），不隨人願。

因為什麼呢？因為每件事物的背後還有更深的原因、更微觀，更複雜的物質形態或者說生命形態在控制起作用。你不去解決那邊的問題你就解決不了這邊的問題，他是連在一起的、互為因果的。你想沒有一個人做題（無論哪個學科）的時候不寫因為直接就寫所以，如果是那樣就人人上麻省、上哈佛了，你看世上哪件事情沒有因果關係就突然蹦出來了？沒有種子就長出禾苗？沒有父母就有了兒女？沒有經營就有了產品？沒有海洋就吃到了鹹

水魚？是不是？怎麼其他所有的都可以有因果，為什麼到了它所謂實證科學就沒有了呢或者說不能有了呢？你說是這個世界錯了還是實證科學認識這個世界本身就是閉著眼睛胡說呢？到今天可以說這個所謂實證科學就是個謬論、反自然的、反人類（和人類對這個世界的真實認識都是反著走的）的邪教。踏入這種認識的人就是把神先天給你的生命本質中正常的認識破壞了，剔除了，必然滑向無因果，無德行的方向，被自我毀滅。

古人做什麼都想到他的因果關係，想到會有什麼結果，實證科學不是，它沒有這些，不計結果，所以說你會看到今天的世界變成這樣：幾千年來沒有污染的土地現在有毒了，種出的糧食會致癌；幾千年的大小河流過去是伸手即飲，而現在許多你連手都不敢沾；歷朝歷代的人都沒有像現在以醫為鄰、以藥為食、以疾為伴；別說道德，歷來人與人間還講個有來有往，來而不往非禮也，再看現在幾乎人人為敵，有多少人恨不得別人都不好，都死光，把別人的錢都划拉到自己的兜里；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為了利益什麼道德、良知、鎮壓、迫害、活摘心肺通通裝作沒看見。這就是背反人類的認知---「因

果」帶來的，這個實證科學為代表的無神論也就是無因果論就把人類道德能提升、昇華的門給堵死了，因為它告訴你無論你怎麼做，善不會有福報，惡不會有災禍，對被洗腦的人、對深信不疑的人來說他為什麼不去做惡而去為善呢？所以只能敗壞不能變好。你看現在的習近平這些人，有人說他顧及動盪，顧及邪黨，都不是，對他來說什麼黨都無所謂，他實際上也不是為了保黨，保黨的目的是為了保權，保權是為了利益這才是最終的目的。只是碰巧這個黨是邪黨，如果不是這樣，他相信因果怎麼可能是今天這個狀況呢？這不說明他根本不相信因果只相信所謂現實中的權利和利益嗎？這就是無神論不相信因果造成的惡果，一切都敗壞後必然的結局。不在於他一個人或者他是誰，而是它們全部都這樣，因此讓所有人跟著遭罪。而他最終也保不了邪黨，保不了權，雖然他與血債派在爭鬥。站在這個保黨基點上，就是讓這個邪黨繼續作惡，大家想一想上天會怎麼看？上天還會不會容忍它？所以說他們會和血債派一起被銷毀，因為那就等於你站在邪惡一面，邪惡在人間的代表就是那個邪黨，對善良的法輪大法修煉者和那方眾生做的一

切壞事都是邪黨幹的，而邪惡的所作所為（它還不止在人間這麼幹，這個邪惡在所有的地方都在做惡）是上天絕對不能容忍的，一定會被徹底剷除，那個邪黨也會一起被銷毀。當然，與此無關的好人現在遭罪將來會有好去處，不會白遭的。

中華的醫道，就不是這樣，在現有的歷史中，他可以追溯到神農嘗百草，已經是上古的事情了。古人尤其是上古的人一切都是與天道相通相連的，不是無根的花，無基的樓。孫思邈《千金要方》曰：「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其實這話應該反過來說：病從何來？人因何壞？國為何衰？我們就能看到它的根源了。

這些年興起了一種治病方法，叫催眠療法，就是人在催眠狀態下從記憶裡追查他出問題的原因，這還不僅僅是病患，生活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探究。在這些案例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絕大多數的追溯到的都不是在現在的社會。或者是古代社會，史前時期；或者是另外空間，甚至於天國世界。這讓現在的人非常驚訝。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案例都收攏來一起看時，令人更為驚訝的是被催眠的人所遇

到的人、場景、時期所描繪和我們在歷史上已知的歷史和傳說中的事情非常吻合，就像曾經經歷過一樣，而很多人對自己看到的不同文明的歷史表示從來也沒有接觸過或不知道，這種現象在不同國家、不同人種中都有，而且描述極為相似。這給現今的世界提出了不可迴避的問題：生命的形式究竟是什麼樣的？是不是我們教科書說的那樣？如果那是真實的，我們又應該怎樣看待我們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我們又應該怎樣看待這個世界？和我們未知的東西？

中華的醫藥（醫道）就是從這個層面開始的。他從神農時期就在這樣解決問題了。要我說：上醫查德，中醫察身，下醫查病。

上醫查德，就是當人無論有沒有問題，或者是有了什麼預兆，要先找自身的德行（道德）哪裡有沒有問題，不管是防患於未然也好，還是解決自身疾患、劫難，不管能不能看到因由，這都是最好的。比如說，在歷史中記載的一些醫、道、佛、奇門的大家，你問他問題（不一定局限在疾患）所在，他就會告訴你因為這一生或者是前面的哪一生你做了什麼

有失道德的事情虧欠了誰，現在你應該如何修為自己，如何償還。許多是不藥而癒，功夫下在德行上，這是上醫。

中醫察身，察你的陰陽、五行、脈象等是否調和、理順；察你是否受寒、熱、乾、濕、邪氣、賊風等侵襲；察你是否為喜、怒、憂、思、悲、恐、驚所傷；察你的衣、食、住、行、用是否合宜，是否取法於善（正常）等等。驅邪扶正，延年益壽而已，雖可相對久長一些，但終不解本質、本源問題，也就是最終的那個癥結不一定解開，此為中醫。

下醫查病，這一點基本上和西醫差不多了，只應對顯現的病疾。對症下藥，無論其它。一副藥下去，一套針下去只要你現在沒事，緩解了，就是看好了，比西醫的開膛破肚強點有限。下醫所為。

由此可見，中華醫道何等之高，無論未成之因，還是已成之形，都使之消弭，這是西醫遠遠追不上的，可是現在被破壞的僅剩下皮毛了，而且這點皮毛也被變異了，成了中西醫的混合體，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了。

【衣、食、住、行、用】

說到衣、食、住、行、用，很多人覺得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沒什麼可說的。實則不然，在現代社會，這些你可以單純從技術角度去衡量，在古代可不是這樣，而且差異可謂差之天地。

先說住，為什麼先說住呢？因為不管吃也好，行也好，都要以住（家或工作場所）為依托而展開，而且住是一家最關鍵也是投資最多的地方。古人認為如果把家安頓好了，不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解決了，也決定了許多問題甚至一生能否走向美好的方向。

現代建築常常看重的是外觀、質量、功能，關注的是外在的生活質量，能否方便、舒服，對建築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少關注，僅僅是近些年才注意了一些問題，諸如漆料等是否有毒，石材等是否有輻射，僅此而已，極少去想更深的問題，比如建築的地理

位置（古人稱風水），建築的結構（古人稱營造格局）等。這些在古建中卻是優先考慮的問題。

因為現代的建築是從西方學來的，叫建築學，他只對建築本身進行研究，而很少考慮其與人、環境和與此有關的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利弊。所以導致了許多所謂現代病「樓宇綜合症」「病態樓宇綜合症」等。他們把它歸結為化學污染；通風或空調系統出問題引起的細菌、霉菌等引起的感染、過敏等；樓宇內濕度變化引起的症狀等。總而言之，都是表面的原因，跟建築自身和相關的問題沒有關係。

這種認識問題的方式導致許多事情一直得不到解決，對那些產生更奇怪影響的建築更是談虎色變，退避三舍。其實這都是其對我們所存在世界的認識層次局限所致。比如說在建築上我們不能孤立的看問題，為什麼古人經營宮室、駕造舟車、設置器皿（還不只限於建築）講風水、占卜等等。實際上還不只，還有一家一國的因果循環、朝代更替等更高的。

不論是風水還是占卜，無非都是利用我們眼所見和眼不見的各個方面互相影響的因素來得出最佳方案，而它們也是根據中華文明中典型的一類特點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剋、因果循環的理來推演算出。

這個世界有天地、男女、寒暑、陰晴..，還有正反、是非、善惡、里外..，哪一樣不是反映了我們這個世界的變化？哪一個又不在其中？小到我們的一思一行，大到星河的運行。大多現代的人不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但是你不能不住房吧？不能不得病吧？不敢保證都是風調雨順、家室安寧吧？或者說人都要生老病死但是誰都想在這個過程中盡最大可能避掉不好、增加利處吧？如果這都與你有關，真的會給你帶來實質的變化，那你又會不會冷靜下來好好去想想呢？常言道：無利不起早。如果連這也打動不了，我建議就不要看這本書了。

雖然一切都在運動，但是風水、占卜等這些確是相對不動的，在一直起著作用。先說說天，以前沒有發現宇宙中那麼多種宇宙射線所帶來的輻射和物質時科學認為星空中沒有什麼、沒感覺出來有什麼變化，那時是極力否定星相、占卜的，認為是胡說，

不認為它們有什麼關係，到了現代科學家發現了許多射線、宇宙中的物質、能量和解釋不了的現象，這時才羞羞答答承認宇宙中的變化會給人類帶來變化，但是也僅限於他們發現的和已經造成的影響，那些還沒有發現的、即使發現了但是還沒有顯現出所帶來的影響的一概不承認，又陷入它自己給自己下的套，現在來看它是走不出那個怪圈了，也就這種水平了。

但是話又說回來，他們現在發現的東西是在這種水平發現的，就像我前面說的，象物時期也好、象人時期也好，他們都理解不了象天時期的社會狀態和那時出現的現象，反過來說在象天時期看後面這些時期卻能知道為什麼是這樣的，就像大學生看小學生是一個道理。

用另一種方式說明，比如說星體和宇宙空間充滿各種射線，這個星體的射線對你來說是好的，另外一個星體的射線可能就是不好的，或者說某一星體在這一時刻它對你的影響可能是好的，這個星體在另一時刻對你的影響可能就是壞的，比如曬太陽是有好處的，曬多了就有可能皮膚發生病變，如果趕上

太陽的強烈活動那一時刻甚至可能是致癌的。所以它是相對變化的，當然也都是有原因的，是上下對應的，不是無序的。

這是我們能知道的，我們不知道的呢？又會起什麼作用？天上是這樣，地上和地下呢？還有貫穿於這些的，可以說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是在中華文明的史前時期遺留下來的河圖、洛書等等這些卻能應用和解決這些問題。

他為什麼能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在史前時期經過了久遠的積累，而且從發現的史前遺跡來看他們遺留下來的東西都遠高於現今的文明，中華文明他的發達成度不僅在於我們能理解的，也在於我們不能理解的，到今天沒有人公佈河圖、洛書、太極、八卦等等這些東西是怎樣用並且是如何起作用的（那些真明白的人根本就不說），可是這沒有阻擋了在史書的記載中無數次的應驗，任何懷疑和攻擊他的人都會被擊敗，因為無數的史實是無法否定、超越的。整個歷史史書中有相當大部分是在記述這些事實的，而且這些在我們現今的人中許許多多都曾經經歷過，怎麼去否定、去超越呢？

說到現在，我們要改變一個觀念：「有人就會說了，哦，看史書真是這樣的，原來這些也是科學呀。」我想許多人甚至包括我在內就會不自覺的這麼想，這與其說是我們的慣性思維，不如說是被洗腦後的所謂自覺。可能很多人看到這裡還沒明白哪裡出問題了。就是那個「科學」出問題了，無論中、外幾乎人人都被「科學」綁架、洗腦了，出現什麼現象都用所謂「科學」的那套標準去衡量，已經形成自然而不自知。是不是符合「科學」標準的就是對的，不符合就是錯的呢？「科學」本身能定義對錯嗎？如果有一天我們超越了那個所謂「科學」的範疇，那「科學」又是什麼呢？上古時期沒有「科學」，我們的先人那麼長壽，而有了「科學」的現代人卻需要吃大把的藥來維持；上古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沒有受到污染，而「科學」治理的現代社會兩種環境幾乎成了大規模毀滅人類的屠宰場。你說「科學」是對的還是錯的？騙子也能短暫的蒙蔽你的心智的，不能看眼前的這一點。當歷史無情的向前演進時，不能持久的一切都會表露出它真實的面目而不在於你願不願意承認。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用「科學」來衡量他，也衡量不了，那用什麼呢？我們要用更高的認識來衡量他，也就是中華文明的天人合一的層面來認識，這樣才能還原他本來的樣子，它蘊藏的精華。

生命的形態雖然無以計數，但他們都有共同感：就是一切都是相通相連的，一切都是被道德製約的。

天上的群星雖然我們感覺遙遠，但他的排列和運動對應著我們人間，或是射線、或是各種場（電、磁、力等等）、或是隕石、或是「火焰」（太陽磁暴）、或是我們還不知道的力量，作用於人、作用於花草樹木、作用於山川河流。地上與地下（地上與地下的水、脈、風、氣等等）的一切也同樣對其他部分起著作用。其實為了說明白才這樣說的，實際上一切是一個整體又各有特點、無限豐富，整體是不能割裂而存在的，就像一個完整的人不能把他的每個部分割裂而獨立存在一樣。

不僅是經營宮室，駕造舟車、設置器皿等等都是一樣的，營造一個適合每家、每戶以致縣、州、朝廷

的極大環境。都在這個範圍內趨利避害，達成最大限度的與一切和諧共生。

舉例說，我有一個朋友以前是做韓國生產的保健品生意的，做的主要是各種墊子，他們的產品是韓國人按照中華古老的陰陽、五行、風水等理論研製成的，它可以測出地下水脈是否適合人居住選擇居室的營造位置，已有居室的如果室內水脈不適人居住可以用他的墊子避掉，使之變成對人體有利。他有一個像老式電視天線的儀器，能測水脈是否有利。經過長時間的測試，在許多居家確實得出了和他所宣傳的效果一致的結果。主要是原先居家總是出現一些病症的家庭用過後病症大為減輕或者消失了，這確確實實在我們的眼前發生了而且得到用戶的認可。因此後來有許多仿冒品牌流入市場（如果不是真的也不會有很多人仿冒）。

從這一點上說中華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陰陽、五行等文化你就不能說是瞎編亂造，而是真有其能，是真實的，是超越所謂現代科學的，實際上還遠遠不止這些。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現代科學也有這樣的認識和工具能夠達到如此的能力。而那些嚴格按照

古代制式所成的宮室、車船、器皿等等它所具有的對生命的益處更是不可限量。在歷史上，我們沒有看到有所謂的現代病，到現代五花八門什麼問題都有，吃、穿、住、行、用幾乎沒有一樣是能夠持久的、安全的。內外因素都有而外部因素許多就是這些導致的。

現代的樓宇營建的時候，有多少人去考慮按中國的陰陽五行選址了（在中國有一些人是相信的，他們還是利用了這些，選址倒是用了一點，但制式是現代的，用現在的話說他不匹配，古語說叫四不像，當然它就起不到完全作用）？有誰想過建築、車船等使用時怎樣避掉這種不好的因素？在宅邸和居住的人有問題（包括病）時，又有幾個人想到有宅邸的因素？

當然，內外部的因素是一體的、互相影響的，事情也並非一成不變。太上曰：「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在這些方面也是這樣。

雖然外部的因素是相對穩定（不是固定）的，但古人還講因果循環、因果變化，還講善惡有報。我們

做題，條件變化了，結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條件如何變化，怎樣解題，能否解題，又關係是否及格、是否升學、是否如意...；我們處事，遞給你把利刃，切菜削瓜當為益器，殺人取命當為凶器，其器未變，其果不同；我們行路，走錯在所難免，怨天尤人者，或許氣由心生，方寸皆亂，錯上加錯，心力皆傷。笑己自嘲者，或許沿途隨性，觀風歷景，得遇佳人，心曠神怡。三者皆證，其變無刻不生。

宮室、舟車、器皿也一樣。以前有一個五虎護羊的故事，有一個楊姓員外，心底慈善，為葬同樣是善人的父母請風水先生擇地，因在福地不願害到鄉鄰，自選一塊五虎擒羊兇地而不知，風水先生因不耐煩明知不可卻胡亂應承，但終因良心不安三年後到楊宅勸其改地移葬，可不想看到的是家業興旺的大宅，大惑不解從觀兇地，此地已在各種作用之下由五虎擒羊變成五虎護羊，成為旺風旺水的福地，反觀楊員外根本就不知這裡的玄機，只是慈照常、善過往，可周圍的一切都變化了，成為有利的格局。

從這點可以看出「天道無親 常（恆？）與善人」，怨也好，利也罷，知與不知，天與之。這就是為什

麼上古之人衣、食、住、行、用不繁就簡、應天福成、不強調外物而自豐的原因。現在的人說是那時不發達，不知或不會用風水，其實不是，是根本用不著，其心在道，天必佑之，其他的就顯得多餘，就像醫藥沒有用就不用，也不讓他出現，用時自現。

住是如此，其他的呢？

衣（服）隨禮樂，禮樂束形，反作於心，校心歸善；食取五穀，穀類五行，順於陰陽，其滋近道；行必逢時，時辯凶吉，凶吉在律，律在理中；器（用）有度量，不可僭越，持守遏欲，災消德存。

【衣冠彰天--禮樂之興】

大道偏廢，禮樂興。老子曰：「故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 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 前識者 道之華 而愚之始。」《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蓋取諸乾坤（上

衣下裳 乾坤之象)。」「傳玄《裳銘》曰：「上衣下裳 天地則也 服從其宜 君子德也。」《尚書 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 月 星辰 山 龍 華蟲 作會 宗彝 藻 火 粉米 黼黻 絺綌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 汝明。」太史公曰：「餘至大行禮官 觀三代損益 乃知緣人情而制禮 依人性而作儀 其所由來尚矣。」《易》曰：「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上帝。」《禮記》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 物使之然 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 聲相應 故生變 變成方 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 及干戚羽旄 謂之樂。」太史公曰：「故雲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嘯噭之聲興而士奮 鄭韞之曲動而心淫 及其調和諧合 鳥獸盡感 而況懷五常 含好惡 自然之勢也」《禮記》曰：「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 鍾鼓管磬 羽籥干戚 樂之器也 屈伸俯仰 綴兆疾舒 樂之文也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 明聖者 述作之謂也 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 三王異世 不相襲禮。」無論祭祀、巡守、籍田、朝會、冠、婚、溢、吊還是歌以樂府、蹈以六舞其冠、衣、裳、所執各

不相同，其態顯禮之德行，示樂之明聖。可見禮樂為表，衣冠為形，形表相約，以正其心，趨於正道。

先王作衣、裳、禮、樂實為由外及內修德重道使天下歸於天道，但禮崩樂壞之時，王道乘機取而代之，兩千多年來，王道之威多大於天道，由順天之樸至皇天之華，衣裳之職也隨之變化，成了上、下九流的標識。現今的社會皇天之華也蕩然無存，尚黑、尚性、尚惡、尚怪異無處不在，已到了不知怎樣胡來的地步。心有所感，象由所生，這面鏡子足以照射出魔變的心理，也是日暮途窮的反襯。

【食味陰陽—通於自然】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也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又曰：「余聞上古聖人 論理人形 列別臟腑 端絡經脈 會通六合 各從其經 氣穴所發 各有處名 溪谷屬骨 皆有所起 分部逆從 各有條理 四時陰陽 盡有經紀 外

內之應 皆有表里 其信然乎。」岐伯對曰：（摘）
「北方生寒 寒生水 水生咸 咸生腎 腎生骨髓 髓生肝 腎主耳 其在天為寒 在地為水 在體為骨 在臟為腎 在色為黑 在音為羽 在聲為呻 在變動為栗 在竅為耳 在味為咸 在志為恐 恐傷腎 思勝恐 寒傷血 燥勝寒 咸傷血 甘勝咸。」岐伯又曰：「悉哉問也 天至廣 不可度 地至大 不可量 大神靈問 請陳其方 草生五色 五色之變 不可勝視 草生五味 五味之美不可勝極 嗜欲不同 各有所通 天食人以五氣 地食人以五味 五氣入鼻 藏於心肺 上使五色修明 音聲能彰 五味入口 藏於腸胃 味有所藏 以養五氣 氣和而生 津液相成 神乃自生。」

食不唯穀，不唯進口。食在草、在雨露、在江河、在石土、在五行之中，以取所需；氣從於鼻，聲貫於耳，色通於眼，味（食）藏於腹，調和於陰陽，頤養天年。

在過去幾十年前說改善改善生活、補補身體大多就是吃點好的、喝點好的，可現在許多人尤其有錢的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去山莊，去田園，去海濱，去風景優美、空氣清新、閒雅靜逸的地方，變化非常

大。以前，生活條件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不知道如何養生。因為批判傳統文化（中華文化）造成了割裂、斷層，古老的精華現在才被所謂的批判式接受，還僅僅是一點，還不了解其中的精髓。

如說養生，往往人認識的就是我上面說的那樣找個地方就算行了，其實不然，每個人的情況不盡相同，怎麼能千篇一律呢？讓心肺不好的人上高山？讓體弱虛寒的人下大海？這都不行吧？也要各取所需的。這就是許多人走了一趟不僅沒有起到休養生息的作用，反而加重了負擔的原因。這就像醫藥，古來有方，藥、量無常，因人而異，一個道理。實際上這些理也無外在天道之中，各有取捨。至於現今萬類浸毒，生生相害，何路可解？將在後敘。

【行在天下】

古代出行也不是隨便的，要擇時而動，擇向而動，其如何動？不可妄動，否則生變。我的親友中有這

麼一件事，成婚之日，擇吉日吉時，擇日之人告知，新人臨進門之時不可直進，應退後幾步，再行進入否則不吉招災。我的這位親戚沒聽那個，徑直進入，也沒當回事，結果不長時間背長惡疾，長年所累，後悔不已。

說明什麼？凡事必有因，世無無本之木，世無無源之水。不論星相還是卦象均依法天道而來，層層相應，絲絲入扣，必有其成因。聽與不聽也都是你的選擇，題錯一道也許名落孫山，聽人一勸也許雞犬升天，自古至今每人每天都面臨著選擇，甚至是艱難的選擇，有的人根本不信也不聽，有的人聽了也不信，有的人將信將疑，有的人信而不堅，有的人深信不疑...陰晴圓缺各得其所，差之毫釐還謬以千里呢，不同的人不同的選擇，其一生、最後的結果怎麼會一樣呢？

如果我們出行之前就沒有搞明白要怎樣出行，當我們跨出門時是不是茫然的、是不是無所適從的？我們又怎樣去對待我們所遇到的人和事呢？換句話說這個世界的天、地、人也是這樣，如果不知道要創造出什麼樣的天？不知道在人間要什麼樣的文

明？不知要用什麼樣的理成就？不知道怎樣佈局山川河流、城鎮村落？不知道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不知道他為誰而來？如果是這樣又怎麼去成就這一切呢？一人出行尚且如此複雜，萬民萬國就不需而成嗎？

行路之人千奇百怪，有沉思，有急行，有觀望，有歌聲...其實人生也是這樣，如果這一過程我們只當作來過一次，那我們的損失就太大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為什麼不去品味人生，琢磨人生，尋找人生中不得解的答案，探究生命更高的意義和歸宿？這一切並不難，中華文化都給我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在華山之巔，在崑崙之頂，在喜馬拉雅的雪域高原（修道的形式）；從歷朝的更替到儒釋道的貫穿；由璀璨之華衰竭至暗無天日的現今，再到曙光已露的從生.....哪一樣不是在向謎中之人訴說著生命的玄機？哪一幕不是在向你展示著久遠夢想的從生之路？哪一個又不值得我們深思？包括我們所有人在內還有許許多多我們不知道的謎，又有什麼理由放棄思考、放棄探究生命應有之義呢？中華文

明不僅僅是歷史，他更是引領世人歸航的圖標！世人...一定要讀懂他，不能醉生夢死。

【器物引進】

有一次和朋友遊北京故宮參觀文物，是一些從石器時代到清末的各個時期的器皿，鐵、銅、瓷、陶、玉等等各樣都有，我的朋友和我說，你發現沒有每一個朝代的器皿從開始到最後它製作的工藝和複雜程度都是由簡到繁，越到一個朝代的最後越精美，我一看還真是，大體就是這樣。他又和我說，整個歷史時期的走向也是這樣，總體上來說後一個朝代的都比前一個朝代要複雜、精美，可是不管整體看還是分開看社會狀態都是越到最後越敗壞，與器皿的所謂繁榮剛好相反。

回來後，翻閱了一下相關的書籍，發現不止是器皿，其他的東西幾乎也是這樣，越在感官上給人帶來愉悅的，越在使用上人更加依賴的，凡是外物，幾乎

都如此。這就說明人類的生活越來越依賴於外界，越來越物質化了，並且越來越豐富。而對精神上的渴求卻越來越弱了，到今天許多人不知道為什麼活著，只是向外面一味的索取。這是不能長久的，這只能讓你暫時舒服，造成的痛苦在未來一定會落到自己及子孫的身上。

器物在古代，大多就是能用就行，即使是祭器也是拿來用以顯示地位的高低，充其量就是表面弄得花哨一些，好看一些，種類很少相對也很簡單，這和古人偏重修為不太重外物有緊密的關係。且古人認為「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書·旅獒》。如果這樣就是意志消沉，開始墮落的表現，為人所摒棄的，連皇帝都不能倖免，都會被列入昏君一類。可是現在的人不是，完全相反，自「器物引進」以後，這類東西逐漸引起的奢靡之風就越刮越烈。到了今天，每天出現的新鮮玩意你拉個清單都看不完，有用的沒用的到處都是，人們還津津樂道的談論。這正應了古人所說的玩物喪志，多數人其實是不服的，他們會說我們怎麼沒有志向？我們不是在想發大財、住大別墅、當大官、買大飛機嗎？志向是不小，但和古人的志向大相徑庭，古人以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為志，如果與上古之人的志來相較那簡直就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所以說器物引進帶來的是物慾橫流，世風日下，道德敗壞，象物的社會環境只有物而沒有活著（生命）的氣息了，沒有生命應具有的標準了（對物用不上對人或者哪怕是對動物的要求，連最低的惻隱之心都不需要了），是正在死亡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能好嗎？

【對陰陽、五行的破壞】

物慾的環境導致外物的急速變化，外物的變化又給現今的人類帶來無窮的煩惱和災害，最後會把人類逼向死角而走向滅亡。比如說在農耕上，土地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幾千年來都養著這塊土地上的生靈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積肥而種，引水而灌，蟲害有天敵，生、發有淨土，是一個非常自然、正常的狀態。

可是看看我們現在，無論空氣、水、土壤還是種子、肥料等等都找不到沒有被污染、變異的了。當我們一味的開發地產、工廠、礦藏，盡情的排污、改基因、改變氣候，那末日也就不遠了。生生相害的最後就是一起完蛋。

至於怎麼樣種植，在《齊民要術》、《天工開物》等書中已有詳述，這裡就不複述了，那是一個正常的、自然的、連續的、持久的狀態。這裡要講的是為什麼今天是這樣的？最終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古人為什麼不這樣？

水也好，土也罷，一切都是循環的，相生相剋的，有的人說我們這塊地方沒有被污染，我們種的糧食、蔬菜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吃。我說這都不可能，你要說我們的毒害相對要小，這我倒信，為什麼呢？我問你你的種子哪裡育的？你的水來自哪裡？你們那裡的風是怎麼吹的？下沒下過雪？降沒降過雨？刮沒刮過沙塵暴？施沒施過肥（化肥）？打沒打過藥？你們的污水排向何方？你們的地下有沒有垃圾場？等等等等。不見得沒有廠、礦、

城、市（儲藏、交易場所）就沒有污染，你所用的就是他們做出來的。

以前說外部污染，現在不是了，從內部開始，從最初就是有「毒」的，改基因產品我們大家都熟悉了。生命啊，不是隨意創造的，人自身（許多人所謂的進化）的演變和人的智慧還沒有那個本事，也不可能。人耗盡了人類的一切，人也沒有創造出一種生靈，這還得是精密又精密的所謂高科技，連個機器人（機器人還有另外的問題存在）都不行，你說那和精密都搭不上邊的隨意組合也就是所謂的「自然進化」就能產生生命？科學家真應該去研究研究幾十億年前的東西到今天怎麼就沒有任何「進化」的跡象？所謂科學不是講「實證」嗎？我看到過碳化沒看到過進化，可現在許多人就相信那套歪理邪說，一樣證據都拿不出來還說它就是正確的，這才是最「邪門」的事情。當然，「邪門」必有原因。

而我們的中華文明就能解釋得了，解決得了這些問題。不管他是陰陽八卦還是河圖洛書，你出問題了他就能告訴你問題出在哪裡，你想知道未來是兇是吉，能否趨避，壽數多少，家有幾口他就能解決得

了這個問題。給大家舉個例子：據我母親講，我姥爺年輕時找人給他算過命，說他壽元七十六，一生兩大難但都不會有危險，我姥爺整整在一九六六年去世，兩難皆過無大礙，享壽七十六歲。我想有很多人有过相似經歷，他們卜卦的人用的大體也是這些東西，說一個人能夠蒙對沒什麼，說歷朝歷代無數的人都能蒙對你信嗎？他能對就說明他已經看到了安排那個事、物的理、規律和他的內涵、所要達到的目的及他的連帶。你用「科學」給我蒙一蒙試試，看行不行？看看「科學」有沒有這個本事？

說這些的目的就是說萬物不可隨便改動，你不知道他背後連帶著什麼？他如何被創造？創造他有什麼用途、目的？等等。就說這個種子，選種是種植的第一步，那個種子在同一體的基因與基因之間有什麼關係？那個基因所成的每一部分和土壤，和水，和營養也就是人體所需的，和食前（種植）的環境、食後的環境有什麼關係也就是如何創造的、如何安排的，和它更微觀下由什麼所成、怎樣影響，和我們現代這個水平還看不到、感知不到的更大範圍的因素又有怎樣的聯繫？等等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可是現在的人就敢改基因育種，幹這幹那，

這些聯繫、影響都不知道你怎麼就敢去幹呢？當然選種還有其他方法，比如穗選法、片選法等，但這一類的和改基因（有人叫轉基因，聽著好像沒有改動，實際是改了，還其本來面目吧）是兩把事，這不是人「造」的，沒有問題，中國古時就用這些辦法選種。

雖然古人也沒有創造出什麼新東西，但是認識這個世界所成的理並運用之解決這個世界的許許多多問題的能力還是具備的，並且能順應這種變化而不是改動他。而現代的有些人卻要充當創世主，被利欲之心左右妄想創造出什麼新東西滿足自私的心理，這和畝產萬斤糧，這和罪犯要造出一把槍道理是一樣的，其惡只是顯現的早晚而已。都是不可遏制的慾望導致，他們還想幹的更大呢！真要與天爭一爭。

而中國古人掌握的是現在的人不可企及的，都沒有這樣幹，因為什麼？因為他看到了那個更高的現在的許多人還認識不到的理，是不能胡來的。許多人認識不到所以就敢胡來，結果問題叢生惹得許多國家的百姓上街遊行。我們的先民發現陰陽、五行相

生相剋的理不只體現在身體上，天地萬物都是一樣，那個不好的東西不管它叫淤塞也好（不一定專指人體），惡疾也罷，在天地間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水流就像我們的血液，土壤就像我們的肌膚，礦藏就像我們的五臟，空氣所在就像我們的肺，岩石就像我們的骨骼，熔岩就像我們的髓質...當它們發生病變，就是：水污亦血凝，水毒亦血敗，土污不生發，土毒肌腐壞，礦在臟腑正，礦缺臟腑失，氣鬱肺生炎，氣毒命已懸，岩松骨骼疏，岩潰筋骨斷，熔岩不定髓之疼痛，熔岩爆發小命休矣...有什麼區別嗎？實際上又豈止是人體呢？社會事務、天體運行、洪微之間哪一樣不是呢？到這時我們人類就有「好日子」過了！

現在的人就講實用，現得利，其他的？管他呢？礦藏使勁的挖，「淨」水使勁地用，廢水使勁的排，工業、民用的廢棄物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往土地上傾倒的、掩埋的，放出的廢氣都能使對面不相望、聞聲不見人...就像一個人的身體都沒有一個好地方，那不是離死就不遠了嗎？！

看看我們的古人是怎麼生活的？以中原腹地為中心，北不到極寒，南不到極熱，東不到極濕，西不到極旱，四時調順，陰陽合泰；日常所用去繁就簡、不與天地爭（爭利和爭鬥---與天、地、人）、知足者眾、順「自然」而生。

不取極地，極地自然有偏於陰陽調和，不和於五行；與人身相悖，調身以適傷人精華；且所耗（自然資源）極大，與萬物不平衡；去繁就簡，不多損一物，保以豐盈；不爭、知足亦不無度索取、不污毒天下、不多傷害生靈、不傷天地和氣、不傷天意；取「自然」應有之態而生息，上下和諧，其世遠、其界廣，順天應人。

以前古人所用的生活方式，那才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是人的生活方式。幾乎不產生污染；不使自然資源有大面積減損，實際上絕大部分根本就沒動（不同文明體系對能源、資源的認識層面和方式、利用方式是不同的，不能用所謂現代科學所認為的是否先進來衡量，他不是這個概念。科學自身的局限使它不知道有更高的認識）；不是逆天而動，而

是順天而行；最壞的朝廷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極盡窮奢極欲，不止在中國而是在全世界肆意橫行。

中華的古人把天道德行、陰陽調和、五行生剋看的非常明白、清楚，不去胡來，自斷生路。金木水火土，中國古代並沒有大規模冶金、製造這樣的嗜好，也用不著。這個現代的重要污染源從源頭那時就沒有，那極少量的也僅僅在兵器（包括防禦設施）、農具、舟車製造及一些日常所用物品而已，且用量與現代相比極其的少，製作工藝和現代也不盡相同，也不是那種高能耗、高污染的東西。你想皇帝封賞大臣也不過就是給點黃金、白銀、黃銅，黃金、白銀到現在來說都不多，而黃銅的價值在古代可以與之並列，又能多到哪去？但這不是說我們古代沒有這樣的技術，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我曾經去北京軍事博物館看過越王自用的劍，據講其冶煉技術現在都不具備，而且至今非常鋒利，能吹發而斷。在秦兵馬俑出土的劍竟然是記憶金屬所造，現代的科技是一九五二年才發現的，相隔兩千多年。如依此發展我們完全有能力發展出比現今還要所謂高端的東西和水平。今天說我們落後西方發達科技多少年，那是不對的，是他們落後我們至少兩千年以

上才對。可是我們沒有走那條路，那是一條敗壞更快、自取滅亡的道路，遠遠不如中國的古人，守著它，讓它盡可能的延續更長。

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完全具備這樣的潛力，不只是冶金鍛造，還有許多方面。可是為什麼不去發展擴大呢？以前許多人也有這樣的疑問，其實就是古人根本就沒有走這條道路的土壤，既所謂的社會基礎或者說全民所向。古人發現越是趨於器物方面的發展越會導致人迷於其中而喪志墮落，所以就極力排斥它，社會風氣以此為恥，歷朝歷代都極力地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你看到了清末國門是被堅船利炮打開的，不是自願的。現在還有很多人在津津樂道的說那時是多麼的愚昧、落後、閉鎖等等，這些人你應該看看現在我們真的比古人生活得更好了？還是更健康了？還是我們能夠更永續發展了？都不是吧！

《擊壤歌》：「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耒耨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在清末那個時候人們對這樣的生活也都覺得很好，沒有必要要改變什麼，反倒是那個工業產品在當時人看來是不祥之

物、奇怪的東西、奇巧墮落之物。我們今天再回頭看看我們周圍的這一切是不是也有同感呢？哪個才是人類正常的發展呢？哪個又是人應過的生活？為什麼現在的人都嚮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而不願住在城市？

中國是一個水資源很豐富的國家，翻開古籍以前只聽說過水患，沒聽說過水污染，連我們今天造出的許多詞都是「臟」的，難以看到「乾淨」的。水患無論多大，過去以後，我們可以繼續生活，可是水污染就很難能繼續生活。看看有水的地方污染連年擴大，沒看到減少，每每「治理」資金投入都是天文數字，不見效果反而更壞。別的因素不說，就說真的去治理，也是百年以上的漫長過程，何況許多已經不能挽回了，要么源頭被毒，要么各種原因的改道，甚至消失，並且連地下的土質、地下水都成了毒物，怎麼挽回呢？就算能挽回，水質真的還能像以前一樣嗎？

北京的很多地方地下水被污染而沒辦法飲用，就是因為用工、民用垃圾回填取砂坑滲漏的污物、污水而造成的。我就參與過這種地區的外接自來水工

程，那些地區地下水基本上就廢了，抽上來的水水面上飄著一層油脂，就是燒開了，人喝兩口都會腹瀉，連澆地都不可以。毒害已經達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並且還在迅速地擴大。

再說植物。世上的灌木植被就像我們的肺，就像天然的水塘，就像沃土的守護者，就像餐桌上的美食，就像萬千生靈的家，就像我們的鄰里，就像沒有雕琢的畫。善用就是我們取之不盡的資源（劈柴燒飯、製作宮室、橋樑棧道、舟車器皿等等），不善用那這些很快都會消失。

古人不同於現在，一切應用都講往復循環、生生不息。真正的古建都是木製的，輔以磚瓦、山石，沒有鋼筋、混凝土、水泥和現代的化工製品，可它能屹立千年而不倒。現代的建築按照最嚴格的規範也只能一百多年，我們是先進了呢還是退化了？

「自然」而成之物都是適人而造，為人而來。現代樓宇入夏極熱，入冬極寒。古建卻不然，四季皆宜；我們現在大規模用的能源是煤炭、石油、核能、天然氣。就天然氣還算清潔能源，但是卻很危險像毒

氣（現實中也真的能讓人死亡）、像炸彈，讓人心裡不踏實。可古人不是，連生火做飯都是盡量用可再生的、源源不斷的雜草枯木、秸稈剩餘，取之生火，燃盡而肥，幾乎沒有污染，最起碼是安全的吧！相對很少用煤炭，你說那樣的生活方式怎麼會有污染呢？怎麼會到我們今天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我去過緬甸這樣的地球上僅剩的所謂未開發國家，那裡的絕大多數地方還處於原始狀態，除了像岩石這樣不能長植被的地方，剩下的都被茂密的綠色所覆蓋，那裡的人幾乎過著中國古人式的生活，極少有工廠，開礦的也不多（他們現在也開始抓錢了，衝擊越來越巨大，也在大面積破壞著），那真是喘氣都舒服。不像在北京，空氣裡一股說不出來的味道讓你憋得慌、難受，咱們先不說能不能導致人有病，每天就像有人掐著你的脖子過日子，你說哪樣更好呢？

這個地球上的萬物造的非常有規律，相互聯繫，生生不息，你破壞了哪一個環節都會導致鏈條的斷裂，縱橫的破壞。山有行，水有勢，物有用，人盡

其才。行在順風雨，在聚福德（萬物），在休養生息，其行有因；勢為蕩濁，為潤物，為養生靈，改勢必亂；用之所豐，依山水，山水問人，禍福相隨，環環相扣。拿三峽大壩來說，動山、改水、壞物、禍人，原有的一切都改變了，風雨、構造（地質）、生靈能不有災嗎？如果真有那個本事，已洞穿萬物，曉徹法理，能不為害而更有利，改也沒什麼。剛好相反，只圖名利，實為傷天害理，所以不只是那裡的人被禍害，也連帶著殃及全國。

火生熱，火不只生熱，陽以動，陰以靜，它是驅動的源泉，不善用就變成生害、生毒的惡源。看看這些年許多地區（包括全世界）變得赤日炎炎，年勝一年。有人說整體溫度沒升高多少啊？所以還是依然如舊改動這個地球。上天是有選擇的，我們先不說有沒有另外的沒有顯現出來的更高的因素在壓著，單單人類本身不也有很多人在想盡辦法來維持嗎？其實實際上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有人去破壞的，還有沒去破壞的，那怎麼能讓沒去幹的那些人或者說地區去承擔這些呢？無論是對人還是對物，大家可以看看越這麼幹的（破壞的）遭災越烈，這才是真的，這才是天道無私。話又說回來，就這

些極端氣候在不斷加強也應該反思反思我們自身是不是出什麼問題了？！這難道不關係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嗎？

不管是核反應爐裡的「火」，還是石油、化工的火，都改變了我們的生存環境。畸形怪病、霧霾毒氣這還是能看見的，看不見的呢？我們的肌體從細胞到更微觀就沒有發生改變嗎？基因在變異，許多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下產生遺傳問題，許多地區都不敢保證子孫後代能否正常..；生物器官組織、細胞的結構和功能遭受破壞或減弱..；對土壤的毒害，改變了土壤的成分，降低了土壤生物活性..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一切方面了。這還是我們能知道的，我們不知道的呢？又有多深多廣？

從以上種種來看，金木水火土，如果它們能夠生剋平衡，穩定持久才能風調雨順，和樂祥泰，無論你說是自然也好，或者說有無形之手也罷，他們都有強大的修復能力（不是還原能力）。但是在無盡的慾望驅使下如果破壞之後再破壞，不可遏制，換句話說非得不想好（人想的人中的好在實際中起的作用往往是壞，我們都回頭看看歷史是不是這樣？），

那換了誰都會撒手的。就是那個自然真有這樣的能力，他也不會是無限的，終究有他的臨界點。弓拉滿了再用力就會斷的，同樣的道理過了那一點是不是也就回不了頭了？如果是這樣，那最後等待人們的將是什麼？還不可怕嗎？

有人說國外很多國家尤其西方發達國家不是這樣，其實現今的中國是一面鏡子，它是所謂發展的極致，是給所有人看的，他們西方國家的未來也是這樣，只是環保做的功夫比別人強一些，表面上顯現的不那麼明顯。而物欲與貪婪卻沒有絲毫減損還在膨脹，只不過要走到那一步以至於更壞，時間上要相對慢一些而已。

簡言以蔽之，離道遠，必束於外形(禮儀、祭器等)，形德相較，德次之，時久便德無之。其實古時那種形態的格局是幹這個用的，可是這個早就沒有了。其形變異，失其本意，物(人因慾望而要得到的更多的東西，包括人)代其形，心移外物，外物必盛。外物盛，則德必衰，德衰慾必強且廣，窮奢極欲反損毀外物，致使外物也不具有本來的功能(水變質、物變壞、人變奸等，比如醫生是救死扶傷的，可現

在幾乎成了謀財害命的同義詞)了，只會導惡，不導善，一切也就到了崩解的地步了。這個異類邪黨的出現又使崩解近在眼前。

人之所為動五行，五行生剋歸於陰陽，陰陽調和歸於天道。益相與，害相連，其利將盡，害必愈烈，為禍速亡，不可逆轉。

實際上，就是竭盡所能持守，總體也是向下，必有盡頭，我們也不過是不為害、盡人力而已。否則耶穌就不會講末日，釋迦摩尼就不會講末法。原有一切智慧的極限僅於此，原有一切安排的格局限於此，原有一切修復的動力耗盡於此。就像一個垂死的人，他的一切體能全部耗盡了，再也不能維持這個肌體運轉下去了；就像一個即將崩潰的恆星，他所連帶的星體，不論行星還是其他天體都會隨之消亡。大和小是一樣的，同樣都會因此而走向最後，只是時間上有些差異而已。

【見與不見】

人的感知是有局限的，眼睛也一樣。有可見、有不見，有見信，不見疑。有見者：帝、士、農、工、商、兵；不見者：佛、道、神、鬼、魔。

人想做什麼，做的好與壞，做到什麼成度，要什麼樣的結果，它牽扯的面就更廣更複雜了。

說我們想做一件事情，古人講「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失一要素都不可。這些條件就有我們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有我們可以掌握的（微乎其微），也有我們不可以掌握的（絕大多數）。

平常我們做事，許多都會有出現枝枝杈杈的時候，不遂人意的時候，沒辦成甚至是反向作用的時候，不可思議、莫名其妙的時候，等等等等。讓我們歡喜、滿足、煩心、懊惱、憤怒、百思不得其解...許多人這時並沒有去細想，只覺得自己走運或者是倒霉也就過去了。

其實這就應了我上面說的了，不管你承認不承認，面對不面對，你的喜怒哀樂都無所謂，它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深陷其中就容易不可自拔，如果我們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就會釋懷，就會延年益壽，甚至意想不到的更好。

事情的成與不成，既有我們能夠看見的人與物和成與不成的過程，還有我們看不見的促使事物發展的因素，往往這看不見的才是起決定作用的。

比如從一個人的降生開始，他就在決定你以後的幾乎一切了，在佛家中講「因果循環，善惡有報，六道輪迴..」你說我不聽這套，不信這個，可是這個事實是你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的。你降生了而且你就是降生在這樣的家庭，哪怕是大富大貴之家，在你這一生中也有許許多多不隨你意的地方，也有痛苦，有磨難。無論什麼樣的家庭誰要說我沒有痛苦、沒有磨難、沒有喜怒哀樂誰也不會相信。所以你說這從一開始你就說得不算，設計不了，其他的怎麼還能說的算呢？那麼決定這些的因素是什麼呢？

一切都是有關聯的，眼睛看到的是有限的，我們感知的也是有限的，人也好事也好為什麼會那樣變化？為什麼突然就翻臉了？注定失敗的為什麼一

轉眼就成功了？預報沒有雨怎麼就開始下上了？用我們的邏輯推不可能是這樣的結果可是它偏偏是這樣的結果？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我們總是用我們已知的認識來推那個遠超出我們已知的事情，那怎麼行呢？！這不在於我們遇到的事是不是超常的，就是最平常、最正常的事都是這樣在千變萬化著。

我們的眼睛能看到可見光部分，以前看不到紅外與紫外，你說這不存在，現在可用相機（具備這種功能的）拍到這種光譜所成的相，你說「噢！看到了，它存在」，那超出我們能拍到或者說測量到的這之外的呢？那超出這種存在形式的呢？原子核分裂我們也看不到，可是那個過程卻體現在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上，你又會說「噢！感知到了，它存在」那超出我們能夠感知之外的呢？或者反過來說，是不是什麼事情都應該被我們感知到它才應該存在，否則就不應該存在呢？我們是不是把自己已經置於認識上非常狹窄、偏執的地步呢？其實這個所謂現代科學的發展歷史也是一個不斷否定它之前所斷言的過程，你把今天所發現的和一百年前對比一下，看看是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超出我們認識的事物自古至今都在不斷的出現，對於我們來說不應是閉著眼睛否定他，或刻意躲避他。這樣做既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不是你躲開他了，他就躲開你了，而是他對事物該起什麼作用還起什麼作用。我們唯有面對他，看看我們還有什麼沒搞明白，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我們應該怎麼做才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能去做好。

古人在這方面已經為我們打下良好的基礎。在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上，我們有很全面的認識體系和演示方式。無論我們在哪個位置上，都有相應的一切在跟隨。

無論是帝、士、農、工、商、兵，還是佛、道、神、鬼、魔，都在這個體系中給出了位置，解析了他們的作用和存在的狀態。

在中華文明整個體系中，佛教是外來的部分，對絕大多民族來說外來的往往都是被排斥的對象。可是中華文明不是這樣，中華文明最強大的力量是兼容並蓄，是開放的，他不因國家、種族、民族、語言、生活方式而有所取捨或有所區別，相反他能吸納一

切優秀的部分，使這個體系更壯大、更穩定、更有生命力。從修煉界對佛教、西方宗教的接納，到世俗帝王容納外邦遷入進而任命外邦之人做大臣（《二十五史》有載，注：「清史稿」部分有的版本為共產黨人所點校，閱讀時應格外注意、辨別，以免被誤導）、使入侵的外族都融入這個文化體系，無不顯示著中華文明的博大與善良。

佛教與道教一樣在中華文明中都有出世和入世部分。出世就是對出家的修煉者和在家的居士更為嚴格的要求，能夠使其達到不同果位，也就是上天國世界；入世就是對非修煉的大眾泛泛的要求，使其能夠遵循一定的道德規範或者是大眾願意遵循佛教的一定要求即可。前一個要求很高，歷史上只有極少的人（相對總人數來說）能夠達到，但這也恰恰是歷代人的夢想和精神支柱，至少他們認為是一個希望。有人說不現實，我說那你就說錯了，他還真不是虛幻的，至少在人中就有數不清的例子。自古至今史籍中、民間傳說中所載和我們現代社會中所發生的僧人、道士、喇嘛、居士的虹化現象、不腐肉身、辟穀禁食、舍利子等等都在應驗佛家所講，他就在那裡擺著，這是人類到今天無論如何也否定

不了的、創造不出來的東西，不是誰編造的。他是以幾千年來人類實踐的應驗不爽為基礎的，在古往今來無數事例中得到證明的，也就是誰也抹殺不了的。足以應驗佛、道兩家所講的真實性。

在佛家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中，給出了一個完整的善惡有報、因果循環、輪迴轉世的圖象。這些和道家以陰陽、太極論興衰對這個世界的描述是異曲同工的，是不同體系對這個世界的各自認識、運用。如果以人這裡為基點，萬物為善、為惡不同的積累對應著天國世界以至於地獄、銷毀的不同結果。這不是釋迦摩尼規定的，不是耶穌規定的，也不是老子規定的，是那個高於他們的法理使然，更不是誰由著性子想怎樣就怎樣。他們只是把看到的真實情況告訴了世人以致不同層次的生命使之遵守。所以他們的描述才會那麼的相似、接近，而不是南轅北轍。

在佛家的體系中，善被突出，讓我們明白了什麼是善和善的種種特徵。在道家體系中，真被突出，也是讓我們了解什麼是真和真的內涵。他們不止是這個世界的一定成度的真實反映，他們還在為那即將要來的人行大事作著基本的鋪墊，而那人已經來

了，現在正在行大事，他所講的法（一切宇宙真實的一切）展現給我們所有的生命，給每一個生命以從生的道路。

為什麼這麼說呢？雖然以往的覺者（老子、釋迦摩尼、耶穌等）在歷史上講了很多他們自己所認識的法，但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不知道包括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是怎麼來的，為什麼來的。向上（洪觀）沒有看到頭，向下（微觀）沒有看到底，也就看不到最根本的原因、問題出在哪裡，當然也就解決不了。所以別說天國的問題，連帶著人間的問題也解決不了。比如，老子說：「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那個道怎麼產生、是什麼他不知道，那個道將來會怎樣他不知道，那個道之上是什麼他也不知道，他也沒有講出產生這一切的根本的理是什麼，他只看到或者說只知道那個道向下怎樣表現，沒有回返、只有持守。又比如，釋迦摩尼成佛前過去世曾名「妙光菩薩」，於「日月燈明佛」處得《妙法蓮華經》，後為「大通（德）智勝佛」子時修持此法成佛（詳見《妙法蓮華經》），也即說「法」在其

先已成，不在其後而生。釋迦摩尼尚且在法中而成，法如何能成其所造？！他也僅如老子一樣看到法中所現，並不能解末法末劫之衰滅，他們對末法末劫無能為力。再比如，在《聖經·啟示錄》中：「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着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穿着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他們進入那永恆無限的花園，在那里有生命樹聳立在中間。那受雨水清洗的群眾來到他們面前，懼怕地接受他們的審判（《死海古卷》版）。」「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醅。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着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在這裡要說明的：一個是神和法（或者叫道，不是道家的那個道）是兩把事，神就是神，法就是法，神和法也不能混為一體；翻遍古籍只有法（道）產生神，沒有神創造法，神必須依法而行；聽說過神觸犯天條（法一道）掉下來的，沒聽說法會掉下來

的。所以說這位騎白馬的是在說神要遵循的新的法（道）是我創造的，或者說神要按照我安排的路（道——法所要求的標準）去走。

再一個，聯繫上下文看，全文沒有給出他具體的名字，如果是耶和華，看見的人可以直接寫明是耶和華，沒有必要這麼隱晦的說。可見看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誰。這是另一個人，不是耶和華。也不可能是耶穌，耶穌的能力還在其父之下，那也是不可能的。

還有，既然這不是耶和華，可他卻在最後審判所有的生命，那就說明他才是最後的一切的主宰，也就是說只有歸向於他才是最後得救之道。他才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在他們的入世部分，就顯得非常龐雜，但主要有幾條線可以看到輪廓：在皇、帝、王之家，以道家之理為代表的上古天下大同時期，五帝之時的聖人治天下時期及之後禹家天下直至清末的以王道（主要是道家體系派生的儒家）治天下時期。這在前面已論述。

在佛教傳入後，大多朝代是佛、道之理並存。有些朝代走極端，獨尊道之理或者獨尊佛之理，無論誰說這樣好還是壞，都是從表面上看這個問題，其實這跟他們整體的來源有關係，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種族，每一個民族，甚至是每個民族的不同時期、地域那裡的人都是不同的，都對應著各自不同的天上的部分。就像在卜卦中說的，天上的星辰是對應著地上的萬物一樣，他們都會有相應的變化，都會隨之而變是一樣的道理。當然這也是原因的，他們不會是沒事了都往這兒跑吧？！後面將詳述。

在民間那就更五花八門了，但在理上來說，無外是佛、道兩家的理在延伸、細化。當然不論皇家還是民間都有崇邪的時候，但都很少，不成氣候。可現在不是，是許多人把邪惡當作自己的主宰每天加以膜拜（拜邪黨—下跪、乞求，拜權力—投機、上位，拜金錢—鑽營、厚黑，拜慾望—無度、姦淫），人應該具有的一切全都放棄了，到了誰也無能為力的地步。如果沒有最後的救度，我們的結局會怎樣？

三、智慧和能力的局限及根源

【對自身的認識】

當我們做任何事，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們窮盡了智慧的一切總是感覺不對勁或缺點什麼，可是又不知道哪裡出問題了，每每會有這樣的無力感。

其實我們的智慧都是有限的，我們文明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以往再偉大的文明他的智慧也是有限的。作為我們在現代社會生活的人更應該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否則就會掉進自高自大的泥潭里不可自拔。

我們在這種自高自大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能見一點別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強，如果是這樣那簡直這個心理就像要爆炸一樣不知道怎麼去發洩，恨不

得把別人都踩在腳下，懷著一種不可遏制的自私嫉妒的心理對待一切。

現代社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自我膨脹衍生的群體自私嫉妒的心理導致的。

為什麼古人做什麼之前都講「先正心」、「正念」？是不是就有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考慮呢？我們能看到的 world 已經很廣大，我們看不見的世界更廣大，都不能比自己強，怎麼可能呢？這本身不就是在自我欺騙、自我否定嗎？比我們強，比我們好很正常，人中還講「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你就是人中最厲害的，還有外星人呢，你是不是也要與其爭一個高下？離古人要求我們人的標準差的很遠了，與上古之人的要求就更遠了。沒有正確對待所遇見事物的方式，已經不是正常的人在思考問題，沒有了正常思考問題的心理狀態，怎麼會認識到自己有問題呢？又如何去修正自己？進而怎麼會認識到更好的事物、更好的狀態、更高的境界呢？我們這個世界本身就已經敗壞的無以復加了，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位置已經低的有多可怕，如果

還抱著這種心理不就是在更加地自我摧殘嗎？抱著這種心理怎麼能使我們自己從新找到我們真正的生命應該所在的境界、位置？是不是導致這一切太脆弱了，什麼也談不上了？

我們要先承認我們自己的智慧是有局限的，智慧的局限導致我們對周圍的認識也是非常有限的，是不完善的，更是導致我們今天一切敗壞的根本原因。我們無力去解決，我們才是需要幫助的人，我們是被拯救的人。要所有的人明白的一點：我們不是創造這一切的神，我們更不是創造神所應遵循的標準（法或者說道）的生命。只有這樣我們才知道我們應該遵從什麼，做什麼，怎麼做。才能真正的走出這裡，走向從生。

我們的文明本身就是一個神傳的文明，他在許許多多方面都在點醒我們，讓我們認識到文明自身、我們自身存在的這些問題。有人說：「佛道兩家不說了，儒家就是不講神的，怎麼能說是神傳的呢？」要我說儒家無論他講什麼，是不是要告訴我們一套為人之理呀？這套理是因何而來的呢？是憑空而

生嗎？我們為什麼要按其去做？我們反其道而行看看會怎樣？

他的理是來源於從上古傳到他那個時代所留下來的典籍。這段歷史的人所尊崇的正是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他能脫離得了這些嗎？看看他引用了多少在那個時期的古代典籍。說他不去論神的有無，不是不去論，而是他留下的就是給人的東西，不是用來成神的，沒有那個境界。況且他又問道於老子，感覺老子就像天上的龍，所講的太高理解不了。所以說無論是誰都不可能把中華文明是神傳文化這個事實拆開。按其所行幾千年來一直繁榮，站在首位引領著這個世界。背離而行就成了我們今天的樣子，僅僅才經過了百年的時間！

不是我們不適應這個世界，而是這個世界走錯了方向，走在了加速自我毀滅的路上。每個人都呼喚美德，都希望別人對自己有德行，可是我們對別人呢？都在加緊破壞，恐怕我們自己在哪個方面有所損失，連個道德的碎渣都看不見了！這是正常的社會嗎？這是人的社會嗎？這是中華文明應具有的社會嗎？人在這麼幹的同時還要否定著自己的祖

先、罵著自己的祖先，有這麼混蛋的社會嗎？這是神傳文化所教導出來的嗎？！

所謂物質的極大豐富必然跟隨著道德的極大衰敗，這在以往的歷史中是鐵律，沒有一個文明能逃脫。因為每一次文明的從組都是在上次文明的慘痛基礎之上建立的，他們是被留下來的最好的人，他們有這樣的記憶，他們不敢胡來。後來的人雖然沒有看見曾經發生的，可他們卻是在這種承傳的記憶基點上發展起來的，他們沒有經歷過那種所謂繁榮發展時期，生命的各個方面還沒有被怎麼侵蝕，慾望還沒有抬頭。也就是經過極大慘痛經歷並被保留下來的人是很容易從自身看而不容易亂來的，雖然不知道什麼叫向內找和如何向內找自身的問題，但他們知道約束自己，持守自己。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都被漸漸的丟失了，後來的人也越來越不信了，各種慾望在不斷的抬頭，對人道德的要求也在不斷的後退，最後就沒有了，又到了迎接下一個慘痛經歷的時候。每一個文明都在不斷的從複著這樣的過程，這就是智慧的局限，解決不了這種根本問題。

上下是對應的，別說人，連神那裡都是一樣的。大家可以去看，對於末劫（末日）來說，沒有多少神敢於承認現有的智慧是有限的，是不完善的，是不可挽回這一切的，是不能夠解決最後的問題的。因為自私、自大、妒嫉的心理他們不但自己解決不了，還對超過自己的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本能（敗壞後的心理）的產生排斥，在經典中盡量不提這些，提到的也是盡量貶低、一帶而過，並且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的進行篡改、抹殺，有意無意給人留下錯覺，讓人覺得他們能夠拯救這一切，但到末劫時卻不見任何一個人的踪影。當然做出這些的不是那個經典所對應的生命，而是有更高的生命在左右。

舉個例子：耶穌是覺者，他是沒有罪的，卻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美其名曰是替眾生承擔罪，是展現神挽救眾生有多麼偉大，我想問替眾生承擔罪就得這麼承擔嗎？就得把覺者釘死在十字架上嗎？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如果說必須得以他的死亡來承擔，難道他就不能找一個沒人的地方獨自承擔了事，非得在大庭廣眾之下來這麼一場戲？這場戲是做給誰看的？有人說耶穌同意，我說耶穌不同意。

《聖經》記載：「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

那麼遠，跪下禱告，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願，只要成就你的意願。」從中能夠體味出他心裡的掙扎、痛苦和無奈。不是因為他懼怕承擔，這不來源於肉體的痛苦，而是他認為這樣做不對，講不通道理。再有耶和華的本心會讓自己的兒子以這種方式來走過嗎？如果不是在逼迫之下有誰願意這樣幹呢？在「文化大革命」中，邪黨逼迫下的家庭內的互殘為我們做出了註釋。一切都是對應的，在末劫之時不要以為這個體系裡的神都是清明的、純淨的（還是相對的說），如果那樣就不是末劫（包括體系裡的所有生命）了，不用正法（這個體系）了。在現今，對真正來正法的法輪聖王的不斷追殺同樣說明了這個問題，它們從來就沒有改變過什麼。只是今日不同於往時，罔顧生命的無論它是誰都在劫中。

我們幾乎每天都會遇見超出自己知道的、認識範圍以外的事情，因此而經常的感嘆自己對處理事物的能力有所不及或無能為力，這沒有什麼，很正常，人的認識和能力本身就是有限的，其實神也一樣對超出他範圍的同樣認識不到、無能為力。但是因此而生出不好的心或封閉自己，那可就是危險的前兆

了。凡是這樣做的人不但視野不會開闊，能力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加強。因為那顆心「歪」了，不會成好事，倒很有可能會成壞事。

【跳出局限】

中華文明經歷久遠歷史時期創造的文化體系對於不同層次的生命都是有啟示作用的，他涉及到了非常豐富的博大精深的內容，啟示我們在方方面面認識生命的意義、存在方式和相互之間的聯繫。就是說這個文明是高級生命經過極為精心設計的，他不只體現出了原有體系的智慧，也暗藏著超越這個體系的更高智慧，把這些都展現在一切生命面前，為最後作著準備，到時讓生命看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局限，讓生命能找回真正的自己，得到從生。

嚴格地說，清末以後的歷史就不是中華文明中的一部分了。後來者中有毀滅來的，有救度來的。

這種對物、慾的崇拜，對神的否定，對眾生的屠戮，對一切的破壞，對道德的摧毀，對極力阻擋與欺騙眾生不能走向得救之路所來的便是毀滅的。它們不是來豐滿這個文明的，而是來毀滅這個文明的。它們知道一旦毀滅了這個文明，人類就再也沒有能夠看清包括自身在內的真實的一切的依據了。而看到的卻是迷惑你的短視，比如所謂的「科學」、「唯物論」。那個「科學」的標準本身就是片面的、錯的，短視的。現在的世界更加走向了極端，它的危害不用我說大家都看見了，我上面也論述了；那這個「唯物論」就更加的邪惡，它撕裂了實為一體的精神與物質，它把物質一面單拿出來說它有多美好，不斷的增強它以此來挑動你的物慾。它把精神加以抹殺並且編造一套所謂沒有來生的及時行樂、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理論，欺騙著你、恐嚇著你、完全不讓你去看人真正應該遵循的實實在在的神給人訂立的理、法。對精神的一面加以篡改、攻擊和滅殺，它完全扼殺了人的人性和神（佛、道、神）性，徹底放縱了獸性與魔性。使人人都泡在慾

望的海洋裡，盡情的享樂，難以自拔，真像到了「極樂世界」。而他們卻不知道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最危險的時候就在眼前而不自知。它們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到這個地步，然後藉此毀掉你，回頭還要給你安上一個罪名：「那是你自己放縱所導致的！」而完全不提是它創造的環境引誘你的。就像一個迷宮，當把能夠引導你走出去的燈光、標識都破壞後，就不再有什麼能夠引領你走出這個迷宮，你也就看不到更廣闊的你所不知道的現有智慧不及的世界，破壞的那個又用聲音給你描繪了一個虛假的幻境，帶著你向迷宮的更深處走去，讓你越陷越深直至毀滅。在生命來看它們所作所為的一切都懷著一種莫名的妒忌與仇恨，是因為這「莫名」就是自己完全的自私自利，只能自己得好，不能讓別人得好，看不得別人得好，或者說寧可我和你一同毀滅，也要把你拉下水、拉下地獄而不能讓你得好。也就是說只有我能進天堂，你不能，如果你也能進天堂，我就毀壞你，哪怕我因此而進地獄都在所不惜。這是一切發展到今天必然要敗壞到的地步，是自身無論如何、想盡一切辦法也擺脫不了的，甚至是它們自己也認識不到、不承認的。這就是原有智慧的極限！

這個原有不是指現在，而是指那個最初。要說現在已經根本談不上什麼智慧了，除了私、利的無限膨脹，還剩什麼？已經沒有什麼了。

為什麼說是欺騙？簡單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們可以說給所有的人聽，讓歷史去評判對錯。而它們不是，它們是即席就用刀把你殺掉，然後把刀架在所有人的脖子上同時偽善的露出笑臉，那笑臉比說真話的人還要來的真誠，這時所有的人都「無比歡欣」的贊成它的觀點。一個曾經承傳神傳文化的民族被毀滅到這步田地是多麼悲哀。而這個結果恰恰是原有的那個智慧必然會走到的地步，不是外力推動的。我們想一想這樣幹的生命（也包括那些「無比歡欣」的人），這樣的環境還能要嗎？是不是在自我毀滅的邊緣呢？

這種智慧的局限還體現在我們對現有環境的固守，對已顯現的新的超越於我們的認知的事物的一種本能排斥。雖然不一定有什麼過激的舉動（這裡指民間），但對舊有觀念的不放卻也在嚴重的阻礙著人的認識和本質的變化。這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表現的非常明顯。

許多人就覺得這樣的生活已經很好，有吃有喝有住處，有工作，有信仰，生態環境也不錯。如果說在以前，歷史沒有走到這一步時，只能說還湊合，看和哪個標準比。可是現在這個歷史時期不是這樣了，他是一個一切即將結束，和原有的一切完全沒有關係的新的一切即將開始的時期，是有史以來最關鍵的歷史時期，這是一個決定我們未來一切（從生到死）的時期。

無論你對曾經的信仰多麼堅定，他都已經成為過去了，至少你認為的那個信仰真的沒有誰來，沒有誰可以再管這一切，因為他們自顧不暇，大同小異的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曾經的信仰在古時就不約而同的認為現在是到最後的時候了，對於消失的希望，到了今天你們還要盼誰來呢？而那已來的怎麼就視而不見呢？是你們自身被救度重要還是你們那個沒用的固有的觀念重要呢？應該好好想一想了。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真到了一切結束的那一天，那個世界也好，天國也好會有人來接你走，我想這都是不可能的，為什麼這麼說？其實我們想一想，我

們自身是什麼樣？我們的心到底在哪個位置？以前的覺者在世時對他們身邊的人在不斷的講法讓人們明白每一層的理的同時，不斷的修正著他們的內心，糾正著他們的言行，就這樣還不敢保證他們能夠修成符合進入天國世界的標準。而現在的世界不知比那時複雜多少倍，敗壞多少倍。我們問問自己又能抵禦多少誘惑呢？我們的心又隨著這個世界的敗壞變成什麼樣了呢？我們是否走過真正純淨自己內心的修煉過程？是否得以昇華了呢？我們已經遠遠的不符合去天國世界的標準？而正法後那個天國世界的標準要求更高，我們又怎麼進入呢？持有這種想法的人不是癡人說夢嗎？

不要站在種族、國家、地域、民族、意識形態、宗教情感、私有（不只是人，國家等其他方面也是有私的）厲害關係等等方面上看待這個問題。老子時代、釋迦摩尼時代、耶穌時代，從大到國家小到個人，對待這些覺者的方式千差萬別，因此而產生的結果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因此而得福，有的因此而遭難。這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也發生過許多次，崇佛、道的有之，滅佛、道的亦有之，結果相差天地，福禍兩級。

那些在私心作用下抱著舊有觀念（敗壞後的觀念）的大多會做出助紂為虐的事情，因為他不想改變，對新生事物根本就不去探討可否，不管那個事物是真還是假都是閉著眼睛不願接受或予以滅殺。古羅馬對基督徒的滅殺，現在的共產黨對法輪大法的滅殺都是這樣。前者給它們帶來了四次瘟疫、古羅馬的衰敗，後者現在每況愈下，已在急速崩潰的邊緣。

我們今天的社會更複雜、凶險。每個人來的目的都不同，甚至在表面上都看不出來好壞，可是大趨勢我們是可以看出來的。這個世界已經敗壞到極點這是沒有異議的，不論在這個世界的那裡從上到下都在不擇手段的拼命的撈取利益這也是沒有異議的。這時，世界上有一位李洪志先生在此時傳出了他的法《轉法輪》，他告訴我們救度一切的時候到了，這一切很快就將過去，我們最終所等待的已拿出來給了我們，任何生命依此而行必成正果，未來的一切將無限美好（如想了解具體內容請參閱法輪大法書籍 www.falundafa.org）。有句古話「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試問這個世界有第二個人這樣去做嗎？即使依然被共產黨殘酷迫害卻仍然屹立不倒

並響徹世界，其實這種迫害是不被承認的，但卻反襯出正法的力量，真、善、忍怎麼可能被戰勝呢？！

可以說中華文明和法輪大法是有關係的，也可以說沒有關係。為什麼這麼說呢？

說有關係，是因為中華文明就是為法輪大法預備的，為正法預備的，通過中華文明的歷史讓生命能夠認識法，理解法，看到以前的不足，從而做的更好，被救度。說沒有關係，是正法之後，新的一切和以前沒有任何關係，中華文明也不復存在。他只是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產物，所以很多人說中華文明怎樣怎樣，那都是不知道他為什麼產生而留戀不捨的單相思。當他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之後也將退出歷史的舞台，沒有什麼不散的筵席。我們要想的不是他會怎樣，而是在這段歷史時期如何善用他，使我們能夠在法中得以昇華。

中華文明既龐且雜，在龐雜之中給我們演示出各個階段，各個層次的智慧及局限。

比如各種類型的朝代能延續多少時間；什麼樣的治理方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每個朝代看到打基礎的

時候所為的是什麼相應的以後會什麼樣；什麼是他無法避免的因素；什麼的事情和人對歷史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當每朝的末期有什麼樣的對策，因此有什麼樣的結果等等，太多太多了，這些只是我注意到的一些，每個人看到的不同，看法的不同，結果也不同，這就是各有所悟吧。

如果把它和我們現在的歷史時期對照一下，我們發現似曾相識。

比如比干，比干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說現在的胡錦濤和習近平和他很類似，大家可能會驚訝，我們不說他們有沒有比干那樣的才能，就說他們的愚和逆天而行，是不是就有一拼呀？！

商紂兇殘暴虐，「以酒為池 懸肉為林 使男女裸相逐其間 為長夜之飲。」氣數已盡，這個比干非要使商朝廷續，他要保的是個壞透頂的暴君，結果讓商紂把心挖了；這個共產黨呢？那真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之大成，並且「出於藍，勝於藍」。看看《九評共產黨》，你簡直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人間？你還會懷疑自己的智力不夠，不知道應該怎樣

去思考了，連魔鬼的底線都超出了。作為一個正常人，是無法容忍這麼邪惡的東西存在的，不只是天要滅它，連正常的人類都在消滅它。可是胡錦濤、習近平就要保它，他們為了什麼都無所謂，誰這樣幹就是逆天而行，與天對抗。比干保不了殷商，你們同樣也保不了邪黨，最後的結果連你們自己也活不成，翻開史書看一看逆天而行的有好結果嗎？這不在於他自身好壞。

今天的世界，不是共產黨產生以後才變成這樣的，而是在久遠的歷史時期就開始了。在史前文明的遺跡中，在覺者講法的無量劫（一劫大約是二十億年）故事中，在本次文明的歷史中，它們都試圖盡一切可能的左右這一切，他們都是不純的，是敗壞後的產物，所謂好與不好的一切都被其利用了。共產黨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可以從共產黨的身上看到這一切：共產黨中既有曾經很高道德水準的文人雅士（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建政之前，現在幾乎沒有），也有站在科技高端的各類人才，還有大流氓、黑社會、黃、賭、毒各色人等。它們會千方百計把那些文人雅士、各類人才拉下水，然後進行「洗腦、改造」使他們既能給共產黨撐門面、維繫這個社會，

又能夠扼殺道德（對神傳文化中道德的批判）、偷梁換柱（借着這些被洗腦的人的道德外衣欺騙眾生，進而把自己打扮成道德的化身甚至是神，用來去壟斷人的思想行為的解釋權和標準，以所謂的意識形態牢牢地把所有人控制住為其所用）；再用大多普通大眾只為生活而盲從的心理和黑道中人不勞而獲的心裡挑動他們實行恐怖統治（以惡治善、以惡治惡）。

看看古今中外這麼幹的不是比比皆是嗎？只是它們沒有做的這麼全套而已。我不認為宇宙裡正的力量會安排這樣的事情，你安排它幹什麼？是想讓人去學惡嗎？我也不認為這是眾生得救之道（美其名曰的從惡中覺醒），相反這會毀了眾生。如果不是來救度的法輪聖王在這裡極力的阻擋，它們真的就得逞了。我們看看周圍誰在導善？誰在導惡？現在應該看清楚了！

智慧和能力所限不只在大小，還在大小。我們個人的表現也是這樣，在所走過的歷史文明中，我們從來也沒有不給自己設框框過，都是舊的框未除，新的框又給自己加上了，無休無止，到了今天我們自己把

自己框的一點出路都沒有了還在那裡找框框、研究框框，太悲哀了！

誰不突破它，在我來看誰就是作繭自縛，誰就是自己挽套在自殺。要想認識更高的理，這些就必須扔掉(不但要不受其所困，跳出它，還應毀掉這些套)。

我在上初中的時候，一次看似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我對課本所學和周圍世界的看法，同學的一本《飛碟探索》雜誌，讓我發現了新大陸，那裡的絕大多數事情是我從來不知道也沒遇見過的。不只是外星文明，還包括天文、曆法、史前文化、東西方的宗教、術數、地質地理及星體構造、律法、各種藝術形式、各國古籍所載超常事件等等，幾乎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什麼《天文愛好者》、《奧秘》、《航空航天》、各種氣功雜誌、佛道兩家的典籍...能弄到什麼就看什麼。以此作對照後來我發現，學校中所教的許多是錯誤的，非常有限的，按著那個走不對，因此導致我開始尋找生命存在的意義和歸宿，並且大多已不在學校那個框框裡思考問題了。

後來當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以後，我發現曾經知道的這些實際上也是框框，顯出他的不完善、弊端。

我昨天所認識到的今天來看或許就是錯的或有局限的，而明天就有可能發現今天認識的也是錯的或有局限的。抬頭向上看，還有無數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的每一天都在或多或少的刷新著以往的認識，我們對我們身處的世界也僅僅知道那麼一點點，我們怎麼能再給自己設框框呢？

當我們擺脫框框，從新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就是在昇華。

四、我們應敬誰？

【生、死的選擇】

在我們曾經輝煌的歷史中，偉大的覺者、睿智的聖人、聰慧的賢人伴隨中華文明走過漫長的歲月，為我們打牢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使我們在過去的歷史中不致迷失又能夠等到屬於我們的最神聖時刻的降臨，啟悟我們如何登上橫越末劫的度船，到達我們無法想像的聖潔、永恆的彼岸。

中華的子民，這個文明的承接者，不要忘記我們的歷史是神賦予的，這個文明的每一部分都閃耀著神的光輝，這是任何人無論如何都否定不了的。當我們抹去神性的時候就是斷了與上天的根，就像柳絮找不到方向隨風飄蕩，就是在否定這個文明本身。而否定這個文明本身就是否定我們自己，我們的一

切都將無從談起，他的啟示，他的引領都會消失，如果是這樣看看我們的自心還能否找到一絲光明？我們憑什麼能是人？我們憑什麼為人？神性所殘留的那一絲亮光才是我們能是人、為人而存於世的證明。

是誰在十惡毒世的污泥濁水中撈起了我們？是誰替我們償還了累劫的罪業？是誰給我們鋪就了從生的道路？又是誰珍惜每一個生命都給予同樣的機會使之不會消失在即將過去的歷史中？看看當下的世界唯有李洪志（法輪聖王）在做。在善與惡的選擇中，把善與惡的一切展示給世界，在未有任何約束的發自內心的選擇中體現出生命真實的一切，並在不斷銷毀邪惡勢力的每個片段中，在億萬生命所走過的驚心動魄的真理之路上得到驗證。現在就是看清歷史進程，看清自己並選擇方向的時候。千萬不要選錯！！

有人說：「在現實世界，我們要吃、要穿、要住、要生有養，子有學，壯有作，病有醫，老有托，這些都需要我們依賴這個社會，現實一些，想脫離實在太難」。這裡的「現實」就是說為了利益可以不

擇手段，「脫離」的意思就是做好人實在不好生存，會給自己帶來重重的困難。

其實我想這裡有兩個主要因素導致了這樣的想法：一個是社會已經壞到這個成度，做好人按規矩來實在得到的不多，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我還想過得更好；另一個是看到現在不擇手段的往往過得不錯（尤其在現今的中國），這善惡之報的天理也不見得就是對的，在這種心理驅使下那簡直能讓你妒嫉的去搶銀行，去發狂。

今天，如果我沒有曾經知道的中華文明的神傳文化做基礎來啟示我有不同層次的生命存在，如果我不學法輪大法不知道一切都敗壞到了即將銷毀的成度，我也會是這樣的想法，沒什麼區別。可是今天不是這樣，既了解了中華文明，又在大法之中，我體悟到了看表面看不到問題實質的道理。

善惡有報的理錯沒錯呢？沒錯，不管誰現在做什麼，你享著什麼樣的福，最後都會有一個賬單跟著你，跑是跑不掉的，接到賬單的可不僅僅是人，不論是高層生命還是低層生命到時候同樣要算賬。也

就是說人間的任何事都有高於他層次的生命在參與、左右，如果不是這樣，許多為惡的人他們的命今天早就沒了。古時為什麼不這樣？現在為什麼是這樣？是有敗壞的生命在刻意為之，要利用各種因素，在人間營造出一個為惡不被懲罰的假象，引導人們對真正天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懷疑進而放棄，從此不去相信更廣泛的天理而敢於無惡不作，最後被銷毀，達到毀滅眾生的目的。

正常的生命過程是每個人都有福份，也都有債業，別人一般都不會介入，該享受享受，該還債還債，這是正常的。但是現在不是了，現在這個歷史時期是個非正常的歷史時期，是一個極其複雜、極其敗壞、亂了套的歷史時期，是一個一切罪惡徹底爆發的歷史時期。你想在古時百應不爽善惡有報的理在現在怎麼就錯了呢？天理改了？是古人騙我們玩？還是史書記錯了（我們不否認古代也有糟粕，但那是少之又少的部分，並不是主流。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邪黨在歷史上把這部分提出來或者是無中生有的編造出這樣的事並把它無限放大、製造假象用以欺騙天下人，不讓你知道、不提或刻意抹殺一切好的，讓人以為古人也是不好的，營造天下烏

鴉一般黑的思想認識，這樣它就好下手了）？會是這樣嗎？

人間所為和所謂的上、下面是對應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先講一個例子，釋迦摩尼當年講法時曾載：「迦葉菩薩白佛言 世尊 如佛所說有四種魔 若魔所說及佛所說 我當雲何而得分別 有諸眾生隨逐魔行 複有隨順佛所教者 如是等輩複雲何知 佛告迦葉 我般涅槃七百歲後 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 譬如獵師身服法衣 魔王波旬亦複如是 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 亦複化作須陀洹身 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 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 是魔波旬壞正法時。」《大般涅槃經》。很早之時就是這樣了，那現在呢？難道現在只有寺院是這樣嗎？是已經遍及一切了，而且以波旬的破壞力是遠遠達不到今天的成度的。那麼是誰？誰敢這樣做？誰能做到今天這個成度？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一個普通的人，如果乾了殺人害命的事（在個人的問題上），那已經就是大罪，對他的生命來說已構成重大威脅了，就是你修煉了有師父替你承擔，一

般的師父都沒有這個能力，承擔不了殺人的重罪，反過來你都得自己拿命來還。但是我們來看看現在的中國，人們會發現中國這個共產黨體制下有許多人借所謂黨和國家的名義殺了千千萬萬的人卻沒事（既非戰爭又非遭災），貪的越多也越沒事（貪污記錄超越任何歷史時期），不是現在，是從幾十年前就開始了，尤其是殺人從它還沒有奪取政權時就開始了。而且還不止中國，凡是打著共產黨旗號的國家都這樣。好像這部分人天生就帶免死金牌來的，殺得越多反而越沒事，這是人類從來沒有過的事，就是因為這一點給很多人造成錯覺、認識上的混亂，他們認定幹這種事的人都沒幾個有惡報的，善惡有報沒有那回事，所以也就跟著什麼都幹。

這是現在一個最典型的看法，也是很多人迷惑的地方。那麼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現在的歷史時期是與任何一個以往歷史時期都不同的時期。以往正常的是誰有罪，那就去承擔罪，一般都不會有人去介入使事情變複雜，這是正常的。可是現在不是，在這個共產黨框架下殺人放火的，就有數不清的所謂高層生命介入，原本該死的人因為這些生命的介入源源不斷的為其注入能量（生存所需的一切），就

是說那些介入的生命把自身的福份給該死的人或者直接擋在那裡阻擋執行惡報來取命的執法者。舉個例子，一個科長犯罪了，按照法律法官判其死刑，可是那個科長的上級處長說法官你的級別沒我高，我命令你不能判他死刑。那個法官可以聽從也可以不聽從，如果那個法官不聽並讓執法人員去行刑，那個處長就會擋在執法人跟前，以權力或者武力等來阻擋，或者反過來對執法人採取威脅、暴力，這個法官可能沒有辦法，會請求他的上級來幫助執法，可是另一邊就搬出更高級別的官來對抗，就說這個意思。他牽扯到了非常高的地方因此才造成了今天的這種狀態。否則的話誰有這個本事這麼幹？！其實我們看看現實生活是不是都是這樣的翻版？那個我們看不見的高處就是因為它們在這樣幹著，所以你才會感覺道理講不通了，規律不好使了，思維混亂了，進而也就跟著下去了。千萬不要迷糊，這才是它的實質，無論它編造什麼樣的原因這樣幹都是錯的，罪惡的，都是對大法犯罪，對眾生犯罪，對生命的良知犯罪，都是不被承認的。法輪聖王所來高於一切，我們沒有生命知道他來自哪裡，看不到盡頭。反過來法輪聖王卻可以知道那邪

惡的來源，你想那邪惡怎麼會逃脫呢？！現在一切都在按法輪聖王所講的在變，這不就是天意嗎！

大家也看到了現在中國和這個世界在急速的變化著，不好的一切都被快速的剷除，當然不是瞬間就變化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是在給世人看，演示著大善和大惡。從變化中是能看出這個趨勢的，無論它們怎麼做都將從上到下被徹底銷毀，除非你跳出來，也就是不再是它們的一部分，在人間的表現就是聲明三退（退黨、退團、退隊 tuidang.epochtimes.com—大紀元退黨網站），不再是那個邪黨的成員，這不是給人看的，是給天看的。這樣最起碼能把命保住，不在最後的劫難中被銷毀。這不是誰能逃脫的，我們任何人都在其中。也不要耍任何小聰明，你想騙天是騙過去的。也不要給自己找理由，什麼為了錢，為了權，為了什麼什麼，我想你首先要為了命才是第一位的。是你的命重要還是這些重要，最後的劫難來臨時，那可不是說死了再進入輪迴，這次真的不是那樣，那是銷毀，是從此以後沒你這個生命了，什麼都沒有了，連帶的一切也沒有了，你說哪個重要？再有，別說天上面是怎麼樣，就是人間的這個共產黨的所作所

為壞到這種成度你還不應該退出嗎？從人性來說，從神性來說，從一切正的來說都與之背離，從這一角度我們也應該退出啊！我們天天說中華文明，中華文明，這是我們中華文明中的東西嗎？我們中華文明就這麼幹嗎？說的不太好聽一些這不是認賊作父嗎？它坑著你，害著你，還要毀滅你（那是從一切方面在毀你，這絕不是玩笑，看看所謂現實社會是不是這樣。），有些人還與之為伍甚至助紂為虐，不要說別人怎樣評價，我們自己又怎樣評價我們自己呢？還有些人是騎牆派，看風向，說等最後結局已定了我再站邊，我可以明確說這部分人將來一個都不會存在，為什麼呢？這不是平常的為了利益，搞政治、拉幫派、占山頭（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牆頭草也是不被人待見的）。這是善與惡的選擇，生命本質的體現，這還要看風站邊嗎？如果是這樣你的心裡還有善與惡的分別嗎？在上天來看這等於沒選擇，沒選擇的也一併銷毀。所以一定不要被利益沖昏頭腦，我們的生命的本質和永遠才是現在最應該考慮的，這是決定生與死的。

【為什麼要選擇？】

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是不易的，面臨著種種苦難，未來是渺茫的，不論你是有錢還是沒錢，有權還是沒權，高貴還是低微，天才還是智障，人生精彩還是平庸，未來同樣都是不確定的。我們對未來所知甚少又不能掌控，無論在人間你有多大的本事，於此都是無能為力的。每個人都得面對這個問題，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小到個人大到文明本身都得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生活都需要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工作保障，醫療保障，退休保障，家庭保障，社會保障，環境保障，生態保障，氣候保障，星際環境保障……看得見看不見的保障多的是。但他們歸根究底都需要一個保障：道德保障。

如果沒有這個保障，其他的都無從談起，沒有這個保障，住房被強拆，教育被洗腦，工作被強奪，醫

療被活摘，退休被加齡，家庭被拆散，社會被墮落，環境被破壞，生態被肢解，氣候被異常，地球被撞毀（天災是因人類的敗壞所招致，否則就不會有天災）……總而言之，沒有一樣會隨你意、讓你舒服的，甚至會讓你陷入絕境，丟去性命。

在中國這個史無前例的巨大舞台上，把從上到下，從裡到外一切要演的戲全部演盡了，現在正是在最後的過程中，只不過這個舞台上的是真的會死人的。

在這個舞台上每個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清醒冷靜的能夠用自己的大腦考慮問題、提出問題、不人云亦云的人跟著演了幾幕就看明白了，知道應該怎麼辦，不應該怎麼辦，沒有白來一趟，把該清楚的事情看明白了，把該做的事情做好了，最後有個好歸宿，好去處，這是真正的尖人、聰明人、有智慧的人；而自以為是的，自高自大的，聽不得別人意見的，用別人的大腦思考問題自己從無主見的人想在戲中看明白就很困難甚至不可能，從簡單來說他們很多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糊了八度就走完了一生。這樣的人是最傻的，

他不知道自己面臨著什麼！當然也有看到某一個或某些問題的，但是如果你看的問題不能全面，不能解決你真正要來人這裡應該解決的問題，就像那些騎牆的人，自以為聰明的人，那還是白來。尤其是現在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極為特殊的唯一的歷史時期，那就更是最後你無論怎樣後悔與痛苦都無法彌補的，實際上沒有後悔的機會。最後對不能被救度的生命來說太可怕了...千萬不要走到這個地步。

從古道今，考試這種事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其中的內容和形式變了。我們現在也面臨著考試，面臨著被即將淘汰的舊勢力強加罪惡、扭曲內涵的考試，這是不被承認的。但是事已至此（不是說沒有別的辦法，也不是說這種局面改變不了，而是當幾乎所有的生命都有意無意這麼認識時，它就一定會是這樣的局面，這是你們的選擇。如果強行改變，就等於從新創造生命，不存在選擇的問題了，也不用這麼走過了），那就從這種形式中來過，可是內涵它們說了不算，要按照法輪聖王的要求來。這也就成了一切生命的生死關，各自擺放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所。

【正法與邪教】

如果上來就說成佛成道，許多人接受不了，那麼我們就先不說，我們就先說你的生存，你的生活。

我們看看自己的生存、生活。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生活太不易了，尤其在中國就更不易。我們不只面臨着生活的壓力，更面臨着來自內心人之本性的如何生存於世的掙扎。這種增減存滅人之本性的掙扎潮漲潮落、無休無止、刻骨銘心。

人失去了人的本性就不成其為人了，可是我們的環境就在影響着我們，引誘着我們向這個方向走。從我們日常能忍受的不公到不能忍受的被拆遷、被迫害、被洗腦等等方面都會體現出來。

講能忍受，就是失去一些後感覺還能活著，沒有對生存產生威脅，生怕一旦自己去反抗就會面臨著生存都不可能的狀態，進而認了或屈服了；講不能忍

受，就是被欺辱到已經不能生存了，不得已起而反抗。

我們回頭看看，不管你能不能忍，每一次事情的發生都是我們的人性在向後退，直到也和它們一樣變成非人性，變成魔性。很多人肯定很驚訝，怎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從頭說：從我們的先人在上古時期一直到清末無論怎麼衰微都能夠保持道德的底線，就是人性。這是我們僅剩的東西，因為有了他我們能夠在做任何事情上都符合人的基本面的，你辛苦做工也好，經商也好可以得到你私有的財富，這是天經地義的，沒什麼可說的，別人也不能侵犯的。可是這個歪理邪說來了，說你的財富是大家的，是所謂集體的，公家的，國家的，不管怎麼說吧，總而言之不是或不全是你的。你可能想不明白了，我的東西怎麼就不是我的了呢？說看別人困難我發善心給點那是我自願的，怎麼現在不明不白的一轉眼就成了大家的？我辛苦付出得來的為什麼非要與大家分享呢？那個邪說又說了，這樣做是高尚的，是無私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這裡先說一點，這個所謂

共產主義或者說類似於共產主義的東西本身就是一場騙局，它盜用了宗教（正教）中的概念，宗教中講天國，它們就弄出一個共產主義世界；宗教中講法，講道，它們就弄出一套共產主義的歪理邪說；宗教中講你要捨棄一切跟隨你的主，你的佛，你的道，它們就讓你把家財拿出來給它並造出一個領袖，它們的「神」，逼著你跟從天天喊萬歲。而實際上你的一切都是給了那個邪黨從上到下的官員，越往它的上面去官員得到的越多，你可能會想它們得到了這麼多，從人性的角度說最起碼應該感謝我吧？你又錯了，你忘了它們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的？那是無神論、進化論，是不承認人性和神性的。它們在騙完你後還在嘲笑著你是「傻 X」，它們就是這樣的東西。而現實中你還在向它膜拜。

人都說實際，那實際中是什麼樣呢？千古以來的正教、正法那不是虛幻的，那不是像很多人想像的是虛無縹緲的，這樣的人想一想你的認識是哪裡來的？那是你的認識嗎？有多少人是聽別人說的（這裡包括無神論的共產黨，它們本身就是反對有神論的，不管有神沒神，中國古人還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你也不能只聽一家之言吧？怎麼能把別人的

言路都堵掉乾脆不聽呢？你們怎麼能不加辨別就相信它們呢？就是你抱著實證本身也不應該相信哪？你也應該親身去實踐才能下結論哪？！是不是，怎麼能別人一說你就相信呢？說我一時沒想明白，最起碼應該先存個疑問吧，這時怎麼就把自己的判斷力放棄了呢？尤其到今天我們看到現實中的結果是不是更應該讓人清醒了？！），看看我們文明本身在歷史中、在現實中有多少實例、遺跡可以印證正法、正道是真實存在的，古代的典籍中到處都是，為什麼視而不見呢？當然共產黨告訴你們了那都是假的、是迷信不能相信，你們還就真聽了，真信了，從此不看也不聽，它們說的對不對這些都不去考慮，那典籍裡記載的是什麼都不知道，一味的反對，真夠可憐的。這不就是斷你的根，斷你的路嗎？至於那些在事實面前仍然唱反調的，指鹿為馬的，這本書不是為它們寫的就不要它們看了。反過來說那個所謂共產體系的創始人自己就是信仰撒旦教的，撒旦是魔鬼是人所共知的，魔鬼最擅長的就是欺騙，因為它永遠也不敢把真實面目暴露出來：前面告訴你的是所謂共產主義，後面信的是撒旦教，它和魔鬼一起在欺騙你；告訴你的是民主

選舉，你是國家的主人，後面是邪黨獨裁，黑箱作業，利益集團分配；告訴你的是言論、結社...自由，後面是誰敢這樣整不死你；告訴你是共同富裕、所謂共產世界，後面是錢權一體、刮盡一切、雞犬升「天」、加速逃離。它們沒有任何真實可言，一切都是虛假的，是欺騙，這與正教完全對立。正教以在人間所行的超常的真實性印證了天國的存在，它們看到了正教能夠得以傳遍天下的形式，而不是內涵或者說絕對不能用這種內涵。只是利用了這種形式弄出了它們的那套在今天來看連它們自己都搞不明白的東西（除了做惡剩下的一切都在變），共產黨（也包括其它邪教）以子虛烏有的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成立的所謂共產世界式樣的騙局對待眾生，說假宗教還得搜羅一些狐黃白柳弄出一些超常的事讓人相信，然後好騙你的錢。這個邪黨連這個也不用了，因為它是無神論嗎，根本就不承認有什麼超常現象的發生，連這個也省了。反倒是誰要提超常現象，或出現什麼超常現象，那一定會被無情地滅殺，因為如果這些被眾人所知的話，它就再也不能欺騙你，蠱惑人心了，再也不能騙取利益了，它就必然會被消滅。所以你看世界上凡是邪黨統治的

地方，它們實行的一定是敗壞一切正法、正道建立起來的道德基礎，進而帶動眾生的道德一瀉千里向下滑，把一切推向毀滅。對個人來說，你在它們的概念裡是不存在的，根本也不用顧及你的存在，對它們來說不過是騙著你、利用你給它們當奴隸而已。你的死活在它們來說根本就是無所謂的（其實連它們對待自己的死活都是無所謂的，不相信身後事的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只要活著能為所欲為就行），當你沒有利用價值了對待你還不如對待一條狗（不承認人性和神性的它們互相之間都在撕咬），任何超越你想法的對付你的無恥手段都會登上所謂大雅之堂，並被冠上一個它們創造出來的古代字典裡沒有的你搞不懂的黨文化的名字，當你還沒明白怎麼回事時已經對你大打出手了，而這時被洗腦的你或許還在給它下跪、對它歌功頌德呢，這是多麼悲涼的世界！

（《Marx and Satan》《卡爾·馬克思的成魔之路》
作者：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蘭德）
<http://www.aboluowang.com/2011/0120/192881.html>
）

共產黨的這一切在一個多世紀中共產黨連提都不敢提，拼命封殺，可是卻成功的欺騙了你們，讓你們把什麼都獻出來了，尤其是靈魂。

正教中講捨棄一切跟從你的主、你的佛、你的道，你在人間的所有不是給你跟從的人，而是別人，你所跟從的人過的也是和他要求你要過的一樣的生活，這不只是他的那種修法的要求，也是以身示範（就他們個人來說過什麼樣的生活是無所謂的）。他還要不斷的講給你如何修持得更好的法、道，糾正你的所思所行。依其所行在世間不斷的創造奇蹟，反過來增強你的信心堅定地走下去。他們也不講所謂的偶像崇拜，你願意遵從就遵從，不願意就走人，沒有人拿刀逼著你必須怎樣。這是正教所為。

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是怎麼幹的。你的家財（實際上不只是家財，它所能控制的一切都是這樣）不是給別人，而是給共產黨並任其揮霍，它們也不會過它們給你說的那套說辭所描繪的生活。在任何一個共產體制下哪個沒有特權、特供？哪個又艱苦奮鬥了？在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下都沒有停止過特權、特供。它們為了精神上控制你更牢固，讓你的心裡

沒有其他的東西，紛紛的在造「神」，它們自己不稱神，叫領袖或說向偉大的什麼什麼人物某某某學習，每個共產國家都造了許多「神」，有政治上的，文化上的，體育上的等等，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政治上的，其它的也必須順從政治上的。讓所有人齊呼萬歲，不喊是不行的，拿著刀，拿著槍在你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地方監視你，不喊極有可能會掉腦袋的。有人說現在它們變好了不讓我們跟着喊了。不是的，不是變好了而是現在許多人了解了真實的歷史或親身經歷的歷史使他明白了，不好騙了。這種方法不怎麼奏效了，改用其它方法了，而且更精緻，更隱蔽了。在這種形勢下，它不想讓你吱聲，它認為這就是現階段要控制好的，盡量不讓它的邪惡更多的暴露，盡量不讓更多的人知道它的邪惡，它現在是這樣做。誰要揭它的邪惡你試試，我在寫到這兒的時候共產黨正在抓那些敢言的大 V。那個流氓本性不會改的，它們的本質就是邪惡，永遠不會改變的，這就是其真實的體現。

這只是講了我的一點認識，詳細的請參閱《九評共產黨》。

【放棄「自我」】

說到這兒了，有人就會想我們的中華文明被邪黨破壞了，邪黨又當道，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可以直接說，李洪志先生（我們修煉的人稱師父，我們也認為預言中末劫時來救度的法輪聖王或稱轉輪聖王就是我們的師父，為了照顧有些人的心理接受成度，我這裡多稱為先生）的法輪功或稱法輪大法就是引領你、我、他（她）走出這一切並從造自心及其關聯的一切所在，以前的一切已即將過去，未來不會再有第二位會來做這件事，何去何從我們所有人必須面對了。無論你同意不同意這個說法，現實已如此。

還從我們的日常談起，現今的中國可不像古代社會那樣生活很隨意，很愜意，沒有巨大的壓力，沒有在各個方面逼迫、毀滅下產生的許許多多難解的問題。其實說到底還是個道德問題，是道德崩潰所帶

來的後果。可是我們都在其中，這個社會又已經這樣了，我們怎麼辦？許多人在期待着社會整體的翻盤，他們期望着這樣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的問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都是一廂情願的看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每個個人都是這其中的組成部分，如果每個個人內心不發生改變，外在形式如何變化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內在的一切，對事物本身沒有什麼用處。從而一切必然還會向毀滅走去，這不是誰能夠擋住的，也不是誰能夠讓它停止的。可以說毫無辦法，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和周圍的一切解體消失，它就是應該結束了。

在這潭污泥濁水中，我們沒有乾淨的，我們都在這樣的環境中難以自拔，難以逃脫，因為我們自己根本上就認識不到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又怎麼走出呢？可是我們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從小就有這樣的中華文明的傳承，無論他是哪一個方面的，哪個層面的，無論如何被破壞，他都像晨星裡的一絲微光讓我們不致失去希望並啟悟我們黎明時刻的到來。在善與惡的較量中，中華文明給疲憊的已足夠了這一切的我們提出了無數的問題，促使我們尋找那個為什麼為人的終極答案，目標是尋求解脫。

惡的為這個世界做足了功夫，善的也為這個世界做足了功夫，在我們能夠感知的每時每地都在呈現。都在阻礙或引領著你如何去思考問題（其中有善也有惡），能否去思考或如何去思考才是作為生命本身解脫應該思考的問題。誰要藉口在現實中沒有得以思考的空間與時間，那就是在撒謊，在逃避，為保護自己的什麼在找藉口。無論這樣做他抱有的是善念還是惡念他都在把自己推向危險的邊緣。那等於說他不想知道答案，不想解脫。而不知道答案本身你就不知道怎樣做，你什麼都沒做如何去解脫？

在我小的時候，與其他人沒什麼區別，同樣活的渾渾噩噩，在來自家庭內外惡的不斷打擊中，同樣產生仇恨心理，同樣在反抗和尋求如何反抗，同樣想在將來如何去報復，同樣在道德底線上不斷後退。但同時中華文明中善的一面或多或少也在不斷的讓我感知到並去思考，比如自小母親給我講的善惡有報的故事；比如在史籍中看到的歷代先賢的美德；比如那些曾經善意幫助過我的人。當然，除此之外還有那種來自於自身生命中善的一面（人都是善、惡共存的，只是孰強孰弱的問題。其中有自身的部分，也有外加的部分）不願看到別人身上從演

自己的痛苦。雖然這些有「連帶」的和先天的成分但在歷史上的輪迴中也與中華文明本身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當我們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方向時，就在善與惡之間飄忽不定，亦善亦惡，像沒頭的蒼蠅。如果我們真正去思考過往的自身和更廣意義上的歷史以及在自身位置解讀生命意義的佛道兩家的經典，每個人必然走向三個根本問題：我從哪裡來？我來幹什麼？我向哪裡去？每個文明本身也同樣存在三個這樣的問題。

我自小長大到修煉之前，曾經有過兩次出家的經歷。一次是小學四年級因為逃避來自家庭的痛苦，受夠了不想再這樣下去了，但沒成功被接了回來；另一次是大學一年級因為找不到上面提到的三個問題的答案，對自身境遇又非常失望，心灰意冷，想乾脆進入寺院了此一生算了，但也沒成功。就在要走的頭幾天，遇到一位修煉法輪功的人，出於自己的爭鬥心、顯示心就和他辯論起來。我在那之前就瞧不起練氣功的人，認為他們都是騙子，是假的。我認為佛教才是最高的，對他們瞧不上眼，雖然他煉法輪功我早就知道，但從來也沒想去接觸，也不

想知道法輪功是什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對上話了。

不管以前自認為看的書有多少，自己看到、聽到、琢磨出的道理有多少，當我們談完之後，我當時心理說不清楚是什麼滋味，就覺得自己簡直可以用無知來形容，對我的認知來說從來也沒有這麼大的衝擊，第一次發自內心的低下頭去求對方聽一聽李洪志先生的講課（我們稱講法）錄音了解一下法輪功講的到底是什麼。

在講課中李洪志先生把我人生中曾經的疑問全部解開了，不僅如此，我還知道了很多以前從來也不知道、也沒有想過的事情。自此開始走入法輪功。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呢？因為這很關鍵，當我們先入為主考慮事情的時候；當我們對自己知道的這個世界也好、人生也好一知半解甚至是似是而非，亦或哪怕真的知道一點並自認為知道一切而自滿飄飄然的時候；當我們不能抱著開放的胸襟而主觀武斷的只聽片面之詞而不能全面看待一切的時候...我們就喪失了一切向前的原動力（就是那些搞所謂科

學研究的都一樣，他們都很難再有突破，因為你今天發明的是昨天沒有的，如果像上面說的那樣你還怎麼突破？），我們就封閉了自己再也看不到更廣闊的世界。

廣而言之，你說這些中華文明的歷史中沒有告訴過我們嗎？不只是告訴了，而且從來就沒有停過，從帝王的「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到庶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心態、方式、方法都是錯誤的，扭曲的。我們要認識到它們對中華文明的破壞不只是我們認識到的事物被破壞了，連我們如何認識、如何看待事物的思考方式都被破壞了，並且被替換了，替換成了自高自大的黨文化（《解體黨文化》<http://tuidang.epochtimes.com>）認識事物的方式，這是更隱蔽的更難以覺察的，也是更致命的。一個事物出現了，當你在開始認識這個事物的最初階段你已經自毀了，根本就不用毀你這個人或對你做什麼，你自己就在自動的按照它們的要求在思考，在做，或許做得比它們要求的還好。務必要看到這一點，回到正常的思考問題、看待事物上來。

我們在生活中必須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在現今的中國問題就更多，許多是我們想逃避也逃避不了的。比如身體健康問題、日常安全問題、老有所養問題、生活環境問題、如何教育問題、怎樣維持生計的問題等等。大的方面有社會治理問題、國家財富分配問題、國際關係問題、人類發展前景問題等等。許多人有一句口頭禪：「管不了那麼大，把自己管好就行了，那些讓別人或者說領導人去操心吧！」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勉強可以說的過去，可是現在是一個非正常的社會，這種非正常又聯繫着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你想不聞不問都不行，它都會對你產生影響甚至是致命的影響。按以前的理說修煉人是不管你常人社會怎樣變化的，誰修成走了就是他自己得了，其他的愛怎樣怎樣跟他無關，你入不入六道也好，你去哪裡也好都影響不到他，都是這樣一個關係。但現在不是了，現在是一個非正常的世界，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獨一無二的歷史時期。不是修煉的人要做什麼不做什麼，而是在這個非正常的歷史時期生命之間的關係也是獨一無二的，從來沒有過的這樣一個特殊問題的出現，使我們的這個世界異常複雜，也就

是說沒解決問題（問題解決對個人來說無論結果好壞都是解決了，不解決是不行的）之前誰也別想跳出來。

我們詳細的說，在身體健康上，現在人說：有什麼別有病。對我們真正修煉法輪功的人來說修煉之初我們的師父就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了，因為心性的昇華，道德水平的提高，甚至更好。當然這是因為我們決定修煉了才給解決的，這也不是誰想不想修的先決條件，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煉與不煉沒有討價還價之說。

當今社會，無論你生活在哪個國家，醫療已經成為人類生活必備的條件，尤其在中國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因為中國不是你的病能不能治的問題，而是你能不能被治的問題，或者說是能不能治得起的問題。因為那裡包括醫療在內沒有任何保障，一切的事情隨時在變，任何不確定的事情隨時發生。

中華的子民，是否想過現在的境遇為什麼會這樣？能不能給我們自己找一條出路？其實這些都是拜共產黨所賜。不只是能意識到的政治也好，經濟也

好，連你有病都是一樣。如果不承認中華文明是神傳文明，是用來指引你輪迴到現在登上真正回歸旅程的，你就解不開任何一個結，一切都是死扣。為什麼這麼說呢？我上面講了，為什麼醫藥會出現，是因為人有病了才需要醫藥，如果沒有病要醫藥幹什麼？我們上古時期的先民不已經為我們演示過一遍了嗎？！那時沒有病，沒有病就不需要醫藥，為什麼沒病？就是因為那個象天（在道中）時期的人整體的道德水平很高，他沒有生病的根源，自然就不會得病。我們回頭看看我們自身的道德水平在哪裡？怎麼能不得病呢？這就是因果循環、報應不息，無論是誰，你承不承認，都得在這痛苦中煎熬着，沒有例外。什麼時候能夠改變呢？什麼時候你認識到了善惡有報，不再逆天道（這裡說的是對人的要求）而行，什麼時候改變。這還得說上天給你機會，給你在有限的人的幾十年時間裡能夠認識到的機會，那些做了大惡的人或許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

那是不是我們認識到了，就會徹底改變呢？不會，因為那是人的理，不是更高的永遠脫離這個境界（三界）的理。並且你現在即使認識到了，也不一

定能做到。就是能做到還得有這樣的時間能做好並且把你以前所欠的償還掉。對於一個只想做人的生命來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你這世能做好不等於你下世能做好，下世又可能變壞，就是下世你能做好也不等於你以後永遠能做好。並且也同樣存在一個再以後如果做壞了被毀滅的問題，以後你怎麼辦？又有誰會管你？你這世不毀於這個不相信因果的問題，你下一世或以後就可能會毀於這個問題，以後的事情作為人來說誰知道？人連明天會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更憫論更久遠的以後了。你又如何能夠保證得了自己沒問題（比如說做壞事）？其實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你沒有跳出這個環境所限，也就是這個三界之內。上古時期的人是能持守天道（對人的要求），無病且長壽，但那也是人的層面，他也只能保當時，不能保永遠，讓他不變也不可能。在輪迴轉生中會隨著人類及其他三界的敗壞而敗壞，你想躲都躲不了，因為你在其中無處可躲。還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在迷中做了大壞事而被處理掉了，永遠消失了。都面臨著這樣的險境，你說你怎麼辦？說這些不是要嚇唬誰，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無論你相不相信，反正有病的時候是

你痛苦不是別人痛苦，是你要考慮有沒有錢去治病不是別人。反正到今天到這麼敗壞的地步了，你也在其中。

你說聽說宗教（還得說原始正教）能讓我們解脫，對，以前是能（先別管他解脫的是誰），但現在不能。這是他們自己說的，他們講的不是末劫就是末日，他們自己都在劫難中。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對於他們來說反正就是沒人來也沒人管。為什麼這麼說呢？你自己去宗教場所看看，那是不是修煉的地方（他們原始修的形式就是這樣的）？你如果在其中你會怎麼樣？你能真正變好嘛？會把你帶向何方？

還有一件事，以前很少有人說，作為一個人來說，幾乎所有的人都這麼認為有一個健康的好身體就可以了（表面上沒病和自我感覺不出來有病）。尤其現階段是這個狀態的更是這樣想，自持健康的人對能夠使他有個無病身體的事往往嗤之以鼻，似乎這輩子他絕對不會得病。有的頂多扔下一句話：得病了再說。我現在要說的還不是你以後怎樣，而是現在怎樣。有一個無病健康的身體難道就是盡頭了

嗎？就是你現在有一個這樣的身體它就不能向更好的方向發展了嗎？它就不能有你更想像不到的能給你帶來身體沒有束縛，獲得身心真正的自由的實實在在的更好的狀態？你就不想讓你的身心昇華到更高、更好的美妙境界嗎？

很多人就會說了，說過來調過去，你就是把我們往法輪大法上引，對了，就是這樣的，我就是這樣的目的。寫這本書也是這個目的。因為現在所有的人都站在十字路口上了，都面臨選擇。我不想隱瞞什麼，也不想騙誰。每個人自己看我說的對不對。中國人不是講一句話嗎：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從這一點上咱們退一萬萬步來說，上古時期的人再無病再長壽，都是暫時的，此後他（她）都得進入輪迴，以後就生死不知了。可是現在法輪大法就擺在我們面前，就能把我們帶出這個無盡痛苦的生死輪迴。說實在的就是為了一個無病的身體也應該捨棄邪黨（三退）選擇大法吧（法輪大法不是為治病來的，但是我們的師父為了讓人能夠認同真、善、忍的大法法理，先保住眾生的命，告訴人們只要心存「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這一善念就可以化解你的病，甚至於當你遇到危險時保住你的

命。看看你的周圍這樣的實例還少嗎？共產黨對法輪大法迫害十四年了，誰善誰惡還看不出來嗎？）！怎麼能這麼糊塗呢？！如果道理是這樣那你就應該這樣走。你說我就不這樣走，我就心裡不痛快（不管什麼原因），我就和你賭一賭（老子為王，天下第一，爭強好勝，反正說什麼都行）。如果你是打牌賭錢我還真不能說什麼，頂多你就是把錢輸掉了。可是你是在賭命，說我輸了到時再改，到這件事情結束時，沒有你改的機會、後悔的餘地。以前的一切全部結束，都過去了。新的一切只和能留下來的人有關係。對你來說這命可就一條，命沒了你也真沒了。我是不會和你賭的，人生也不是賭博。任何把人生當作賭注在押寶的人都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你哪怕是在賭注中押對了都是錯的，那不是真正的你，善與惡不是用來投機的，而是用來體現真實內心的。

我還提醒一點，無論你選擇什麼、你怎麼樣了能礙著別人什麼事嗎？能礙著我什麼事嗎？人不應該用「腳後跟」想問題而應該用「大腦」想問題。我跟你講那些真正「尖」的人，人家早就三退了，早就在心裡默念這九個字了，人家該吃吃該喝喝，就

等著順利過渡到新紀元中去了。你跟誰較勁呢？不是跟自己較勁嗎？！怎麼那麼傻呢？

【啟示】

在過去的歷史中，無論他有多麼久遠，都在現存的歷史中給我們展示了一切事、物從生到死的每一個階段。其中好與壞、善與惡、真與假、是與非、正與邪、對與錯、忠與奸、成與敗、美與醜等等等等都給我們演示了和正在上演著。那裡的利弊、不足、不可逆性、認知的局限、必然的走向等等等等問題讓你、我、他去正視我們自己，去思考，去尋找答案，去獲得新生。其實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蘊蓄著這些，都在給我們答案。只是我們沒有真正的思考這些。那存在的必然有原因，他一定在告訴我們什麼。我們的中華文明也一樣，而且他才是真正的「《啟示錄》」。「《啟示錄》」不是照搬、不是模仿、不是不變、不是完善、不是沒有局限。他是鏡子以

照不足、他是探究根底以知缺憾、他是引領以尋完美之境、他是鎖匙來打開未知之門。

前面已經提到身體健康和醫藥的關係了，對每個個體來說就是那樣的。那麼對族群、對州縣、對萬國來說，如果也生「病」了那怎麼辦呢？古人講大醫醫國，如何治理國家、族群向來是自古以來的熱門話題。許多古人窮盡經典論述治理之道。其實這是有局限性，因為無論是有為而治，還是無為而治那都是在你現有的文明體系中在談。如果這種體系發生改變或者換了另外一種你怎麼辦呢？比如說換了史前文明的哪種體系，或者是換了我們星體之外的文明體系（人的）你又怎麼辦呢？

其實別說那些，就是我們文明本身不也存在一個多樣性嗎？你許多在漢地（這裡指的不是漢族而是共同認同某種道德觀念的群體，漢地只是代稱）的治理方式（不是邪黨的那套，那不是治理，它們也沒有什麼治理，那是毀滅而且是唯有毀滅。這裡指的是清朝及之前）就不能拿到青藏，或蒙古等其他地方去。你說無為而治也好，你說仁義禮智信也好，人家或許並不認同。你不能用你的標準去衡量人家

有沒有什麼，不是說人家不講信用或者什麼別的，而是說人家有一套自己的治理方式，有一個自己的標準，這個標準照樣是人的標準或許像我們一樣也能夠更高，在這個標準下照樣過著人的生活。我們不說遠的，就說離我們最近的清朝，我說清朝的治理方式就是成功的，清朝的皇帝並沒有把漢地的那一套搬到其他地方去（比如說西藏），即使是征服，也只是在軍事上，並沒有去改變人家的所謂「意識形態」（比如說蒙古）。而且那才是在真正的高度自治下彼此和睦相處。

所以說不要一說什麼治理就提無為而治，那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也不是什麼唯一的方式，更不是中華文明最高的社會發展形式（這裡叫治理是不對的，而應稱社會發展形式）。中華文明最高的社會發展形式是沒有治理（有治理機構才能談到治，如果沒有所謂的治理機構，也就不存在治），也沒有無為（無為指的是治理機構的管理方式），更沒有法律等強制手段，而是直接看天（天道）而思而行即可（上古時期）。這個天並不是抽象意義的概念，他是實實在在的。當你不順天而行，災禍自然找你，當你順天而行，自然福遠壽長。無論當時他

的社會狀態是什麼樣的，在上古時期，人們甚至沒有不順天而行的概念。你說他怎麼會有災禍呢？當然他不是適用所有的人群，每個群體都有上下對應的部分，都有他自己的部分，比如說伊甸園，他們有相似性，但是不能置換。整體上不能說是局限，是多樣性的繁榮，但對每個部分自身來說是有局限。等到那個時期結束，人開始變化了，變得不願意順天而行了，越來越逆天而行之時，災禍病疾也就緊隨而至。社會也開始逐漸動盪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劇烈。那麼就開始需要醫藥了、需要有人治理了，需要律法了，需要監獄了，需要軍隊了，需要警察了，越來越需要把人管起來、看起來了。

就說現在的社會，別管是中國還是外國誰能管了誰？誰又能聽從被別人管？或者說差不多每個人的心裡都在想我憑什麼聽你的？我憑什麼讓你管？就是有好一點的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絕大多數的人在想大家都差不多嘛？！一切發展到今天這種成度已經是無解了。

在最無解的時候，今天大家卻能看到這個世界有這樣一個法輪功群體，他（她）們在這個最複雜、最

敗壞的社會能夠用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使自身不斷的變好，逆着所謂潮流（敗壞後的認識）而行。在瘋狂的迫害中、在各種利益的誘惑中、在世人的不理解（這種形勢正在不斷的、劇烈的改變着）中...能夠無怨、無恨、無所求並以大善、大忍之心去對待別人。他（她）們不用管理，不用強制，不用律法約束，不用警察看著而能自動做好，哪怕是在邪黨的殘酷迫害、逼其做惡的情況下都不能改變這些人的心，他（她）們為什麼能做到呢？

這是因為改變自己才是改變這個世界的「靈丹妙藥」，世界的變壞是在其中的每個個體自身變壞的情況下促成的；那麼世界的變好呢？是不是會在其中每個個體都變好後達成呢？一定的，這是原有的智慧中沒有的，這個好不是還原，而是超越。他是從法輪大法的真、善、忍中得來，無論當今世界你是什麼樣的文明結構，哪怕是在史前他都沒有局限性，他適用於所有，他可在一切之中，又在一切之上。這是在我修煉的實踐中體現出來讓看到的、感受到的，當我們謎於某種事、物和所為不符合真、善、忍時，他的強大制約力量瞬間展現，讓你知道那是錯的、不符合對生命更高、更正的要求，他是

法理制約，不是大棒制約，發自你的內心自願的去改變自己。

當我能夠這樣時，當我們能夠這樣時，還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還有什麼是不能成就的？還有什麼是不能長久的？現今世界原有發展的一切，尤其是被邪黨綁架的中國，都是敗壞到極致後所映照出來的驚醒鏡像，讓我們清晰的看見每個方面，每個階段，每一種壞滅的演示；而法輪大法是我們一切從生的所在，一切美德的所在，一切正的所在。我們在法中有的做得好，有的做的不好。法能讓做的好的看到還有更好，做不好的看到問題所在，給你做好的機會。他融在一切當中，帶動一切向善，讓你的本質實實在在的改變，我們每個人都能返回到超越你能認識到的更好的狀態（位置），走到這一步他還能衰敗嗎？就人類來說你說的任何一種治理方式是不是都是多此一舉呢？沒有治理一說了。當然這不是烏托邦，不是邪黨的那一套（邪黨就是利用人們的這種美好希望，設了一個騙局，給人們描繪了一個烏托邦，迷了人們的心竅，實際上從始到終告訴你的和它做的從來就不一樣，沒有一樣在歷史上兌現。已消失的看蘇聯，將要消失的看中共邪

黨。我們看看整個歷史的前因後果，就能夠看出來歷史上每件事情都有它的目的，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都是有連帶的。那麼它們這麼做什麼目的呢？它們一開始就宣稱它們是救世主，並且徹底的消滅一切非我族類。它們就在歷史上破壞人類的正信和希望，讓你認為我懷著正的讓所有人都能得好的美好希望統統都是假的，徹底摧毀你的憧憬，從而讓人類對自己的希望都產生恐懼，進而不敢懷有希望，不敢相信人類還有希望，甚至是主動的滅除自己和他人的希望，認為世界都這樣。當真正的希望來臨時也不相信了，在邪黨給你塑造的慣性思維中自覺的抵制，甚至和邪黨一起進行滅殺，把你和真正的希望隔絕開，它們就達到了毀滅你的目的，結果是你永遠也不能得到救贖，在原有歷史結束時給邪黨陪葬隨其一起消失)。這是歷史上的每一步都得到印證的。他能洪傳一百多國就是認定，就是普世價值(不是人類的那個普世價值而是高於他的)。他能給每種社會結構或者說意識形態帶來和平與安寧，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抹殺不了的。在邪黨鎮壓前後從來就沒有變過，他不因任何外力而有所變化。人類的每一個文明，每一段歷史從來就沒有

因為外力而真正的改變人心的，無論那個外力多麼強大都沒有成功過。有人說現今的中國是外力把人心改變了，那種說法是錯的，是欺騙，是迷惑人心的，因為中國現在的人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不是外力導致的，是那個邪黨的欺騙導致的。邪黨自己都說筆桿子（欺騙：虛構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引誘你上當。有人說宗教也是引誘，首先我說原始正教從來也沒有所謂的筆桿子，更沒有中宣部。再者要說欺騙，你給我騙出一個白日飛升？你給我騙出一堆舍利子？你給我騙出一個不朽之身？說這種話的人不是胡說八道就是另有居心，這種謊言專門騙那些不長大腦的人）加槍桿子，它敢把筆桿子去除嗎？它永遠都不敢，它們會一直用其到它們的末日。正是因為多數人被欺騙了而隨之起舞，在整體上能得以控制，少數人被槍桿子指頭和封閉隔離不能夠左右大局才導致今天這個局面。如果一開始它就沒用筆桿子去欺騙而只用槍桿子強迫，你看它能不能活過一天？看誰會相信它？就是到今天不也是嚇死它它也不敢放下它的筆桿子嗎？反倒要握得更緊，騙得更精緻。

什麼是治理？沒有治理，不用治理。當人人都向自己的內心去找，都在實實在在的提高自己的內心境界（我們稱心性），都在自己治理自己，我們還要什麼「治理」幹什麼？尤其要說的一點是上古時期的人雖然不用治理，但是那時的社會狀態是適合於那種人心狀態的，是相匹配的，是同向的。他是非常容易就能達到那種人心狀態的，是起良性作用的，而且他沒有更高的要求，守持當然就會好。可是現在不是了，與那時完全相反，而且是登峰造極。現在是人類歷史上最敗壞、最複雜、最亂套、最邪惡的歷史時期，根本上就沒有道德這兩個字的歷史時期，方方面面都不是導善而是導惡的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是個強迫你做惡（但做不做是自己的選擇）的歷史時期，是一個人自己都說即將要毀滅的歷史時期。能在這樣的歷史時期不為內、外事、物所動，還堅決同化於真、善、忍的大法之中，並且不斷的找出問題，去掉敗物，修好自己。還能夠希望別人也能得好，走進生命得以真正解脫的正法之中。每個人又怎麼去形容這一切呢？！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這可是在沒有任何外力強制干預下，完全發自內心的，而且是在邪惡勢力的瘋狂迫害之下在進行著。

已經沒有任何語言能夠去形容這個現實，他真的超越了我們以往所有的認識，不論是身在其中的還是看客（包括那些參與迫害的），都同樣感受到了震撼。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中有過這樣的事情發生嗎？那麼你說這是不是超越了中華文明的認知呢？！

那麼什麼是相對正常的認知？什麼是非正常的認知？把這個世界的一切和其自身存在的問題作為整體（完整的）來看待，來考慮的可以說就是相對正常的認知。把這個世界撕裂看他的任何一個面或幾個面並且哪怕也看這些面所存在的問題都是非正常的認知。在這裡，我們不知道有更廣闊的世界因此不能去思考他，和我們明知道有更廣闊的世界而迴避他並且不去思考他這是兩回事。許多人就是利用這一點在搞事、說事。

比如說，中華文明整體來說就是相對正常的認知，而現在的世界就是極端的體現出不正常的認知。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現在的人類認知體系，別說極盡能事的弱化，漠視甚至反對精神層面。在對所謂物質世界的認識上也是在不斷收窄，比如恨不得把每一個細胞都分成一個科目，不斷細化，看問題越

來越窄，越來越偏激，除了自己的那點事甚至對其他的不聞不問、一概不知或者僅知一個大概，更甚的是完全反對。有人說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啊？是的，我們是不能知道所有，我也不是說要去知道所有。我是說現在這種撕裂分類看問題的方法本身就是錯誤的，人家說盲人摸象會怎樣怎樣，我說你這樣幹還趕不上盲人摸象。盲人摸象至少還能摸到象的皮，而你現在已經分化到那裡面去了，並且你頂多就能看到「某個細胞」，而那個細胞所存在的那整個層面你都看不到。還不窄嗎？也就是說你根本都不知道那是象的皮的一個細胞，更妄談象的整體是什麼樣了。是不是這麼回事？

不只是那個科學在這麼幹，其他的也在這麼幹，藝術、文化、不同文明本身等等。我說的不是非讓誰要知道全部，也不是對誰有什麼想法，而是你有你的特點（本來就應該有你的特點），他有他的形式（形式本身也應該是獨有的），但是都不能撕裂單獨看。如果這樣不但你看不到問題的實質，整體的面貌，更容易走向歧途甚至是邪惡的路。比如這個共產邪黨本身就這麼幹，當然不僅如此。它們是把一切都撕裂的，並且在走沒有道德（道德是法給人

規定的為人規範)、無法無天的一條邪路，它不讓你知道任何其他非它以外的東西(實質上它自己的真正面目也不會讓你不知道的，比如說那些所謂的「國家機密」)，極盡能事的進行扼殺。這樣你怎麼可能真正的認識你所處的世界呢？你等於被關進牢籠裡，被扔到井裡了，你自然也就被蒙蔽，被扼殺了。

我們看這個世界越全面越不容易被蒙蔽，越能看到實質。這時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事物都與道德相連，他貫穿於一切當中，他是最不確定的因素，又是最確定的因素。說不確定，是因為一切事物都會因為道德標準高低的取捨和對待而使同一個事物向不同的方向發展。說確定，是因為不論對任何事物採取什麼樣的道德標準，都會在各自道德標準之下大體判斷出什麼樣的結局。這是那些包括無神論在內的沒有更廣闊眼光的人對這個世界永遠也說不明白、解釋不清楚的。尤其那些固步自封的人要從新審視自己的認識。「天」與「地」真的遠遠超出我們原先固有的想像，要突破它才能有更高、更全面的認識。

拿我們的住來說，我們都說中華文明的古代建築是人類的瑰寶。無論是皇宮還是民宅，園林還是廟宇，都稱得上是人類建築藝術的典範。那裡有山川地勢、水脈流形、生剋導引、長短虧豐，他的趨吉避害、適人所居無不體現中華文化中陰陽五行、周易八卦等獨樹一幟的魅力，有人就說我們的先民多麼的偉大，我們多麼的自豪。我說他真正的好還不體現在這裡，那體現在哪裡呢？我想問導致能夠這樣的來源在哪裡呢？是風水本身嗎？是陰陽五行本身嗎？實際上都不是，他只起到一個外在調節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道德，說高了是佛法在起作用。為什麼這麼說？《周易》中有這麼兩句話：「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自強」並不是表面上的強健、強勢，而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周易正義》，還復於道，道強，人、事自然便強，只要天道「不息」，人、事自然長久。「厚德載物」更直截了當，一語中的：物要由德來承載，有德能載物，無德便不能載物。《周易》「君子以成德為行 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為言也 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弗用也」。古人以為道德或說德行只是法於道的行為、涵養，因為這種

行為才招來了物也就是人間的所謂好處（《周易》中認為是「利」），所以不能隱藏德行，而要彰顯：「言君子之人 當以成就道德為行 令其德行彰顯 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 此君子之常也 不應潛隱」《周易正義》。他認為是道德情操的感召才得到了利，實際上是不對的。我們的師父李洪志先生講：「心性是什麼？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種物質）；包括忍；包括悟；……《轉法輪》」德實際上是物質，可以當錢花，他可以交換來人間的一切好處（利）。只是他在其他空間而不在我們現有空間。人是因為遵循了天道（人這一層的「道德」標準）才給人積下了德，人拿德去換來利，這才是「君子以成德為行」的實質。

說這些是什麼目的呢？一個是說明我們不知道的事情無窮無盡，千萬不能固步自封。我們不要自大，自大會障住我們的眼睛，障住我們的心智，沒有好處。但是我們反過來看也不要「謙虛」，我總感到他有點「虛」，很客套，不真實，表現出來的和心裡所想的往往不一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謙卑的活著，而不是謙虛的活著。知道生命本身哪怕再高也是有局限的，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因為在你之上有

什麼或許你永遠也不知道。而在這裡最可怕的認識是不認為或者不承認上面會有什麼，我們當今世界的很多人就是這種心態。所以說他們的涵義是不同的，謙卑更真實的反應我們生命所應有的心態。

還有一個就是世上的人被各種謎困擾，總是找不到生命存在意義的方向。我說世上沒有謎，什麼是謎？謎就是你不知道或不讓你知道，是一層窗紙，當你不捅破或沒人幫你捅破，對你來說就永遠是謎，當捅破的時候就沒有謎了，只剩下你怎麼辦的問題了。我們的生活何嘗不是如此？尤其是現在，以前你可以說不知道，現在大法救度的希望就擺在你的面前，該讓人類知道的全都講了出來，唯剩選擇了。當最後時刻來臨的時候，你能對自己說對得起自己嗎？

再有一個就是我們認識我們文明本身的時候，往往是先入為主的，不容易冷靜下來思考問題，探究他的根本原因。當我們說古建時就是這樣，我們一提古建就說風水多麼好使，就說古建多麼精美、複雜。我上面講到了道德在其中起的作用，每個種族他上下對應的對道德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都符合更高的

理，但他們又是不同的，因此他們的體系裡的一切也是不能混為一體的，實質就是這樣。大家試想你中華文明的東西如果拿到其他文明體系好不好使？比如說風水這一類的。試想，文明的不同，不只是膚色、語言、生活習慣的不同，他的山川結構、土質水源、生活環境等等都是不同的，都有他上下對應的關係。你的那套好在他那裡就不適用，他有他的一套機理運行，同樣符合人的標準。但反過來說你用他的也不行。即使有相似性也沒有同一性。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東、西方人的生理結構導致的生活習慣的不同。我們就說飲食，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夠溶合了吧，除了那幾個極其封閉的國家外，簡直可以說就像一個大雜燴，尤其那些經濟發達的地方，你都不知道你的左鄰右舍是哪國人，什麼樣都有，而且許多持續了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很多年。可是你看看彼此的生活和處世方式、習慣、飲食等等很難改變，這不是因為誰好誰不好，而是那就是他的特點，那就是他一切構成的方面決定的，如果他改變了他自己會受不了，因為那不屬於他，就像器官移植幾乎沒有不排斥的一樣，他要改了他自己就沒了，就變成了別人。所以這就是很多中餐到國

外為適應環境本土化後不倫不類的原因，那是不得不改的，不牽扯好壞的問題。講得更白一點，人種的基因都不一樣，他怎麼能是一回事呢？再講個遠一點的，現在很多科學家研究地球外的文明，他們講外星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用地球的標準套來套去，這不是笑話嗎？人家就應該和你一樣才能有生命、有人？人家和你不一樣就不能有人？這想法多狹窄呀！你地球上人種一樣嗎？生活方式一樣嗎？陸地和海洋的生命一樣嗎？微觀和宏觀的生命要求的生態環境一樣嗎？你在地球上能找到完全一樣的兩個生命嗎？你都有多樣性，你怎麼能說人家就應該和你一樣才有生命呢？或者說才允許有生命？看更廣一些，近在咫尺的月球上都有我們地球沒有的元素，九大行星還不一般大呢，人家就不能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人家就不能以其他的所謂物質基礎存在？所以你越這樣研究就越不會有什麼結果、發現。舉這兩個例子就是說每一個文明都是獨特的、唯一的，不具有通用一切的高度。在這一點上來說他就應該保持它的特點，他的穩定性，還真不能改變。

這也就是為什麼幾千年來，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包括宗教信仰在內彼此都沒有運用對方的那套理去改變自己的原因。歷史上橫跨歐亞甚至非洲大陸的所謂帝國已經有不少了，哪一個在歷史上曾經以文明征服過彼此？都是武力壓服但都不長久，或者少部分與當地融合發展出了一套甚至是幾套哪裡都不屬於的變異的東西。

有人說現代已經改變了。我認為不是改變了是變異了。所謂現代文明的一切在上天來看都不是人應該有的生活，不是人的發展方式。就是那個以科學、無神論、進化論和仇恨論為代表的東西（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邪惡勢力），它的一切是不能有道德的，在它的整個所謂體系裡講道德是沒用的，它們是完全排他、完全滅他的，是仇恨除它以外的一切的。

「物種起源」講的是「物」，是不具有「生命」特徵的，在它們的概念裡只能是冰冷的「鐵板」，連「一株草」都不是，如果它是它就必須要談「生命」的問題，必然要談到人性，必然要談到神性，必然要談到道德問題，必然要談到生命的境界。講什麼「物競天擇」太抬舉它自己了，欺騙性的把自己和天連在一起，什麼叫「物競」不就是看誰胳膊粗嗎！

把別人幹掉留下自己（所謂的叢林法則），天就這麼選擇嗎？照這樣說天國只應有一個，神也只能有一位，為什麼？因為其他的都被幹掉了！你說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你把天置於何地了？！他們都是劊子手嗎？！照它的理論這個世界上就應該只剩下一個人也才對，有第二個人都是錯的，傳宗接代都是不對的。為什麼這麼說？我想問你你都不管身後的洪水滔天你傳宗接代幹什麼？對你有什麼意義、好處？是不是？你說為了所謂養兒防老，那我就問你，按這個理推你的兒子為什麼養你？你和他有什麼關係？既沒有因果關係（你不承認因果），也沒有親情（你說你是物質的，要親情幹什麼？），他也是要「物競」的，他就應該不管你才對，是不是？大家還別樂，實際上它們還真是這麼幹的，父子相殘，夫妻告發，滅絕人倫，哪有人味？！這時候有人會說了，你宗教中不也講斷絕親情出家嗎？這和宗教裡的出家完全是兩把事，因為宗教裡的人是放棄普通人的生活去出家是想要從這個世界解脫去更高的天國世界，他是超越於人性的，他是道德的昇華，他不是互相殘害。正好相反，當他修成時甚至還會給他曾經連帶的關係帶來福份，你做得到

嗎？從這些來講你說的不就是假話嗎？還把天掛上，聽起來好像是天讓你這麼幹的、天就這麼規定的？你不在侮辱著上天嗎。你講的沒有一條能夠自圓其說。

它們不承認因果，不承認輪迴，不承認道德，也就不承認死後有什麼說法，有什麼去處，它們認為死後就什麼都沒了。當然在我們來看，它們也是有去處的，因為它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屠戮人類的罪惡使它們將被打入無生之門償還所有之後永遠消失，這就是它的去處。

還有一個因為你不敢示人的真實含義就是極端自私的利己，你再講人性（人性本身就不應該這樣的，那就不是人性，在佛家來看就是魔性）不就是欺騙嗎？人性是道德範疇的東西，他怎麼能在你那裡出現呢？它是反人性、反神性的，它是外星不能稱其為人的生命滲透進人類所來的。無論它們在東西方的歷史上怎樣給它們找合乎人類認識的合法性（證明其具有人性和神性），它們實際上都不是，它們都不會得到神的認定，都是被徹底剷除的對象。

其實還不止這些，人的一切並非那麼簡單，在宇宙裡對人這一層是有標準的，什麼樣是人？什麼樣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不是誰想安排就能安排，誰想左右就能夠左右得了的。可是為什麼現在又是這樣呢？我前面說了，一切的敗壞是必然的，敗壞至極也是必然的。當從上到下全部都敗壞至極時，必然會有極惡的勢力出現，就是它們安排的。就像在人類有好人有壞人一樣，它們就屬於後者。它們必然會興風作浪，上下是對應的。詳細請參閱《九評共產黨》。

所以說，當你的一切不符合上天的標準（不管他是人的標準還是不是人的標準）時都不能留下。那麼有人會說既然文明之間是不能亂來的，現在的這種東西又不是人應有的，那我們的文明怎麼還能說他是世界的呢？特殊就特殊在這裡。我們的文明是儒、釋、道三教共存，我所闡述的不是其每一個部分本身，那是很狹窄的認識，你單拿每一個具體部分本身都不具有普適性，因為體系的不同當然不能互相通用。我說的是他所代表的涵義，他所引導我們的向上延伸，那最高處。他隱藏著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更深內涵。那個才是創造一切、涵蓋一切、適

於一切、歸正一切的。道家主要對應的是真，釋家主要對應的是善，儒家在為人處世上主要講隱忍、含而不露。恰好映襯著今天法輪大法的真、善、忍，你單講哪一個都不全面，都不是整體，都不是最高的法理。而這些都是安排好的，只是我們以前不知道。我們講一切為大法而來。中華文明存在的目的就是為法而生，為法而用，引人入法，其中的生命連同文明本身都得以被救度。這就是中華文明生成的目的所在。

那麼法輪大法是不是適用的呢？實踐證明，我們把大法放在最複雜、最敗壞的魔變了的曾經的神州是適用的，放在盎格魯-薩克遜的故鄉和他們的子孫涵蓋的廣大版圖也是適用的，從歐陸的最北端，到非洲的最南端沒有一處不閃耀著大法慈悲與威嚴的光芒。他超越了人類先前所知的一切概念，他超越我們所有一切之上。使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種族，每一種文明體系的眾生身心變得健康，道德水平不斷提升，影響著世界的方方面面向良性趨動。現今的人類總講實踐，現在的人類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法能夠讓我們真的從心裡去放眼世界，放棄一切執著、狹隘與偏見。從新認識

這個世界，一切可以不同，但一切都符合人與神的標準，從新塑造我們自己，開創我們未來全新的永恆不滅的一切。

我們眼見的所謂有形的，複雜的，精美的，非常有講究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最高的，往往恰恰相反。我們看中國古代建築尤其是發展到後期就和我前面提到的歷代器皿一樣都很複雜，精美，說頭繁多。可是它確是走到了最衰微的時候。人越求外在的精美和功用，越講究，就越使自己的內心走向荒蕪，走向沙漠。而從我們內心來尋找，來改變卻會讓我們得以昇華。比如說中國古人在清朝之前整體上在建築方面是講究很多的，無論是趨吉避凶也好，建築的規模和精美成度也好，人們居住的舒適度也好，選材施工的具體營造也好...都把外在得利放大到了極致。但是有什麼用呢？他並沒有能夠遏止向下敗壞的速度，反而在人追求這些外在東西時助長了人的私慾，更加快了下滑速度。可是我們往回看，從上古時期出土的遺跡來看那時並沒有這樣的形式，而是極其簡單的房屋構造，沒什麼講究，甚至都談不上房屋，而是住在山洞中。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健康、長壽和社會的安寧。他們那個時

期還是象天時期，還是持守時期，還不是返本歸真的修煉。如果要是修煉，那連這個也都可以（不是必須，而是各家修煉的形式不同，所以因形式而定，這裡說的是道理）不需要了。你看歷史上的覺者，不論是老子、釋迦摩尼還是耶穌，他們給他們的弟子講過什麼風水、營造嗎？沒有吧，他們根本就用不上這個東西，或者說這個東西對他們根本就不起作用。帶弟子的可以在任何一個環境裡給弟子講道、講法，實際上覺者對自身的生活質量高低是無所謂的，這些都是他為門徒的路所設，他沒有因為這些而有什麼影響。可是他們所講的不僅指導了修煉人，還成為大眾幾千年來精神的寄託。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在我們認識的問題之上還有完全不同的更高形式，當認識到這個更高形式之後，還有超越他的更不一樣的形式存在，我們中華文明連貫的歷史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從這一點上來說這才是中華文明給我們演示的目的。那麼現在救度一切的法輪大法他卻是超越這原有一切的全新的形式。大法不講風水，不講住的形式，不講你的生活方式，不講種族，不講你曾經的所謂意識形態，不講你所處的位置是不是在出家狀態（不像宗教中

怕你沉迷於人世，把修煉人收攏在一起做出家人強制讓你放棄執著心。而是你現實的生活狀態出不出家都可以在大法中修煉）等等等等，什麼都不看，就看我們每個人的人心如何動。就是說當超出你的認識後其概念本身或許也不存在了，你只需要最本質的解決即可。

那麼在其他方面是不是這樣呢？也是一樣。從禮樂（舞）、書畫、星相、藝文到百工技藝總體呈現著由低到高，由體表到精髓，由人求到神授，由前面已有之態的所知到後面全新內涵的完全變化。中華文化中的精華無不滲透著這種向上啟示的作用。

今天法輪大法所給予我們的是一切的昇華，從新的再造。他不但讓我們真正的認識了中華文明的實質，還帶動我們修煉和看到了全新的法中的內涵。比如每年的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以這種形式從新詮釋了中華文明的各個方面對現今的啟示並昇華到大法給予人類的真正的不同層次生命的生存標準（我的個人認識）。如果誰想了解你就親自去看他的演出，最好是現場觀看，或許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現今當我們看待、研究歷史的時候，越來越走向狹隘和誤區，甚至已經到了邪門的地步。而且把這一切幾乎都與利益劃上了等號。我想古人絕不會是讓後人得到這樣的結果。比如探討畫作，你是不是要研究它後面所蘊藏的人性的和神性的道德內涵才應該是它的價值所在吧，最起碼也要研究書畫的精美成度，他的書法，他畫畫的技法，他展現的我們文明獨有的、優秀的藝術、生活等方面的形式吧。現在不是這樣，是研究它是不是真的，顏料是什麼成分的，為什麼能耐久，還有什麼如何淘寶等等，是研究這些東西，目的是能賣多少錢，或者是從中發現得利的商機。

所以當一個文明被破壞或被所謂現代文明衝擊而變異、放棄或乾脆應用別人的一套時，他自己就意味著死亡，意味著他失去了所有。我們這個世界雖然在浩瀚的宇宙中微如塵埃，但是上天卻唯獨垂青我們這個星球，尤其是中華文明。歷朝歷代的更迭中為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各具特色的財富。現今的人類千萬不要得之於易而失之於易。或許這些都是為我們所準備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無論我們所處的階層、行業、職位、生活狀態他都能

喚醒我們封塵已久的記憶。那裡才是我們真正等待的生命得以從生的希望，我們應該倍加珍惜。

我們總在說我們是中華文明的傳人，我們看看今天傳承到我們手中的還有什麼？別說能不能引導我們更高的智慧，就是要支撐起我們現在的生活，都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現在你的吃穿住行，你的生老病死，你的周圍環境，哪一樣你心裡有底？哪一樣你不提心吊膽？哪一天你活得不像在監獄之中？哪一個人又是你能夠相信的而不處處設防？每個人生活的都像作繭自縛，自我殘害。是不是這樣？你看當傳統的中華文明的好的優秀的一切都被破壞殆盡後，取而代之的是自私自利的叢林法則的那一套邪惡的東西(邪黨文化)，你怎麼能不害別人，不害自己呢？你一定會，而且你想躲都躲不了。有一次，當我給我一個朋友的孩子講傳統文化時，他就問我這有什麼用？我說傳統文化中講仁義禮智信，比如說我們現在做生意，你能和一個不講信用、滿口謊言的人做生意嗎？他說不能。我說你看這不就是傳統文化中的東西嗎？！

現在的這種破壞是登峰造極的，達到什麼成度？都在害自己，互相害，使勁害，害死了還要食其肉，挫其骨，揚其灰，多可怕的世界，這還是人類嗎？這樣的人不止他們人的一面被假惡鬥取代了，他們又會給後人留下什麼呢？後人又會變成什麼樣呢？其實非常簡單的道理，當我們自覺不自覺的被（邪黨）欺騙、教唆以惡代好時就變成唯利是圖的人，幹什麼都想不擇手段，眼裡只有利益，其他的什麼也看不見了。當人人都變成這樣時，不就完了嗎？你整了我了，我不是要忍讓，檢討我自己，要退一步，而是我也整你，而且要整的更狠，你想結局是什麼？往往是兩敗俱傷。雖然一說人人都明白，可是真遇到事時還那樣，為什麼？因為雖然在表面上你知道，可是在你的內心已經沒有了，你根本就不相信，他已經被惡的東西所取代，我們真的已經達到自相殘殺的地步，而且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你看什麼有毒食品，毒水，有毒空氣，有毒土壤，有毒的日用品和居住環境，有毒的人際和社會關係，有毒的政、黨和國際關係。一切向利，一切向無德，這一切不都源自我們失去了維繫我們正常生活的傳統文化基礎嗎？！不都源自我們道德的消

失嗎？！不都源自一個多世紀來我們不斷的在否定、批判、毀滅著我們的祖先所留下來的寶貴財富嗎？！那些來毀滅我們中華文明的邪惡不在我們之列，可我們卻被玩弄，被利用來毀滅我們自己。我們每天都在找各種不如意的原因，可我們每天卻又在排斥、打擊和毀滅著那能給我們帶來改變，能給我們帶來好運，能真正改變我們的人生向好的地方發展的傳統文化——中華文明。往更高說，中華的子民們，沒有中華文明精髓的引導，你怎麼去認識更高的智慧呢？怎麼獲得救贖呢？

所以我們要復興中華神傳文化。每一種文明都有其獨特的東西，在正常狀態下這都是能保持他相對完整和長久發展的保證，每一種形態下所連帶的一切都是他完整的一部分，不可以進行切割和互換，不同的文明之間不可以摻雜、代替，否則帶來的就是毀滅性的災難。而在不正常的狀態下的刻意破壞帶來的就是毀滅，當下的中國就是這樣。

雖然以往的文明都會隨著宇宙整體的走向完結而完結，但是歷史上每一個文明都有他所應起的作用，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夠隨便的改變和從來，尤

其是現在更沒有從來的時間，比如說中華文明現在已經被破壞到了幾近消失的地步了，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從新再發展出一套文明來取代他挽救這一切呢？從神的能力的角度看是可以的，但從生命的善、惡選擇（雖然這破壞是不被承認的，但對已在此過程中選擇過的生命是不可逆轉了，不能破迷，否則就是不公平）上看是不可能了。所以現階段只能在現有的這一切中盡最大可能的找到並還原中華文明，使我們能從中得到啟示進而昇華到全新的一切中去。

中華文明也是獨特的，但他的獨特性在於他能夠啟示我們認識全新未來一切的不可替代性，現有的其他文明都做不到。中華文明在啟示我們能夠認識這一切上做了方方面面的鋪墊，除了前面提到的，還有他的修煉方面。我們的歷史上在修煉方面也是異常豐富的，有小道修煉，有大道修煉，有不同門派形式各異的，有大規模的，有獨傳的，有上深山老林的，有在寺院中的，有在民間的，平民百姓中有修煉的，將相王侯以至於皇帝也有修煉的。修煉、接近修煉、與修煉有關、與佛道神有關的、順天道（比如朝政、治家等等）和順天道而成之（比如古

建、耕種等等)的事、物與任何一個方面和為一體(就是那為惡的也一樣，讓人們認識到寰宇之間有魔、有惡)：藝文的，書畫的，禮樂的，百技工匠及所成事、物，飲食起居，風俗約章，兵政交拒，術武異能等等無有例外。我們所看到、聽到的遺跡、史籍、典藏、口耳相傳和親歷有感每個地方都留下印記，我們只需依循這些印記就可找回丟失的中華文明本身，而他又是為正法所造就，所用，所以自然就可以啟示我們認識全新創造未來一切的法輪大法，引領我們進入那與即將過去的沒有任何關的新天與新地中去。

【水的啟示】

我們舉幾個方面來說明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他的一切連帶性及啟示性。

我們從大禹治水說起，這是人人盡知，家喻戶曉的故事。說禹的父親鯀因用堵截之法治水不利被舜

誅，舜舉薦禹，禹用疏引之法終治水患，為後人所頌。平時我們大多用此事隱喻我們平常的為人行事、朝政，但很少有人去看他更廣、更深的意義。

其實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無處不存在這樣的涵義和他的引申，尤其是引申不容易被認識到。表面的是水患、人事、國事要以疏引來使其順通、平寧，實際上哪一樣又不是呢？在以往的正常歷史發展中，他就是這樣，無論他將來怎樣，在當時是可以相對穩定各個方面使其能夠發展下去。但我要說的是另一面，如果這樣去做他是可以得利（益處），可他又僅僅帶來的是利嗎？比如說水可以疏引為利，土也可以疏引為利，水流過後土必覆焉，有利耕種。可是源頭並不是這樣，土失壤必薄，經久壤必絕，基必塌，其下游只衝不積便無壤而種，只餘水患，經久民必無存。這個過程長也好，短也好，那是他必然的走向，我就說這個道理。這個理就是原有自然中的必然，都想永生，以何永生？在這個理上說還沒算人為的直接破壞和其致水土等的變質（典型的如三峽工程）後縮短其按自然發展本應還有段時日的壽命。

朝堂之上、鄰里之間、萬物所系是不是也是這樣？都講政通人和，是可以「天下太平」，也只是稍安一時，最終統統走向覆滅，沒有例外，那麼為什麼統統走向覆滅？你說現在美國可以說在整體上是政通人和吧，可是那是他自己的通和，而非世界的通和，當利在眼前時就沒有標準了。說自己是《聖經》立國，可是耶穌又是怎樣講的對待鄰里呢？什麼樣的人才是彼此的鄰居呢？是不是只要能給你帶來好處，迫害宗教信仰、屠殺其國百姓、活摘人體器官……都可以統統不顧了呢？連對待自己的鄰居尚且如此，又如何去善待天下呢？話又說回來，這種帶來一時快感的好處能給美國帶來長久的穩固的利益嗎？中國有句話叫「離心離德」，當人心遠離你而去時，你的大麻煩就開始了，或者說災難就開始了。我以前說過：修德以謙恭，臨朝匡正，雖族遠也結親；積怨以仇恨，恃強凌弱，即近也奔他鄉。哪一地不是這樣？因為上天在看著你，天下的百姓也在看著你，你說他們會怎樣對待你？這不是不言自明嗎！那個國和家的理是一樣的，從任何一個角度都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說政通人和並非為正通理和，並非更高的標準，正、理的認知標準又每況愈下，一瀉千里以致面目全非。古今對比、朝起朝落差之天地。我們到了不知其還有原始狀態，以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就是原始狀態。更不知還有超越原始狀態的更好狀態。因此他當然就無法支撐那個「天下太平」，必然走向末路。不是誰可以阻擋和挽回的，你阻擋和挽回也必然和堵水一樣被其沖毀，因為阻擋和挽回都沒有抬高相對應的標準、沒有這種達到比原先更好的機制（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比原有更好）。也就是說你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他當然就不起作用甚至與你的意願反向而行。就像穿新鞋走老路，而實際上那個現在的路還趕不上老路。儘管哪怕你是發自於善良的願望也不成（實際上那個願望本身也不純淨）。當然這和那種一切發展到最後必然產生的自毀、毀人的邪惡勢力（邪黨為代表的）還是兩把事，目的是不同的。那麼再說疏通，你叫他疏引也好，順通也好，他並不是最好，但他是已有的就這樣演化出來的正常發展，是必然。當沒有全新的法理去把一切從新來過解決這些問題，你是沒有辦法逃脫的，

還在其中。你願不願意都要朝向那個最終的毀滅的方向而去。

這些是所謂自然發展（演化）的走向必然毀滅的結果。再有一種就是上面提到的邪惡勢力人為的毀壞導致一切走向滅亡的加速自毀方式。

現在在奴役中華子民的邪黨就是後一種的最主要代表，它沒有好只有壞，不要去期望它，它也不可能會給你帶來好，它與一切的善良願望無關。那個邪黨不只是在「堵」，而是在砍斷、毀滅我們。對眾生一切的好跟它都沒有關係，它跟中華文明的存在目的背道而馳。它的一切是馬列邪教的東西，近百年的實踐證明它是真真正正來砍斷、毀滅中華文明而來。可是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它無論如何又徹底毀滅不了中華文明，為什麼呢？因為那是根植於人的內心深處的，他是你用人的辦法觸摸不到的，你或許只能在表面上讓他不存在（比如文革、鎮壓法輪功），甚至於人們平時也意識不到他在自身的存在，他就像在銀行裡的保險箱，在那裡安靜的等待著那把開他的鑰匙，就像那觀看洪揚正統神傳中華文化的神韻巡演的人，他們自己說就像等待很久

的事情、親人來到了身邊，找回了自己久遠的記憶，像回到了真正的家園。說這些話的人還不分種族、國家、地域，從此來看，那是不是在輪迴中有與中華文明不可割斷的久遠聯繫呢？是不是事情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深澈呢？是不是整個人類都在等待他呢？是不是都在尋找啟示，尋找解脫呢？你說強制改變不了人心也好，你說暴力不會讓人從心裡屈服也好，都是其表現出來的不同說法，實質是這個能讓你得以從生的命脈在起作用。邪惡的勢力廢了這麼大勁也沒有搞明白這個問題的實質。

也就是說，中華文明雖然是過去的產物，但在新的一切來臨之前他是唯一的能夠全方位的點醒世人認識大法正在造就新宇的文明體系。不能認識這一點或者說不願認識這一點的絕大多數人是因為自高自大（主要在大陸）、因循守舊（主要在海外）產生的嫉嫉和排斥之心所致。這不是正確對待問題的方式，也不是對自己、對別人、對你所連帶的生命負責的做法。歷史上哪一個先知、聖哲的來臨，當時的人們不是這樣的想法？耶穌：「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納的」《聖經》。為什麼人類總在同一個問題上犯錯而不知道

接受教訓呢？為什麼不去聽一聽、看一看、想一想給你展示出來的真實的一切呢？事情並非是耶穌說是這樣他才是這樣，而是今天不論哪個覺者來都會說這樣的話，因為那就是人們每一次都這麼做的事實，每一次都先入為主、罔顧覺者所帶來超常現象的結果。他們或許永遠也不會改變這個想法：「我知道那個是木匠的兒子」。這真的是你知道的全部嗎？

古羅馬因自大、罔顧事實（耶穌和門徒所行神蹟）而迫害基督徒，致使帝國衰落，終結。它更深的原因我們先不提。有人說我們也看不到，人不都說眼前利嗎，我就說眼前利，對於古羅馬來說，他得到了什麼？他的子民得到了什麼？是得到了一個好名聲還是不斷強盛的羅馬帝國？不什麼好也沒有得到嗎？！相反伴隨著瘟疫和衰敗最終使千年的帝國走向滅亡。這還沒有算隨之而來的相關族群近兩千年來與之如影隨形般的血雨腥風。上天能不震怒嗎？這值得嗎？不管你是一時糊塗，還是處心積慮，或者是有什麼在後邊指使，那個承受所幹之事的後果一定跑不了你，這樣的結果不可悲嗎？

歷史是一面鏡子，多數人連鏡子也不看，中國的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事嗎？在歷朝的演示中不也有滅佛、滅道、滅儒這樣的事嗎。看看史書他們的結果哪一個又是好的呢？

歷史的今天，在這場歷時十幾年至今沒有停息的超越歷史一切迫害慘烈成度的對法輪大法的毀滅式的屠戮還在發生，現今中國的百姓你們得到了什麼？今天邪黨不也在用迫害法輪大法的應用純熟的一切在對付你們嗎？我問問你們，現今的中國就是你們要的吗？當你們被邪黨管束和欺騙的身心因邪黨的生存危機而迫不得已被稍稍放鬆一點，通過你們自己的智慧、辛勤給自己積累一點財富時，邪黨就恬不知恥的說你要感謝它，那是它給你帶來的，進而就凶相畢露通過各種方式奪取你的一切。這就是那些已被奪取的人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和那些還沒有被奪取的人們天天提心吊膽過日子的原因。誰也不要覺得不在其中，只是在大的迫害中還沒輪到你，而在小的欺壓中你天天就是這麼過來的。問問你身邊的人，問問你的親朋好友，有多少人是曾經被迫害過的，他們在這之前的想法也和你現在一樣，或許其時還在偷著樂呢。覆巢之下豈有

完卵，這個巢不是邪黨，邪黨也從來也沒有給你們築過巢，這個巢是中華文明，是那個曾使我們每一人的祖先悠然的生生不息的存活於這個星球的保證，他才是在歷史上給你遮蔽風雨的真正所在。而現在這個巢被邪黨徹底摧毀了，這就是今天沒有天道、沒有人性、只有邪性導致人人為敵、人人相害的原因。當法輪大法要給所有人從新築起一個全新的得以更好生存的居舍時，邪黨發現它奴役的人已經或者想要獲得自由了，就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那流著奶與蜜之地，它們就瘋狂了，因為那再也不會給它們帶來各種所謂的好處，這就是在人間的表現。生活在中國的人通過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創造的財富那是你自己的，你為什麼要去感謝邪黨呢？沒聽說美國人自己給自己創造了財富要感謝民主黨或共和黨，這是十分可笑的邏輯。可是他們會感謝神，當然不是因為他們自身這些的好是神給予的，而是神給予了他們一顆正直的心，才能這樣安身立命得以生存，不致很快的走到自毀的道路上。說實在的在這一點上連大多美國人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感謝神，還真以為財富是神給的，每個人的財富是自己的福份換來的，無福之人你想換也

換不來，縱使是神也沒有辦法，實際上是神勸諭你向善，向好的地方發展，當你聽從了，而讓你有了一顆正直的心後去做好事才換來你的福份。可是現在，我們看看那些表面上提倡正義、自由、民主、人權的西方國家他們是怎麼做的呢？他們實際上和那些破壞這些的國家反倒成為了一夥了，為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裝聾作啞，甚至是助紂為虐。比如說這麼多年近二十個西方國家與邪共的所謂人權對話起什麼作用了？還弄得跟做賊一樣偷偷摸摸（它們管這叫「閉門會議」），你們不就是欺騙這個世界嗎？欺騙中國人嗎？給自己找一個連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好滿足自己的私慾嗎？得來的無非就是邪黨投桃報李的巨大「利益賄賂」；比如說王立軍交給美國的關於邪黨活摘法輪功人體器官罪行的資料已經過去一年半了，至今美國政府靜悄悄不擲一文，為什麼？因為這成為了與邪共在利益上的談判籌碼，至於人命不在他們考慮範圍之內。當年二戰結束後西方國家曾經信誓旦旦說不會讓奧斯威辛集中營那樣的悲劇從演，可我們今天看到的又是什麼呢？在勞教所、看守所、監獄、精神病院、洗腦班、黑監獄和千千萬萬被監控的家庭裡

又關的是誰呢？僅僅是法輪功學員嗎？這樣的迫害手段沒用在非法法輪功學員身上？更枉論邪黨奴役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奴隸莊園，他們有什麼人的權利和作為人應該得到的那部分？沒有，只有被奴役的份。當慾望、利益在前時這些就都看不見了。所以我們說一切都敗壞了，這還有什麼錯呢？！西方也一樣，別看表面的信仰，實質上心理並沒有。別看今天西方社會表面看起來還不錯，每個人想一想當這樣下去你們能夠維繫這些的表面基礎（西方國家自身的人權、民主、自由這些東西）還能延續幾時？當你們在進行利益交換時，你們還怎麼拿出這些來說事？邪惡的滲透和自身的變質已經都使自己處在危險的邊緣了。如果不信，你們自己說現今的社會和三十年前比如何？和六十年前比又如何？歷史的記載看不到麼？神看不到嗎？實際上你們曾經信仰的神早就離你而去了，不管那些神自身有什麼問題（對於人來講實質是他們的道也好、法也好已經沒有能力扭轉這一切，歸正這一切了，歷史所安排的那一段已過去了），當人們在這個狀態時所得到的結果那就是必然。這就像現今的中國許多人都說中華文明，可是連中華文明是什麼都不

知道，而知道一些並按其去做的少之又少，你說那個中華文明所連帶的更高級生命他們還怎麼管你？何況他們自身還有問題，已經自顧不暇了。在道理上來說是一樣的。

法輪大法是不是這樣呢？不是。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有目共睹，雖然修煉法輪大法的人也和其他人一樣是從不好中起步，但是整體上都能夠不斷的向好、向更好昇華。在人類有史以來的最殘酷的迫害和這個星球從來沒有過的活摘人體器官這樣的邪惡作用之下這麼多年都沒有出現一起暴力反抗事件，換作其他的人、團體又會如何？而且不僅沒有暴力反抗，法輪大法的修煉者還持之以恆的去講清每一個邪黨製作的謊言和邪黨實際面目的真相，講三退，使人們免於將來被淘汰，講按照大法如何去做一個好人給自己、家庭、社會帶來好處甚至於走向更好。你們在歷史上見過這樣的人群嗎？如果這不是正法那麼什麼才是正法呢？

我們說常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會得福報，那不是像邪黨洗腦一樣讓誰非要同意大法，或者是一句口號式的宣傳。而是你看法輪大法的所有經文

中都在勸導人做一個好人，比好人還要更好的人，把我們每一個已經變得非常不好的人引導回正路，在符合人的標準，符合神的標準的生活過程中去增加威德，得到神的庇護，在你們周圍的修煉法輪大法的人和沒有修煉法輪大法但相信這一點的人他們的實踐不是已經證明這一點了嗎，是這個道理。

就像美國人中很多得好了感謝神一樣是實實在在的，不是虛幻的。反過來說神怎麼會讓一個人無緣無故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呢（無論他是好事還是壞事）？都是有原因的。話說回來許多人不相信大法能怎樣是因為這些年邪黨封閉真相後洗腦的結果。你們從邪黨那裡的得到的一切關於法輪大法的信息全部是謊言，對於幾乎一切都給人們封閉的專制獨裁的社會我們真應該想一想真相到底是什麼？那堵住別人的嘴不讓眾人知道真相的一定不是好人，他說的任何話你都不要去相信，否則你就會是那個倒霉的人。要我說很簡單你只要把《轉法輪》從頭到尾一字不落的看一遍你就什麼都明白了。趕快去找真相！

這麼多年，說法輪功怎樣怎樣，我想問一下，沒有修煉法輪大法的人你們對法輪功是怎樣做的呢？對那些對法輪功做不好事情的人法輪功報復過誰嗎？不是一直好言相勸，告訴你善惡有報的因果關係嗎？至於得到了什麼不好的結果，那是法輪功做的嗎？是法輪功動刀動槍了，還是下毒殘害了？這麼幹的人有病、出禍意味著什麼？還不反思嗎？

法輪大法沒有這些，反過來中國的百姓你們從心裡說，有多少人是從中受益的？雖然這不是修煉應該管的，但是從各個層面誰沒有受益？！

從改善人際關係，維繫家庭、工作、社會的安全生活環境、社會環境（說句實在的，舉個例子，你的愛人是修煉法輪功的，法輪功不允許非夫妻關係的不正常生活，他或她沒有出去找第三者，你難道就不覺得心裡踏實？你不覺得生活有奔頭？這不是實實在在的好處嗎？至於說人被邪黨抓了、被邪黨迫害了，那是誰的錯？那是你愛人的錯嗎？就像邪黨強拆人家的房子，你能說是被強拆的人有罪嗎？那不是邪黨的罪惡嗎！還說什麼轉化就沒事了，你是不是要把他（她）轉化到去找小三呀？那樣的話

將來備不住還去殺人呢。你怎麼辦？人普遍都沒有一個正常的思維了，人哪，是邪黨給你洗腦洗成這樣的，那不是生命先天的本性。) 到人們應有的經濟、政治、司法等各項正常人應有的權利，哪一樣沒有使你受益？看看這個世界有幾個人在為你們發聲？如果沒有他們，那些處於悲慘境遇的人你們的命運會更加悲慘，更加會被邪惡悄無聲息的從這個世界消失掉。你們應該清楚的是害人的到底是誰？

我們說經濟、政治、司法等正常人應有的權利被侵害、剝奪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政權是否是專制獨裁的問題，他不在於什麼民不民選。中國古代的朝代哪一個又是民選的？不是也有好，也有壞嗎。那民選的呢？希特勒不也是選舉並最終被推到所謂元首的位置嗎，墨索里尼也是。可見並不是所謂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主要有兩個因素組成：一個是這個國家在整體上有沒有正的神的信仰體系。如果有也就是他從上到下是被神所約束的，被道德體系所約束的，他做什麼不好的事情是有顧忌的，整體社會環境不給這樣的市場。他只要還相信就不會或者說不敢很離譜，不像無神論那樣肆無

忌憚、為所欲為、無惡不作。這一點在中國和西方古代歷史中有淋漓盡致的體現。在最近的一百多年，為什麼邪黨能夠在中國得勢呢？首先就是這個原因導致的。清朝完結的前後，那時的國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拼命的否定和扼殺自己的中華文明，結果神傳的文明體系被迅速瓦解，被象物所取代，對神的信仰被極大的弱化甚至在邪黨奪取政權後被剷除，這給了無神論市場，給了邪黨發展並最終獨裁專制中國的契機，中國人現在受大難這和每個人的先人有關，也有自身的責任，就是現在還有不少人在無知的推波助瀾。而在西方，你看那些所謂近現代史中就是在選舉出來的做大惡的人中絕大多數都有無神論和共產主義背景。神給的道德體系的敗落，實際上在心裡對神的不信，自私、物慾的急速膨脹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整體的，營造出了這樣的環境，就像當時的納粹德國那個神給的道德精神都被替換成了所謂德意志精神，全民如此，它的全稱叫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它也迫害共產黨，但是它們的基礎是一樣的，都是建立在無神論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而正神的信仰靠邊站了，甚至都不讓你存在了，所以才會有這樣

的結果，造成浩劫。因此二戰後極力剷除這種思想，但是這種思想卻在戰後造成了更加慘絕人寰的浩劫，形式卻有不同，它主要是對那個被置於它統治之下的國民（奴隸）下手，在蘇聯、在東歐、在亞洲都是如此，死傷數以億計。

再有一個，就是這一切是誰安排的問題，是誰所導致的？人間的事情，人從來就沒有說的算過，按照佛家講是因果循環導致的。不信，我們每一個人想一想，已經過去的那些歲月有幾件事情是順心的？有幾件事是按照我們預想的在走？少之又少吧！

那為什麼這樣呢？首先在正常的歷史時期，對相信有神的人來說，這都是高於我們的生命按照每個人的不同情況給安排的，所以每個人選擇不了出生的窮富，生命的長短，一生的陰晴圓缺，喜怒哀樂，甚至連是男是女都選擇不了。這是對個人來說，那這個國家呢？這個世界呢？是不是這樣？是一樣的。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這個世界在他不同的歷史階段他的存在和發展方式都是不一樣的，窮富禍福也是不一樣的，都要看他的整體承載能力而定。所以你看中國古代正常的發展歷史時期同一個

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境遇也是不一樣的。這也沒什麼，很簡單，福享盡了禍就來，罪遭盡了有好事，就這麼輪來輪去。

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上面說的是正常的歷史時期，而現在是非正常的極為特殊的歷史時期，除了上面這種安排之外，還有兩種安排。

我們前面說了大家公認的一切都敗壞了，在正教中和不同的預言中都提到整個宇宙都敗壞了，一切都到了毀滅的邊緣，所以宇宙中有一些自以為能夠自救、說的算的比我們以前所知道的神不知要高多少的所謂高層生命它們給下面的生命安排了極其細緻入微的生命過程，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它們是有它們的目的的，不像前面的正常安排生命的神僅僅是因果循環的安排而已，它們的目的是什麼呢？是想利用這裡達到它們所知道的一定有來拯救這一切的救主在這裡正法時左右正法、逃脫正法。但它們卻忘了它們自己都已經隨著宇宙整體敗壞而敗壞了，連原來的它們自身的原始標準都不符合了，怎麼還能去管別人甚至自身不想歸正還想逃脫被歸正呢？它們本身不是被歸正的對象嗎？就

像一個考試不合格的人怎麼去輔導別人達到合格的標準呢？連它自己不都成問題嗎？就說這個意思，這是不可能的。

而且還不止於此，它們沒想明白的是那敢於來正法的一定在這一切之外，要遠高於你，看得明白，解決得了才敢來。學生怎麼能教學生呢？一定是先生才可以，先生才知道你哪裡有問題，是不是這個道理？

這種安排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不但解決不了還會導致包括它們自身在內的一切全部毀掉，因為如果這樣那就誰都不會達到能被救度的標準，也就只有毀滅，那才是真正的整體毀滅的大災難。

那個無神論、進化論、邪黨體系及世界上一切邪惡的勢力都是它們搞出來的，這就是每個人都看到的這個世界無論你怎麼看、怎麼想都不會覺得正常，無論你怎麼發出正常的聲音都會有邪惡壓制你的原因，每個人想一想我們的周圍是不是這樣。無論你處於人中的什麼樣的環境都是如此，這是一種破壞性的安排，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了。

還有一種就是無論上面兩種怎樣安排，都能在其中圓融一切，歸正一切的安排或者說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進程。這就是法輪聖王給予我們的圓融的法，無論是已修煉的，還是現在沒有修煉的；無論是有惡疾的，還是遭難的；無論在鬧市的窮人，還是在深山的富人；無論是天上還是地下以至微塵。法輪聖王都給予了我們無限的慈悲和不厭其煩的救度。對於那些相信他的並能身體力行的人將會有從未有過的福份；而反之對你無能為力，就等於你自己都不想生存了，在從未有過的佛恩浩蕩下都不能被救度這樣的生命真的不能再怨誰了。每個生命要明白阻擋你認識這真實一切的是邪黨，不是別人。每個人也都要看清邪黨它從來沒有為你們考慮過一時，它為的從來就是它們自己，並且它們自己也在自相殘殺，否則的話就不是今天什麼都不可收拾的結果，一切是死結。該清醒了！

【經濟的啟示】

我們再來說一說經濟方面。我們的生活是需要經濟來支撐的，所以能否看清經濟運行規律、能否控制經濟運行就成為與上至國家下至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要事，為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經濟學理論和各派經濟學家。但是他們都沒有看到經濟反應出來的本質問題。

先說他們的理論，在西方經濟學方面要數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開山鼻祖，後來有李嘉圖，凱恩斯等。不論是誰都在企圖用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和解決經濟上的問題，比如亞當·斯密認為兩個因素起的作用：一是勞動力的技術、技巧和判斷力，二是勞動力和總人口的比例。他講到了市場上「一隻看不見的手」；李嘉圖發展了自由經濟、自由競爭的理論；凱恩斯提出政府干預市場經濟宏觀調節的方法。這裡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馬克思的「用計劃經濟理論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凱恩斯的政府干預不是一回事。前者代表的典型是前蘇聯、東歐和邪黨奴役下的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那種經濟，不用我說全世界都看到是失敗的，幼稚可笑的，不值得一駁。而凱恩斯的政府干預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的市場調控，是引導和驅動，不是代替。

我們來看看現在經濟學的最高水平。維基百科：「主流經濟學理論依靠的是先驗的經濟模型，並從中衍生眾多概念。這些經濟論述通常假設在‘其他情況保持不變’之下，研究聚焦的變數是如何因應各種條件進行改變。當進行經濟學論述時，經濟學家重視的是尋找可以以最少觀察資訊來實證、最為明確表達、同時可以衍生出其他研究的理論。在個體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下，主要的研究概念為供給與需求、邊際主義、理性選擇理論、機會成本、預算線、效用、以及公司研究。而總體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早期則聚焦於對於總體變因的模型建構，然而隨著時間發展，這種路線逐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研究則更注重於以個體基礎出發的總體研究」。「目前的經濟理論仍然處於不斷探索、不斷完善的過程，尚沒有任何一種盡善盡美可以完全解決經濟發展的方法」

《華爾街日報》：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他出版的新書《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地圖與疆域》中反思了美聯儲為何沒有預見到金融危機，他自己犯了哪些錯誤，以及這一發現如何徹底改變了他的世界觀。

格林斯潘說，我一直認為自己更像是數學家，而不是心理學家。但在美聯儲，模型未能預測金融危機後，他認識到需要預測的不僅僅是數字。他說，一切都土崩瓦解，在一定成度上，沒有哪一個有名的主要預測者或機構料到這種情況。美聯儲有着最精密的計量經濟模型，包括了關於世界如何運轉的所有最新模型——但還是完全錯失了。他說，摩根大通在危機前三天發布預測說，經濟呈上升勢頭。而直到 2007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說，全球危機呈下降趨勢。他說，危機發生幾天後，我讀到一篇標題為「我們經濟學家知道一切嗎？」的文章。

格林斯潘開始逐步找出自己的盲點。他首先得出結論認為，經濟中的非金融領域狀況良好。問題在於金融方面，因為它很容易受到興奮及非理性恐懼的影響。對「羊群行為」的研究出乎他的意料。他說，事實上我大吃一驚。它顛覆了我對於世界如何運轉的看法。

格林斯潘當時信奉主要基於硬科學和經驗事實的分析。蘭德告訴他，如果不考慮到人類天性及其非理性的一面，他將錯過人類行為的一個很大的部

分。當時他們討論的內容並不是經濟，但如今他認識到情緒和直覺對於市場的全面影響。

美聯儲是美國經濟能夠表現出來的神經中樞，實際上他也是西方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神經中樞。他的任何波動都影響著世界的經濟運行。美聯儲主席可以說是在經濟領域最出類拔萃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說他代表的就是經濟領域的最高水平。

但是這種水平卻不能預測金融危機，包括各種經濟類機構，這是為什麼？因為你本身看待問題的路數就已經錯了，而且眼界非常狹窄，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想到或根本就不承認還有超越其更高層面的問題存在。

首先說看待問題的路數已經錯了，現今的世界，無論你在任何一個問題上的認識幾乎像魔咒一樣都要給你套上科學的枷鎖，尤其是這個數學，好像什麼事情都能用公式來套裝。這個科學是這個宇宙中最笨、最蠢、最低級、最狹隘、最物質化、最沒有人性、最沒有生命靈性的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方法了。每個人只是在其中，在沒有跳出我們生活的這

個環境去認識它，就感覺好像現有的一切都是跟它有關，離它不行。可是我們稍微一跳出這個環境去看問題就不是這樣了，你看我們已經發現的許多史前文化和我們的中華文明認識問題的方式和發達成度都遠遠超越於它，他不是看待一種事物的問題，而是看待所有事物的問題。

拿經濟來說，現在最高級的經濟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經濟模型，就是把各種現在人能認識的所謂可控的因素用數學公式的形式把它計算、推導出來。你看格林斯潘不是說了嗎：「美聯儲有着最精密的計量經濟模型，包括了關於世界如何運轉的所有最新模型」當然實際上就不只是經濟類的了，還有其他類的（這個問題的範圍並不局限在經濟領域）。但不管是什麼類的，最終「完全錯失了」。為什麼錯了？首先你算的絕大多數都是「物」，不是人，更不是連帶的更高的關係。當然他們也意識到了比如「羊群行為」所代表的心理學效應，但那是極為抽象的概念，而你現在也只停留在還是概念的位置上。可是心理學也好，哲學也好它們不能概括人類真實的思想和行為，本身這種學說就是不切實際的、狹隘的，它是在古代既不承認神，又沒有什麼可以依托，

可還要給這種人自己和讓別人相信他所說的必須給出一個說法的情況下，打著理性的旗號搞出的東西。而那個理性是自認為的理性，是站在實證的基礎之上的所謂理性，具體來說，就像當年哲學產生的時候，如果你和它說物質是原子構成的，因為當時它看不到，它一定會否定你，因為這不符合它的理性，也就是它不符合實在、存在的所謂實證的可推導的理性（也就是現時的所謂眼可見的正常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說白了就是眼睛不可見，你就會被打入異類，貼上非理性標籤。因為它的所謂理性是站在不承認神所要求的以道德（在中國更具體，就是因果關係）為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信仰體系（也是對這個世界的更高認識體系）的理性。就是說天堂、地獄它看不見，跟原子我看不見一樣，你講那個就不理性，哲學是只承認眼見事物的思想狹隘的人群搞出的東西。它的理性範圍就這麼窄，你也別跟我講解釋不了的現象，說不明白的現實，我一概迴避。就像現在的許多所謂科學家對未知領域連碰都不敢碰一樣，可是嘴上硬說不可能，大家想一想可不可笑，而這就是我們很多人今天正在進行的行為。

那這個科學是哪來的呢？它就是哲學衍生出來的。因為當哲學站在它狹隘的思想認識中不能真正去解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是按照所謂哲學的概念產生的，它當然解釋不了），他們又不能承認他們是錯誤時（這是關乎臉面的問題），他們就在想盡辦法去自圓其說。他們發現他們能夠觸及到的所謂現實世界有很多東西可以利用（實際上他們也只能如此，否則他們還能幹什麼呢？），於是他們就逐漸的不斷的把這個世界割裂，分塊，細化，實質上是企圖找到在這條道路上能夠解釋這個世界的答案，於是不斷的衍生，包括心理學都是從哲學中衍生出來的，他們在現有的不同的方向和層面上細化、細化、再細化，就造成了現在所謂的科學體系，它包括了眾多的學科門類，給人的感覺好像很豐富，很具有說服力。尤其在這種體系上造出來的東西本身就更加強化、更加催化了他們的這個想法，似乎成為了顛簸不破的真理。就像小孩玩過家家一樣，把它當成真實世界了。這個科學最致命的不能讓人碰的是對於超越它的更高認識所帶來的一切實實在在反映到這個他們所認為的現實世界來的一切現象，他們就不敢碰了，他們也讓別人這

樣，完全迴避，視而不見，甚至予以滅殺。這時他們連他們本身所提出的「實證性」也不看了。這樣做最典型的就是現在高舉科學大旗的中共邪黨，在這一點上來說，它是「科學」發展的高峰。它是「實證性」狹隘思想的最完美體現。當所謂科學發現的東西用科學這種認識問題的路數自身都無法解釋時，當現實世界發生的超常現象、事物用科學無論如何都解釋不了時，引來的就是無情（科學本身就是物質的，既不承認也沒有情感、沒有人性、沒有神性）的滅殺。而其他的沒有這麼激烈的國家他們採取的就是隱瞞、否定。就像最近幾個國家的官方在真實的證據不斷大量出現並通過網絡的力量使全世界都在質疑其隱瞞真相、再也掩蓋不住事實的面前不得不承認有外星人和 UFO 的問題一樣（他們說不公佈是怕人們恐懼、混亂，我看到現在也沒出現什麼恐懼、混亂，讓他們很沒面子倒是真的，揭了科學的醜了，否定了進化論倒是真的，顛覆了頑固的狹隘認識也是真的）。之前他們都在極盡可能的掩蓋再掩蓋，屏蔽再屏蔽。

那麼在經濟上來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眾所周知中共邪黨公佈的各個方面的經濟數據（實際上豈止

是經濟，哪樣又不是呢？）沒有一個是真的，你作為各種海內外的經濟研究機構怎樣能於此算出真實的結果呢？而且我前面說了，一切是聯繫著的。

「羊群行為」那也只是跟風，屬於最簡單的問題。我們要知道我們本身是具有思考能力的，具有極為複雜的感情的，具有不同層次智慧的，具有善、惡兩面性的，具有現今我們可知和不可知的被內外因素所左右的極為不確定的會向難以預計的方面發展傾向的人，這還是對於個體一般性的表現。那麼對於生命本源、生命群本源和他的連帶因素所帶來的變化呢？對於更高級的不同層次生命對人與物的左右之下帶來的變化呢？對於我們今天這個極為特殊的絕大多數人都在說的處於世界末日時期的世界又有多少我們根本就看不見但又能實實在在讓我們感受到的非正常的極為特殊的事物發展呢？哪一樣是能用數學公式計算出來的？哲學本身是狹隘的、抽象的，它推導出來的科學和心理學也不可能會是眼界寬廣的、全面的。你說金融危機沒有預測出來，那一定是這樣的，至於為什麼發生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話又說回來，世間又豈止是一個金融危機的問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我們預

料不到的事。如果站在有神的角度這些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沒有什麼新鮮的。只不過通過各種渠道告訴你、點醒你你不相信而已。所以你站在這個本身就極為狹隘的、沒有人性和神性的所謂科學思想指導之下，你就不會看清事物的本質、規律和他的走向。你就會不斷的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無論你是模型計算出來的，還是某些人人為控制的都不好使。

因為你無法預測華爾街有多麼的貪婪、私慾有多麼的膨脹；也無法預測包括主要是美國在內的世界的經濟以不可計算的或明或暗的天文數字的財富去支撐中國那個邪黨去殘害十三億百姓和依附於邪黨勢力的那些國家的百姓讓眾神多麼的憤怒，讓上天多麼的憤怒（要知道被害的人、害人的人、助紂及旁觀者沒有人是在局外的）；更無法預測在這不正常的世界中正法的力量超越一切如何以人們、國家對於善、惡的選擇而給予應得的發展走向和他未來的結局以及靜靜的迎候在這一切結束後回歸生命的全新世界。他還不僅是經濟的問題，他是人類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你經濟學，科學，哲學怎麼能解決呢？在這最後的、最關鍵的、最特殊的也是

最能體現生命選擇善、惡後真實本性體現的正法中一切與正法相連，任何生命都繞不過去，無視於此的任何事情都無解。歷代的先知所說不是胡話，已來過的覺者所言也不是嚇唬人。看看今天不就是在活生生的上演「這個星球從未有過的罪惡」嗎？！這如果還不是人類末日---最敗壞的歷史時期，那什麼時候是呢？每個人如果不在已經形成這種局面的其中去找回良知（每個人就是在這場迫害中去選擇，你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都面臨這種選擇，它一定能檢驗出每個人的良知有無）又如何被救贖呢？是你的經濟問題重要還是你的命、你的未來重要？

誰都要在這個天秤上來過，無論我們今天研究什麼，幹什麼首先都要從善、惡的選擇中起步，否則未來或好、或壞的一切都是空談，都無法預測。這十多年法輪大法被迫害時所發生的一切已足以證明這一點，善、惡的選擇一定會得到他應得的結果。否則美聯儲就不會預測不出來，世界就不會動盪，人們就不會心慌。這就是他的根本原因。當然你不相信也沒什麼，他也發生了，他也沒有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生了。

善惡有報、因果循環，這在東西方的歷史中演示的比比皆是。只是在西方沒有東方這樣明確的概念而已。而在東方，可以說整個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因果循環史（古印度在信仰佛教的歷史時期也一樣，直接就講因果循環，善惡有報），善、惡有報的歷史演義。每件事情都把天、地、人（天人合一）緊緊聯繫在一起，某部分單一的變化不影響其他是不可能的，無論他是士、農、工、商還是三教九流都在其中。這是給誰看的，不就是給現今的人看的嗎？而今天因為道德的墮落和五花八門的變異思想很少有人真正的相信他了，幾乎都當成了解心寬的說辭，只是說說而已，並不當真。甚至都為了謀財（國家和個人一樣）「忙」的沒有時間考慮這些了，覺者的勸告，先知的預言，實事的重擊好像都不起什麼大作用，禍事發生了過後還那麼做，連反思都不反思。當然說不反思也不對，他也反思，可他反思的是是不是禮沒送到位，是不是得罪誰了，是不是還有什麼關係沒照顧到，從上到下、從個人到國家都這樣想，他考慮的是這些。就像世界經濟危機了，他考慮的是是不是模型錯誤了，還有什麼制約因素沒發現（都是人這個層面所謂現實的因

素)，是這些。至於是不是因為自身（這裡國家和個人也是一樣的）私慾的膨脹傷害到誰了，是不是上天並不同意這樣做，是不是應該過後反思自己的德行，這些都沒有。因為什麼沒有？因為他們根本就不信，在頭腦中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解決危機的辦法從來就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就像西醫一樣治表不治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下回危機來了還是說不清道不明，然後又找出一堆似是而非的原因，周而復始。這樣就會使問題越來越大，越來越難解，真到了你無法收拾的時候也就一起完蛋了。這不是危言聳聽，尤其是現在這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期更不是危言聳聽。你也在找答案，可是你的頭腦裡卻沒有這個概念，當然就不會有解決根本問題的結果。當邪黨政權手裡攥著浸血的鈔票（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利益主要不是私人利益，當然他私人也有也很巨大，只是和整體來比顯得小。它主要的問題是會不會給他的整體經濟帶來好處，比如說買他的國債及其他投資會對他的利率、通脹等能帶來好處，當然促進他的經濟，讓他們的選民得到實惠，對他的選票、執政都會帶來好處。而給他廉價商品的出口可以降低他的資源消耗率，減少污染，減少環境

治理成本等等各個方面都是有益的，這只是舉了兩個例子）向他們揮手時，那個腿和腦袋就又不聽使喚了，就連表面的什麼人權、民主、自由也都統統看不見了（當然為了掩世人的耳目尤其是對其抱有希望的中國人的耳目，他們會假模假式的搞個所謂人權對話騙一騙也就 ok 了），更別說他們腦子裡壓根就沒有善惡之報如影隨形這種想法了。趕緊把美金、歐元、日元奉上（實際上這個絕大部分外幣根本就到不了中國，而是留在美國等這些國家換成了所在國的國債、其他投資、國際結算、黨官揮霍等這些東西，實際上最終都還是邪黨官員的，因為權力在它們手上。它只是在中國對等發行人民幣而已。我們不去說外幣會不會因貶值而損失，就說國內發行的巨量人民幣帶來的好處，比如說銀行放貸、政府投資跟絕大多數百姓也沒有關係，因為你們沒有任何權利對它左右，你們不止沒有這樣的權利，這個國家的任何立法、行政、司法權力你們都沒有，就等於你們什麼都沒有，這些權利是邪黨決對不可能讓出分毫的，否則它一天都活不過去。因為在它們的眼裡這個國家的一切都是它們的，它們決對不會和你們分享，每個人都想一想實際當中是

不是這樣。反過來說，卻會給你帶來壞處，因為通貨膨脹，對內的貨幣貶值，你的生活成本一定增加，你的經濟一定緊張，你原有的本來就不多的利益一定被削弱、剝奪。這一切一定會落到每一個沒有權力的人身上。所以它（發行的人民幣）不可能給你們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頂多像養豬一樣讓你死不了，臨了還要挨一刀（退休年齡延後）。而那點可憐的豬食都不是邪黨施捨的，都是你拼了命賺來的血汗錢），然後私下裡數著邪黨回報的利益偷著樂去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任何帳都是會算的，跑是跑不掉的，當下一場危機來的時候就不一定是這麼輕描淡寫了，很可能就是致命的，就是連根拔起的。包括西方人在內的所有給邪黨輸送利益助其為惡的人也應該看看歷史好好想一想了，歷史真的是你們的啟示之鏡。

【「理性」的啟示】

還有一個問題是「理性」這個問題。哲學以至科學、心理學等等一說到超出它範圍的問題時就提醒你注意理性，好像你不夠理性或者說理智，因為他們把講所有超出他們解釋範圍的問題的都當成不理性，大體是把你給歸為不正常之列了。那麼這個世界是不是這樣呢？神就沒有理性嗎？如果他們沒有理性他們的信仰怎麼能存在幾千年，那麼多的人去信他們呢？難道信他們的人都瘋了不成？所以說神也是理性的，而且是更高的理性。就像神傳的中華文化。神的理性和哲學的理性可不是一回事，神的理性是建立在對這個宇宙真實了解基礎之上的理性。是能把你的疑問解釋得通的，按其去做是有實效的。而不是像哲學的在人中來看都是非常窄範圍內的所謂理性。當人們按照神的理去做時，真的就會產生奇蹟：身體健康了，逢凶化吉了，家庭和順了，事業成功了，環境和睦了等等等等。舉個例子說：不信的人，可以去問問發自內心的信、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修煉人和非修煉人，是否有奇蹟發生，那是一定的。因為每個人都有業債，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風順，說不上就遇見這個難那個難，可當他（她）真正相信時，因為你

的善念、善行（真正相信的人就會有善行，那些反其道而行的人，有的雖然嘴上說信，可實際上不容易有善行，那就不是真的相信，這樣的人還真應該好好想一想。每個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自己心裡是清楚怎麼回事的，千萬不要欺騙神，如果那樣或許就不是福報了）神就會慈悲於他（她），善解這些冤怨，給予方便。你說哪樣不在理，不理性呢？很多人只是沒有親眼看到或親身體驗到才不相信而已。可那不代表不存在，更不代表不理性。反倒恰恰說明你的認識有局限，不知道超出你認識的層面還有更高的理性存在，而不是你認識的就是理性的全部。

【能量的啟示】

我們再說說能量的問題。生命只要生存就需要能量來支撐，從古至今我們也在以各種方式尋找並嘗試、利用能給我們提供能量的方法和資源。從我們的食物，到水、火、風、電、核、木材、水利、土

石、煤炭、石油、核材料、生物能源、太陽能等等幾乎把我們能夠知道的，探測到的，找到的全部利用上了。但是還不能解決我們的根本問題，仍然面臨著整體上資源枯竭、不能長遠生存的現實問題。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在這浩瀚無際本應該有取之不盡的資源的宇宙中我們卻面臨著這樣的局面？

首先說一下我們看待問題的想法和層面（說到底是悟性問題），我們看待問題的想法和層面直接導致我們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和我們所能得到的結果。這裡就包括我們對能量的認識和利用。

現代人就講所謂的實惠，眼前利，摸得著、看得見的我才承認，否則的話一概不去考慮，誰要一提就會被認為不正常而予以打擊。那個正不正常可不是由著人的標準決定的，人類的發展實際上不也在不斷的刷新著自身的認識嗎？怎麼能對你認識不到的事、物不分青紅皂白的打擊呢？

其實我們對我們所存在的世界形成了許許多多固有的認識，連我們自己都認識不清楚的都敢去下定

義。這樣做對嗎？比如舉個典型的例子：我們這裡是不是宇宙中心的問題。或許有人會笑我，說這個問題早就已經解決了，你現在還提這個問題。我想問的是這個問題真的像人們想的那樣解決了嗎？它真的就是終極答案嗎？我看未必。在古代無論東西方都認為我們是宇宙的中心，這不是人類想像出來的，而是在久遠的史前時期由神所告訴人類的，可是到了幾百年前當人類發現並用望遠鏡（有人說是發明，我不這麼認為，因為在史前時期的繪畫中早就清清楚楚的告訴人們這些東西已經出現過，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人類不過是把它從新「撿」起來了而已，有沒有它或者說它什麼時候出現是看人類的發展而定）觀測天體併計算出太陽系各星體的運行軌跡時，發現地球是圍繞著太陽旋轉，因此而推翻了「地心說」，許多人幸災樂禍的說：你看，你們錯了吧！你們是迷信吧！要我說他們還是高興得太早了，我想問，那個「地心說」是神說的地球是宇宙中心這個意思嗎？啊，地球圍繞太陽轉地球就不是宇宙的中心了，那你向更大的範圍、更廣大浩瀚的宇宙去看過沒有？在更大的範圍看地球是不是宇宙的中心？再往超越我們的這個宇宙範圍看

地球他是不是宇宙的中心？那麼更廣大呢？人是不是把神當人看了？認為神的眼界也像人一樣這麼狹窄，只看到地球這麼一粒微塵大小的距離呢？神說的根本就不是人認為的那個概念。他說的是更廣大，更浩瀚無際的宇宙中地球的位置；在你能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宇宙各個層次的生命中地球的獨特位置；在眾人都說的世界末日來臨之時能夠得到每個體系整體救度的唯一位置，這才是神慈悲於我們讓我們知道的宇宙中心的真實含義。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我們怎麼能用人的想法去置換神的所指呢？！

況且，許多人說地球圍繞著太陽這麼轉，那麼轉，我說還不見得，你只能說他相對那樣，地球圍著太陽轉，太陽系也在圍著銀河系在轉，銀河系又在一系列的星系團中形成了自身的旋轉體系，那麼更大呢？他（地球）又以什麼樣的軌跡圍著誰轉呢？在形式上你說太陽、銀河中心、星系團中心以致更大的的是我們環繞的中心，哪個都無所謂。他或許都沒有跑出我們是這層宇宙的中心，都沒有跑出他是更大宇宙的中心。是不是這樣？

從另一個角度說，看你站在哪個層面？不同的層面界定中心的概念都不一樣。一個國家的中心是首都，首都裡還有他的行政中心--政府、立法中心--國會、司法中心--最高法院，每個不同部分的人都會把自己的部分認為是中心；那麼這個世界呢？它的概念是不是又有所不同呢？它有信仰的中心，經濟的中心，區域合作的中心，風暴的中心，邪惡的中心...。它都說明了世界上的各種各樣的中心問題；那麼小到一個人呢？你說人體那個地方是中心？如果從維持軀體生存上來說，可以把心臟稱為中心。如果從控制運動來說，可以把大腦稱為中心。如果從思想意識來說，每個人的所謂靈魂也就是我們說的元神是他的中心。所以從這一切來說，能夠把這一切救度起來，能夠讓生命得到從生，能夠淨化這一切來說，地球這裡就是宇宙的中心，因為正法的救主要來這裡，從這裡開始成就全新的一切。

我前面說人類生存也是需要一個安全的宇宙環境的，不是說我們的地球是圍著太陽轉，我們就不是宇宙的中心。為什麼不去想這個環境就是為了維持在地球上的我們而特意創造出來的，都是為地球上的我們安排的呢？我們不能住在太陽裡吧？我們

也不能住在所謂空曠的太空環境當中吧？我們畢竟需要各種條件來支撐吧，那不在地球上還應該在哪裡呢？就從我們存在的太陽系來說，你看在我們這個層面其它的行星上有人居住嗎？沒有吧，至少現在看來是這樣吧。那為什麼呢？實際上在這個層面上來說那些是為我們遮風擋雨的，不管是隕石也好，彗星也好，或者是什麼宇宙射線都在這個環境中極大的屏蔽了（比如說各種有害射線被各種形式削弱了，不那麼有害了），阻擋了（比如說有威脅的彗星撞到其它行星上去了），還有其它的問題，哪一樣不給安排能行？我們怎樣能平安的生存？這還是我們現在能夠感知的因素，在這麼複雜的又極其精密的只有神的智慧才能創造出來的宇宙中有多少宇宙中敗壞的東西帶來的危機、又有多少維繫這一切正常運轉的複雜因素、還有多少能夠使得將來挽救這一切的安排在其中起著作用……我們不能感知的還有多少？或許數都數不過來。一切都不是我們想當然的，而我們卻在這裡幼稚的談我們自認為的生存環境應該是什麼樣？

說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講出一個事實，就是我們對我們自身存在的環境和我們自身的認識也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他不僅是我們認識對生命意義這樣根本的問題，也是關係到方方面面的聯繫、長遠發展和昇華問題。

你停留在這種認識中，必然要在這種認識中去求結果，在這個圈裡打轉。而你不承認的（為了所謂臉面）就打死都不去思考。你看在埃及，那個金字塔就在那裡靜靜的聳立著，可是它卻能使食物像放在冰箱裡一樣保質。它用的是什麼能量？為什麼我們不能跳出現在固有的思維去想一想呢？你看在世界各地出現的飛碟，它們怎麼能以超越我們現在理解的方式飛行甚至是突然消失又突然再現，現在的人尤其是那些所謂的科學家根本就不承認，一句「不可能」就把所有的出現在眾人面前的事實全擋住了，你說那哪能有更高的認識呢？怎麼能找到更高形式的能源呢？這還沒提在各種歷史記載和傳說中史前不同文明時期那時人們所用的形式各異的能量來源，超出我們局限範圍的太多了。眼睛就釘在現有的能源上，看你用完了怎麼辦？

也就是說能量的形式不一定像我們現在認識到的那樣，就是這些，他還有我們認識不到的更多種類。而他的利用形式也不一樣，能量（能源）和利用能量（能源）的主體也是密切相關的，他還有限制你利用不同能量（能源）的標準和我們對不同空間的認識程度，也不是想用什麼就用什麼，可以隨便用的。

我們今天利用能量和能源存在的形式基本上就是我們站在現有空間所謂科學認識層面的東西，沒有超出我們這層空間的認識水平。可是我們如果想突破，那就要放下我們現有的所謂科學研究的認識方式，甚至要更高。並且首先要在道德水平上提高上來。

很多人說利用能量和認識能夠產生更高、更強大能量的能源怎麼能和道德掛上鉤呢？實際上不是掛鉤，他就是一體的。

我們先說中國古代，你看中國古代自清末中華文明結束之前基本上沒有用到我們這個所謂現代能源和他採取的形式。比如電（包括磁，中國古代也用

指南針，但那只是用於辨識方向，而現在是廣泛用在很多領域）、各種射線、化學能源、生物能源、核能、風能等，在清末有的只是擦了一點邊。你說中國古人真的認識不到這些嗎？不見得，你看民間的那些預言家他們怎麼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難道他們看不到麼？不會是這樣吧？

我有一個朋友，他生來天目就是能夠看見的，而且前後都能看到很長的時間發生的事情。有一次他和我說了一件發生在他自身的事：高考的時候，考試的試卷都是保密的，一般人不可能知道。可這對於他這樣的人來說根本不是問題，直接就能用天目看到，並且答案都知道。他自己還知道上天是不讓看這些的，看了也不允許用。可是為了一個好成績，他還是沒忍住看了。結果在考試的時候，他說什麼都看不到了，也想不起來了。他知道這是被懲罰了，其實本來平時成績不錯，結果考得非常不理想。

舉這個例子說明什麼問題呢？就是說你知道也不能說，也不能拿出來用，因為相應的發展階段實質上就是整體道德水平處於不同位置那是有對應的不同生存形式和所用的。而且歷史還沒演化到那個

時候，那怎麼能隨便拿出來給人用呢？並且他也不見得就比你現在的好，往往是歷史越發展到後期道德水平越低，生存形式越低級，所用方法和所用之物越笨。有人說我們現在都能夠上火星了我們還笨，你是在你這種環境之中說自己，卻沒看人家是什麼樣，甚至是都不知道人家是什麼樣。你怎麼能說你不笨呢？就像上學我只看到我成績好了，就說自己成績是最好了，沒有看別人，或許你周圍的人成績都比你好呢。這道理不是一樣的嗎？

你說你高了，真不見得，上古時期的先民還沒有病呢，你現在怎麼樣？豈止是沒病，上古時期的先民普遍還具有特異功能（實質是人體自身的功能），你又怎樣？上古時期的先民施展功能還能遁入另外空間，在你眼前瞬間消失，在另一個地點又能夠瞬間展現。你說你現代科技行，你給我來個看看？這不是我杜撰，這是在歷史上有記載的，翻開史書奇聞異事比比皆是，歷代的史學家難道都是瘋子？而且你想他能夠這樣展現，他就不能上哪個星球轉一圈再回來？他就不能做出讓我們更想像不到的事？事實上他能穿越不同的空間，你現代的科技對另外空間還一無所知，你說你差了多遠？

那因為什麼他能這樣？就是因為道德水平的問題。當時的社會道德水平相當高，他就適合於給他這些，他也能夠善用這些，社會是穩定的。你現代的人給他試試？那就天下大亂了，他就不行。

等再發展下去，到了黃帝之時，雖然相比現在還是很高，但是他已經就不適用這些了，不能在整體上善用了，所以就不給了。當然在修煉界和民間極少的人還有，可是都不能顯示於世了。但即使是這樣，因為他道德水平相對還是高的。所以上天給予了他一套間接的次發達成度的東西，比如浸透因果關係的發達的中醫（如《黃帝內經》）、現代人難以理解的古建（如《魯班經》）、高超的冶煉鍛造水平（如用記憶金屬鍛造的劍）、現代人也搞不明白的用兵之術（如《孫子兵法》）、豐富的預測形式（這就多了去了，佛道兩家的、奇門的、民間的等等）、來源於各家的為人治世之說（這裡也浸潤著修身、治世之道）等等。總而言之是不離道或法。他是建立在與高層對應關係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所以他的真正能量的來源還是高於我們這層的能量形式。

我們現在說他們之間的關係和作用形式。當我們抱著私慾和貪婪無度把我們的本性中善的一面泯滅時，當我們不注重內心的昇華而一味地向外去求時，不只是帶動著道德的整體向下，也帶動著一切整體向下，包括對能量這個問題認識亦如此，什麼都會離他的真正的最好的一面越來越遠。

當我們在向外求時，我們忽視的恰恰是我們自身，而我們最自以為是的就是忽略自身，以為這沒有什麼，誰都不知道這個自身才是真正的寶。你看在地球上乃至於宇宙中你還能在這個層面發現比人體更精美、更完善、更奇妙、更複雜、更難以看明白的東西嗎？有比人更具靈性、智慧、情感、理性、創造性、悟性的生命嗎？人真的是神所創造的萬物之靈，在人能看見的層面也只有人才允許修煉，上面才承認，其它的都不允許。真的看不出來人及自身的身體是與眾不同的嗎？可以說他就是根本的根本，打開人類各個方面向更高昇華的本質和原因所在，包括能量問題。

你看外星人弄個飛碟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在宇宙的星際空間以億光年計這麼遙遠的空間距離來去

就像上鄰居家做客，這麼大本事，可是它們卻偷偷摸摸的來到地球研究人，這是為什麼？按現代人的想法，它們技術這麼發達，都可以穿越不同空間去走，為什麼來到地球這個技術如此低能，在它們眼裡不堪一擊的人類做研究，完全是沒有這個必要的。這就是人類站在這個所謂科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無法解答的必然結果。他們根本就認識不到作為人的根本價值。就像我上面說的人可以修煉是特殊的，人體也是特殊的，他都是對應來的。那個不同的能量在哪裡？就在不同的各個層次的空間，當允許人能夠修煉這個事情定下來之後，一切都要在這個基礎之上來安排，不安排能行嗎？如果一個人無論修煉到哪個層次空間的位置，都要在那裡為之作出相應的連帶的一切，包括能量。那是極為強大、龐大、不可思議的威力無比的能夠制約其他空間的能力（我們叫神通）。在我們很多能看到的是憑藉我們自身這個身體就可以騰空，飛行，就已經能做出許多不可思議完全超出我們現有能認識的事情，他連帶的還不是超常的嗎？還不去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嗎？當然前提是必須得修煉，不帶任何前提條件的修煉，不能為了這個而去修煉，要在心性上

提高。所以說只要你能修煉上去，就不會限制你用那個層面的能量，人這裡與那裡是完全相通的（當然在圓滿之前為了安全還是有限制的，圓滿後就沒有了）。

而人這個看得見層面的其它生命就不可以修煉，它不具備這一切，誰做了還要招天殺，包括那些外星人。連它們都沒有這個機會，都垂涎三尺。所以它們就來這裡研究人，取代人，達到自己返回去的目的。許多人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還渾渾噩噩不知道珍惜這個有人體的機會呢，不知道珍惜能夠修煉的機會呢，人家可都要搶了。當然別以為它們很厲害，在人來看很厲害，在神來看什麼也不是，也是枉費心機。你穿越空間還要弄個飛碟弄個什麼東西來去，你看修煉得道的人哪個是坐飛碟走的？哪個不是就用這個修煉成的身體直接走的？人的科技與外星人的科技差的遙遠，外星人的水平如果對於神來說，直接就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為什麼它們科技這麼發達能來到地球卻不敢明目張膽大面積的對人下手的原因，是有我們看不見的更高級的生命在看護著這一切，對於我們來說不要以為能夠活著是想當然的事情，每時每刻不知有多少路數的生

命在虎視眈眈伺機下手，豈止是外星人？沒有神的護佑我們一天都過不去。每個人都好好品一品是不是這樣？

修煉返回去這才是我們解決能源問題、生存問題、社會問題、自身的長久問題等一切問題的根本。除此之外沒有他法。這是宇宙為我們開的唯一的門，別的還沒有這樣的機會。

在這裡我想說一件事情，在我們的師父李洪志先生二十多年的正法中，為了每個修煉者將來的一切，不就是在這個人的這個身體上起步的嗎？也是在這個身體上和為了這個身體在億萬人的心性提高中創造了無數奇蹟：無病狀態，化險為夷，體現功能等等等等。如果說非得需要證明，這一切不都是證明嗎？還需要什麼證明呢？

邪黨為了迫害法輪功和從中賺取金錢等原因從修煉法輪功的學員身上摘取器官，這是曠古至今未有的罪惡，它們（一切參與其中的和明知如此還來換器官的）必將斷送自己的未來。但是反過來說，連邪惡它們自己都說修煉法輪功的學員身體是健康

的，沒有病的，否則它們也不會用。這不正說明修煉法輪功的真實效果嗎？

我們再進一步說，這個世界最優秀的醫生敢不敢說我讓你沒病，讓如此眾多的各個年齡段的人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並真正的去做到，甚至超越這一切的做到？連你現今的科學家研究都研究不明白的人體，我們的師父卻可以做到，那你說誰才是更高、更真實的呢？對於你人類都說不明白的人體都能夠通過我們都認識不到的方式和能量去起這樣真實的作用，你怎麼就認識不到這意味著什麼呢？道家講：「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能左右這樣的事情和層面，你說還不是神嗎？還不是覺者嗎？還不是所有人等待那將要來的救主嗎？你還不去相信那還相信什麼呢？？？許多人非得事到臨頭才明白，那也就不算數，也就晚了。

那些遭災的，遭難的，尋求解脫的，和那些相對過著平靜生活的人一樣。能夠帶你走出這一切的預言中所講的你等待那最後要來的那位就在人間正宇宙一切的法，可是你們要么就是被邪黨的污衊、謊言擋住了雙眼，被邪惡欺騙著不認能救度你的法輪

聖王；要么就是因為被各種固有的觀念阻擋不承認已經顯現出來的神蹟而不敢向前一步；要么就是痛苦太強了，你已經沒時間去想或想不起來或不願相信或被聽信謊言的人慫恿放棄嘗試一下的打算…。無論哪種都是你做不了自己的主的表現，這是非常可悲的；還有就是人的所謂認高不認低的心理作祟，總是以什麼出身貴賤，富有成度，學歷高低等等這些來衡量能力的大小，認為從人的所謂標準來看我們的師父李洪志先生太普通了，瞧不上眼，心底總是有一種錯誤的想法認為那來的人應該是用人的標準來看十全十美（我上面提的那些因素）的人（照這個標準歷史上所來過的覺者沒有一個符合標準，他們絕大多數都「普普通通」），而且是轟轟烈烈而來，甚至是以覺者的真實面目出現，或者是在人這裡顯現出神通把現在迫害大法的人處理一批讓他們看到這樣他們才會相信。神的能力不是這樣用的，如果這樣了，那還是正法嗎？那樣還怎麼檢驗人心，看清生命的好、壞？那樣也不存在修煉的問題了，對為好的生命是不公平的，那個外在直接顯現導致的變化和自心在迷中真實選擇善的變化是不一樣的，是根本性的不一樣，後一種才是

可留的，也是法中認可的。其實就是採用人中不好的手段也不行，你比如暴力或者戰爭，正法怎麼可以那樣呢？要是那樣是不是耶穌也可以帶兵打仗？釋迦摩尼也可以衝鋒陷陣哪？是不是這個道理？

話說回來，你說修煉法輪功的人上億，各個階層、方面都有，尤其是所謂強力機構到處都是，要真像邪黨說的那樣要奪取什麼，以實踐中法輪大法修煉者如此聽和信李洪志先生所講的，要推翻它的邪黨政權或達到什麼其它人中的目標好像不是什麼難事吧？可是怎麼什麼都沒有發生呢？再一個，你想我們的師父都能夠突破空間去淨化人體使人體達到無病狀態，可以改變生命的狀態，難道就不能突破空間輕易的就要了你的命？這還是難事嗎？如果他不是正的，就憑這樣的能力，邪黨是不是也早就不應該存在了？在被迫害的過程當中不也只是那些壞到不可救、不可要的邪惡之徒被處理掉了嗎（在救度過程中的這種處理也是用來警示那些仍然在做惡的人。當然到最後，到末日審判，不能留的那就一起處理了，因為選擇結束了）？而此時每個修煉者只是在苦口婆心地講真相，在勸善，在想

盡辦法的能夠讓你在法中得救，也僅此而已。所以說從哪一點來看都足以說明邪黨說的都是謊言，是不是這樣？我不會強迫誰接受什麼，但一定要讓人說話，一定不能堵誰的嘴，一定要把我心裡真實所想的講出來，讓別人去聽，去選擇，而不是強迫人如何去選擇，如果這樣的機會都不給，那一定是強迫消聲，是邪黨那一套邪惡的做法，是滅絕人性的做法。每個人去想我說的對不對？所以說是這些心理在影響著你、阻礙著你不能認識這正法；還有一種人就是日子過得很安靜，沒有什麼大的起伏，也沒有更多的想法和追求（這裡指的是對人生命問題的思考），只想過平靜生活的人。

大體上是這樣幾種人，因為各種原因現階段不能認識法輪大法，不能認識到法輪大法的慈悲和威嚴。可是這卻不能代表你們能夠在從古至今無數的人說的世界末日中得以平安過去，因為在未來的那個日子裡就是以生命對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態度決定的存滅，你相不相信他都是這樣，因為將來的新的宇宙決不可能留下背離法輪大法而行的人，也就是背離真善忍而行的人，你想生命都背離真善忍而行了，它還能留嗎？這個理能越過去嗎？

這是從未有過的機會，是給我們所有生命的機會，稍縱即逝。

【崇文的啟示】

再說一個問題，就是教育這個問題，好像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古代那樣重視教育，那麼系統，那麼龐大，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中就沒斷過。

古人講「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士農工商，士要排在前面，可見古人對有學問的人和使人能有學問放在多高的位置。那麼為什麼是這樣？他想達到什麼效果呢？

我想首先就是能使我們的文明綿延不絕，世代相承，把他精華的部分流傳下來，得以在最後的時候，最關鍵的時候用來讓我們在最後的劫難中醒悟過來，從而獲得救度。如果不是這樣，那為什麼邪黨一上來就像瘋了一樣，拼命的要毀滅我們的中華文

明呢？而且是連根剷除？因為宇宙中的邪惡看到眾神創造這個文明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在這個末劫時用，他是末劫時生命能夠得到救度最重要的啟悟保證，沒有他生命真的不容易對未來歸正一切的大法能有全面的啟悟。所以邪黨才不遺餘力的除之而後快，然後它們用邪黨的一切進行替換。但是實際上它們又不能把這些在人的大腦中給摳出來，儘管人不知道是這樣，可是它們能在後來的時間中給你灌輸它們的東西，使之與原來中華文明中表面上能體現出來的部分混到一起，這樣很多人就分不清哪個原來是自己的，哪個是後來的，實際當中人根本就不知道它們在這樣幹，所以連這樣的概念都沒有，就被糊里糊塗的洗腦了。這就是現在很多國人的狀態。其實要想分清這些也很容易，只要把古代的史書（不要看清朝（不包括清朝）以後寫的，也不要看現代人所寫的白話文史書，就看原文，理解多少算多少，不要緊的，慢慢的就會理解更多）看一下就知道哪個不是自己的，那個是邪黨灌輸的。

再一個就是在這種崇文的環境中能夠使你得到昇華。中華文化不同於其他文化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還在於，你在浸潤於這種文化中時，不僅是留於文

字表面，還能從中得到昇華，明白許多你在文字上看不到的東西，而且是方方面面。這是其他文明不具備的。這和佛法修煉中對法的理解方面是相似的，同樣啟悟著我們今天認識的形式，這對修煉是很重要的。

另外，他對當時的各個歷史階段來說是起到良性循環，穩定發展的作用的。為什麼在歷史中整體上來說是崇文的環境，而把其他的尤其是商排在了最後。就是讓人們不要重利欲，而要重如何讀書為人，識文才能知對錯、善惡、是非、正邪...，才能知禮儀廉恥，才能知溫良恭儉讓，才能知仁義禮智信。如果在佛道兩家，才能分清人與鬼、道與魔、天國與地獄、神聖與墮落.....。他一方面是起這樣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給後世，給現在一個說明，讓我們知道宇宙的豐富並非像我們現在在這個層面看到的一無所有。

說到這裡，我說一下現在宇宙學上的一個錯誤認識，在大尺度的宇宙空間如果像我們現在這樣的認識認為宇宙空間就是真空的，沒有物質存在的或者有極其少量(與地球空間的物質密度相比)的物質，

或者說物質是非常稀薄存在的話，那這個宇宙在這麼漫長運行時間中早就應該發生坍縮了，也就是所有的物質擠到一起來了，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並不是這樣，反而還在加速膨脹，這說明什麼問題？它說明我們現在認識的是錯誤的，所謂真空的空間它並不空，而是由我們現在還看不見和探測不到的所謂物質和能量所構成，它也不是現在科學上所說的可探測的物質和不可探測的暗物質、暗能量那麼簡單，因為它只能解釋得了（按你現在所謂科學上的算法）不坍縮，而不能解釋得了為什麼在加速膨脹。所謂大爆炸理論的模型應該是能量恆減，逐漸遞減，因為它是總體上消耗的，燒柴取火也好，核能發電也好，沒看到木柴越燒越多，核內能量越發越強的，它怎麼還能膨脹呢？它怎麼增加的？能量從何而來？憑空出現的？何況那能起作用的還不一定是所謂物質，他能不能是有更高智慧的生命在左右呢？就說這個物質的概念也並非人想到的一成不變，比如說我們這個空間的物質就不能把它搬運到其它空間嗎？反過來說把其它空間的東西拿過來放到我們這個空間又行不行呢？這不是所謂科學幻想，因為無神論的科學永遠也不會承認會有這

樣的事情發生，不承認有神論的所謂科學永遠也解釋不了這個世界，它自然也就想不到讓它抓瞎的各種問題真實的謎底，你看外星人的科技不知比你先進多少吧，他都突破不了，還得來地球看神造的人是怎麼回事，而實際上還不止於此。

從崇文的本質上來說就是打開人的智慧，保有人的本性和神性，讓人能從心裡真正的向神接近，不失去這個聯繫。從而在現在我們這個最關鍵的歷史時期啟悟我們達到解脫的目的。

所以這個教育(實際上應叫崇文 ,崇文之廣達昌盛、明慧不惑) 問題就被古人擺在第一位，儘管古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最終的真實用意，可是在古時他所表現出來的意義已經讓古人發現他的重要性了，所以才會經久不衰。

那麼我們現在的教育是不是古人的崇文呢？不是，而且是絕對不是。儒家說「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又說「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說的非常明白，直接點出崇文的目的在德，在善，在惠於蒼生，無論獨處還是治世以善先行。

那麼從小又以何治學呢？「人之初 性本善」，開板就告訴你人應該善，打下一個善良的基礎。在這樣的環境中你想成為「歪苗」都很難。

那麼治學方法又如何呢？是有學，有問，有答，有論，有不拘一格，有涵蓋穹宇。使其啟蒙為學，有疑可問，有惑必答，有難能論。不管你是少小孩童，還是翰林國學，無有例外。為學者並非寬、嚴兩極，一概而論，而是因材施教，著時、著勢、著理、著史、著隨性而化、著蘊學於行。使低者能持守，平者能盡用，高者能昇達，有教無類，無有棄、取，一視同仁。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人出了數不清的能人志士，他與那個整體環境、氛圍息息相關。而現在許多人說現在的教育和教育方法怎樣怎樣，把它所有的問題不加分辨的甚至是居心叵測的一概扣到古人的頭上，別有用心的人進而加以批判，大家想一想對不對？現在在中國的一切包括教育是誰主導的？現在學的又是什麼？從內涵到形式哪樣和古代能掛上鉤呢？這一切不都是邪黨所為嗎？教條式的不可置疑的答案，強制式的滅絕人性的灌輸，奴隸式

的喪失思考的能力，瘟疫式的貽害眾生的傳播，哪一樣和古代能合上拍兒？那麼古代有沒有問題？有，一定有，是人就不可能沒有問題，可是他是這麼做的嗎？即使有偏頗會做到這種成度嗎？這麼的邪惡至極嗎？邪黨不允許你對它有任何的質疑，在邪黨奴役的國度有幾個人敢論邪黨的好壞、是非、對錯？還沒等你說呢就會把你抓起來，安上個罪名讓你消失若干年或徹底消失。這還是明的，暗的就更是曠古未有，登峰造極了，它能把你騙的給它當奴隸，你還心甘情願、自我感覺良好、處處維護這個奴隸主；它能把你騙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人財兩空，你還感恩戴德、自相殘殺、助紂為虐。無論是你的變質也好，還是真的好壞不分內心相信，都足以說明邪黨是從未有過的邪惡。而這不都是拜它所謂的教育也就是洗腦所賜嗎？！把中華文明的子民害得人人不鬼不鬼，甚至魔性大發，哪還有中華文明的影子？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的都在其中，因為你生活的、沾染的就是這樣的環境。這種環境生產出來的所謂人才和古代崇文的環境造就出的人才完全是兩把事，背道而馳，是現代洗腦製造的變異人。你的所謂本事也僅限於象物方面，

對於我們古老文明的內涵和生命存在意義本身幾乎一無所知，所以沒有生命的靈性、創造性和獨立的人的本質、思想(這些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的本性，神的本性之上而又相互有所不同、各有特點的)。這樣的人是上天絕不承認的，也絕對不能要的。可是它卻是邪黨要達到的目的，它就是要這樣毀掉人，讓人人人為敵、自相殘殺、自我毀滅，最後毀掉一切。

所以說為什麼讓你退黨、退團、退隊，為什麼要出《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等等這些書，就是要中華的子民認清邪惡，脫離邪惡，扔掉那根本不屬於我們卻又在害著我們的東西，回歸中華文化所締造的人的本來面目，進而達到生命的昇華。

中華文明為什麼能那麼博大精深？為什麼能夠綿延那麼久遠歷經摧殘而不絕？他就是為今天在世上的的人準備的，為今天所用的，他不分人種、國別，他是為全人類開創的，所以他必須博大精深，必須摧而不絕，否則人類真的沒有認識的基礎了。

崇文的氛圍、形勢也不是一時、一勢的。他不是人在求學的時候用之，過了這個時候就放棄的，有句古話叫「活到老學到老」，在小的時候看的經典不可能當時就會完全理解，古時的先生也允許你隨著歲月的流逝慢慢理解，只是一些基本的必要的（比如說忠、孝、仁、義）必需得明白、做到即可，剩下的留在後面去理解、去做。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斷的領悟要義，博學廣聞。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與實踐聯繫在一起的，社會的整體也是這樣的，他不脫節、不相悖，他是可以起到助益作用的，所以才會促使人去相信，去提高，去達到精益求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成度。

從這方面來說世俗的這種認識方式與佛道兩家的修煉道很相似，修煉就是不斷的學本門的法或者是道，不斷的悟而達到更高的認識，更高的境界。只是世俗當中的學問沒有修煉這麼高，他僅是用於人這層的理。但是嚴格來說中華文明主體是由儒釋道三家構成，在民間是什麼都混在一起的，認識上很難說是哪一家、哪一門、哪一派。但到了修煉層面就具體分開了，各歸各派。

五、我們要怎麼辦？

中華文明還有許許多多方面，我這裡講的幾個方面也只是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力求說明問題即可，不能面面俱到。如果說我講的你覺得中華文明已經了不得了，那麼你要去看每年的主要由華人組成的美國神韻藝術團進行的世界巡演，你就會覺得我的認識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你能夠去修煉法輪大法，你會發現別的一切都不重要，那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人生真的很短暫，拿我來說，還沒等怎麼著呢，就已經即將進入四十歲的年齡，小時發生的事情就像在昨天，可是時間再也找不回來了，許多沒有做好的事情想把它從新做好幾乎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在我們經過的歲月中上天是慈悲我們的，給我們機會的，給我們把人生的問題想明白的機會，如果我們不去珍惜，任憑我們這麼浪費自己的生命，在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不要說對不對得起別人，

最起碼是對不起自己的，等於白來一趟，甚至更糟。我們何苦要這樣對待自己呢？為什麼不能對自己的未來負責一些呢？

在人世間我們能夠碰到一個真正的知己，一個值得相信的人都非常不容易，尤其是現在的環境。我們真應該好好想一想我們到底應該相信什麼？相信誰？誰告訴你的是真話？誰會對你負責任？如果過去的歲月中我相信的那位告訴我的不是真話，不對我負責任，我會今天寫這些嗎？我還不會傻成那樣吧？拿自己開玩笑？那麼我能寫這些不就是證明修煉後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與他所講是符合的，都是真實的嗎？正因如此我才要把大法引導給你讓你也脫離險境，讓你也受益。

我是從一九九五年初在牡丹江上學時開始修煉的，不只是我自己，我還目睹了難以計數的人他（她）們的身體由病態變得健康，由封閉變得開朗，由家庭的分崩離析到變得和睦，由社會的毒瘤變成有益於人的好人，由自私狹隘變成處處為別人所想心胸寬廣的修煉者。這是誰把他（她）們變成這樣呢？誰能把他（她）們變成這樣？是誰的功勞呢？這樣

的人我們不應該尊敬嗎？怎麼還能忍心去反對呢？如果我們不要這些，我們還要什麼呢？誰會這樣不計名利的不厭其煩的要求他的弟子冒著被迫害甚至被死亡的風險去向被蒙蔽的世人講清真相，使世人能被救度，希望世人有一個好的未來呢？那個編造謊言欺騙你的邪黨，它們關心過你的死活，你的未來嗎？它們巴不得騙得你失去一切，你怎麼還能相信它呢？用我們自己內心的良知去感悟，去選擇吧。

【後 記】

這本書是我個人對我所學和修煉的感悟，層次有限，錯誤和不全面在所難免，望各位讀者指正。如果其中有一塵之見對你有所助益，都是我在法中所得。如果其中有一絲之錯，都是我自身有污，學法不深，有待提高。謝謝！

黃曆四七一一年十月八日

夏曆癸巳年癸亥月庚辰日夜